

青龙在天

一、血洗大雁堡

半人高，绿油油，青穗上遍是芒刺的大麦，就在东南风的吹拂中宛似那无垠大海的波浪，一波婆的倒向一个方向，沙沙的麦穗互击声中，麦田中有着人语，仔细看那大块大块的麦田里，偶尔还会看到黑忽忽的几颗人头——不，是几十颗人头——

呀，几百颗人头在蠕动着，因为只要麦子被风一吹，就会显出那些头挽黑巾的人头来！

此处大雁堡内的公鸡已是叫第三遍了吧，有一辆“咕哩隆咚”响的大马车，正拉着一大车用大木桶装的桐油运向大雁堡，赶车的一根细竹长鞭子迎空“啪啪”抽得满天价响个不停，边口中狂叫：

“快开门呀！”

根本不用喊叫，因为单只车声就把堡楼上的七八名堡丁惊醒，只见堡楼上一个汉子边扣着上衣扣，低头往下叫道：

“哪儿来的？”

赶车的高声道：

“凤翔景祥油行的车子。”

擦擦刚睡醒的双眼，堡楼上那汉子道：

“老丁，你下去看看车子上装的可是桐油不是。”早见他身边一个汉子边挽着腰带回头就往堡楼下面跑，一面自言自语道：

“怪事情，一大早赶来一辆桐油车，谁家的？”半尺厚的大堡门拉开一个缝，姓丁走出堡门，越过护寨河的石桥，边拉开桥上石垛子，望着桥那边马车上的汉子，道：

“谁家的桐油？”

车上汉子既惊又急地道：

“老乡，不得了啦，六盘山青龙会的人马出现了。”姓丁的一惊，道：

“在哪儿？”

赶车的急的直跺脚，道：

“进去堡里我再告诉你行不行？”

姓丁的手攀马车护杆，人已站在马车上，他见桶盖上印着“景祥”二字，伸手去掀桶盖子。

赶车的道：

“老乡，我只是想在贵堡躲一阵子，等青龙会的人一过去我便立刻上路回凤翔，要检查就进堡里看也不迟吧！”姓丁的露齿一笑，道：

“这是倒行，也是规矩，再说青龙会的人还没个影儿呢，紧张什么？”边还仰面望向那大片大片的麦田。赶车的似是不耐烦的立刻帮着把只大木桶掀开来，只见果是黄澄澄的桐油。

合起盖子，赶车的又道：

“要不要再看？”

姓丁的一笑，道：

“你多包涵。”显然他是要每桶全得看。

赶车的满面恼怒地道：

“我说老乡，予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我今暂在贵堡将就一阵子，可并未给你们惹上什么麻烦，怎的大清早你就找罗嗦。”他一顿又道：“别的

不提，单就我把六盘山青龙会人的出动这消息送来，你们大雁堡也该谢谢我，怎会的，不但不谢，反倒找起麻烦来了，什么意思？”姓丁的嘿嘿一笑，道：

“你这消息对我们大雁堡而言，已经是发毛剩饭过了时了，两天前便知道了，所以你只一提青龙会，我这里像是稀饭凉水般的平淡，至于为何要仔细检查才放行，我这里不说你也该明白了。”

“你们的消息可也真灵光，好吧，你就查看吧！”姓丁的顺序一桶桶的掀开来看，一桶桶的又全是桐油，拍拍最后查看而又刚合起来的桶盖子，姓丁的回头往堡门楼上叫道：

“白大哥，全是桐油呀！”

早听得堡楼上一人大叫，道：

“开门！放车进来！”

一阵“吱吱”响中，早见四面堡丁分别把两扇大堡门推开来，连石桥上的石垛子也有人跑过来移向一边。赶车的一声“谢谢”，“吧”的一长鞭挥出，只见两匹健骡四蹄一扬直冲过石桥，大车进了大雁堡的门。大马刚刚过了大堡门，就见赶车的双手用力一挽马缰绳，两匹健骡双双人立而起中，车上十六支大桶突然一支支冲天而起，漫天桐油飞溅中，早见十六个黑巾包头大汉一哄而出现在大堡门下。

太令人惊异了，这怎么可能呢？明明一桶桶查过是桐油，怎尔会变成了握刀大汉。

堡门下尚有六个堡丁，加上姓丁的共是七个人，他们尚未反应过来呢，早被十六个握刀大汉猛的围在堡楼下面一阵猛砍，就在凄厉的叫声中，一个个倒在血泊里。凄厉的狂叫声惊动了堡楼上住的人，姓包的一惊而吼叫不已地道：

“鸣锣，大伙抄家伙呀！”

锣声惊动整个大雁堡。

但锣声早惊动躲藏在附近大麦田里的六盘山青龙会人，只听一片喊杀之声传来，守在堡楼上的人一眼望去，只见麦田里突然出现数百个，黑巾包头一身青衫握刀汉子，狂叫着往石桥这边冲杀过来。

从堡上领着二十多人冲下来的堡丁中，姓白的狂叫着：“快把堡门关起来！”

不料这时那赶车的已握着一把大砍刀，早把马车横在路中间，他的身后，十六个挥刀大汉迎着姓白的二十几人狂杀起来！

姓白的伸手掀起一支大木桶看，不由得破口大骂，道：“娘的老皮，竟然把油桶只装上面半尺深，下面连个桶底也没有的藏着人。”

远处，堡外面已听得脚步声传来，那是大片脚步声，姓白的奋勇往堡门那面冲过去，三进三出的硬是被两把砍刀给挡了回来，看着石桥上已挤着黑鸦鸦一群挥刀大汉杀来，光景是再也难以阻挡得了啦！不由咬牙一跺脚，回头往堡内跃去，边狂叫道：

“青龙会的王八蛋们杀进来了，快抄家伙呀！”这时候那些距离堡门楼最近的十几户人家，早一波波的抄起长矛大刀扑上去了，其中还有几个女人，她们看来似不输于男人，迎着冲进堡门来的青龙会仁兄们，一样不含糊的刀来矛往，如果青龙会的人要想冲进来，那得从她们的身上踩过去，血里趟过去！

现在，青龙会的人就在大雁堡的堡楼内不过五十丈远处被堵下来，大雁

堡的人似也是豁上老命的但有一口气在也不叫青龙会的人冲进一步。

双方面已杀红了眼——

大雁堡位在陕甘交界的一处高原上，这里高原方圆五十里，有几处村落散在几个地方，但就中以大雁堡最大，当然大雁堡也最富有，里面住着多一半都是有钱人。远处，麦田一边的官道上，有棵遮荫老杨树，风吹杨树抖，发出沙沙声音，一个身材窈窕的青衣女子，双手叉腰，面目寒寒的望着远处！

远处正是大雁堡——喊杀中的大雁堡。

这女子顶多二十三、四岁，头上扎着一条泛青蓝紫的绚丽丝带，丝带是扎着一块天蓝色包发头巾的，麟皮蛮靴上各嵌着一只龙形银片闪闪发亮，有一条尺长的青龙正绣在她穿的那件粉红色短衫上，翠绿色的长裤裤腿紧紧的掖在她那双蛮靴里，现在呢——

现在一轮红日自高原的一端照上了她的脸，啊，我们这回可看清楚了，她那一双星目，炯炯的进发着比寒星还亮的光芒，挺拔如玉的鼻子，微薄稍翘的樱唇，嫩藕似的俏脸蛋，在那两撇细长入鬓的柳眉挑起中，表现的不是女性温柔一面，相反的，却在无形中流露出一股极端深沉粗犷的韵味，与那男人一般的悍勇与坚毅之气！一旁，有个背剑汉子，看来比这女子要高一个头，正小心的侍候在她身边！

大雁堡内的搏斗仍在进行，但却依然在大雁堡的堡楼内不远处，显然那些黑巾挥刀冲进去的一群大汉被阻在那儿，光景是大雁堡的人全出动了。

大麦田里，这时匆匆趟过来个四十上下的毛脸大汉，他跃到了大杨树下面，十分恭谨的对那女子施礼，道：“当家的，半个时辰快到了，韩彪的人还没有进展呢！”女子嘴角一撩，俏鼻子哼了一声，双目仍然直视着远处大雁堡，毛脸大汉轻声道：

“呃，当家的准备……”猛的回头逼视着毛脸大汉，女子沉声道：

“祈老八，这时候你又犯了老毛病了，你以为我是在隔岸观火？”

叫祈老八的毛脸大汉涎着笑脸搓搓手，道：

“我……我……是……”

女子冷冷又道：

“别忘了战局是操在我们手里的，大雁堡有六七百人口，能够动刀抢的也有四五百，如今韩彪也只冲进去百来人，竟然没有一个往外退的，显然大雁堡内还藏有实力，如果不把这股实力诱出来，万一躲藏在某一暗处，等我们的人全部冲进去，他们来个后面兜，你说怎么办？”祈老八忙点头，道：

“对对，当家的思虑周密。”

女子拂拂发带，又道：

“兄弟们投靠在青龙会下，辛酸的过着刀口舐血日子，虽说是被人们看着命不值钱，但是死也得死得轰轰烈烈，死得值得呀！”

姓祈的未敢再多话，女子却冷然又接道：

“西凉槐山，我爹身中三十八刀，他忍着一口气被兄弟们抬回六盘山，我不会忘记爹对我说出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老人家的最后一口气：姓劳的血要为青龙会流，别为他报仇。”

祈老八哑着声音，道：

“老当家一生为青龙会，至死也没忘青龙会，忠肝义胆，弟兄们谁不敬爱。”

双目直视着大雁堡，女子似是沉痛地道：

“我劳爱接下爹的千斤担，退了婚约，走出闺房，领着兄弟们讨生活，每次行动我都为流血的兄弟们伤透了心，也流干了泪，可是，可是……”

祈老八抖动着大毛脸，道：

“当家的，青龙会上上下下的兄弟们，全都清楚当家的辛苦受累，这两年来，当家的已在青龙会里立了威严，祈老八最是佩服当家的，不论别的，就是最近的几次买卖，若不是当家的筹思慎密，只怕就不会恁般的顺利了。”劳爱轻声一笑，道：

“有勇加上有谋，相辅相成才能水到渠成。——哼，终于还是出来了。”

祈老八抬头望过去，只见远远的大雁堡墙外面，分由两个方向，两彪大雁堡的人正吆喝着卷向那大雁堡正门，看上去两下里各有百多人。

一声冷笑，劳爱沉声道：

“祈老八，领着你的人冲过去。”

一旁的祈老八手中长把砍刀一举，踏着麦浪跃去，他未开口，但大砍刀却在空中挥舞不断——

于是，麦浪的沙沙声更见响亮，那些隐藏在麦田里的黑布包头汉子们，一溜烟似的跟着祈老八扑向大雁堡，清晰的看来足有两百多人。

看看已近大雁堡，祈老八才狂叫一声：“杀！”

“杀！”声在空中激荡，所有黑巾包头的汉子全跃上官道，紧随在祈老八身后冲杀过去。

站在劳爱身后的一个瘦高汉子，仰望着祈老八的人已冲上大雁堡前面的石桥，已把包围韩彪的大雁堡人马引出堡外，他得意的一笑，道：

“当家的真好计谋，眼看着大雁堡我们唾手而得了。”寒寒的望了远处搏杀的人群，劳爱道：

“余唐，你别高兴过早，要拿下大雁堡还有得一场搏斗呢。”她注视着大雁堡又道：“除了大雁堡之主‘大邪刀’司马玄之外，还有三个人物也不是好惹的。”

余唐微笑道：

“当家的放一百二十个心，司马玄是什么东西，他那三个上不得台盘的手下更别说了，等一等双方正面兜上，看余唐挑肥捡瘦的收拾他们吧！”

侧头一声冷哼，劳爱怒道：

“一个自大狂的人便是骄，骄者必败，你连这个道理也不懂？”

余唐一愣，忙低下头，道：

“是、是、当家教训得极是。”

劳爱又道：

“你永远也别把敌人看轻，谨慎恐惧行事才能减少自己人的伤亡。”

突然间，远处大雁堡的堡墙上面，二十多人腾跃如飞的往石桥这面跳下来——

劳爱立刻不再多说的对余唐道：

“约摸着司马玄也该出现了。”她手指一处沟边又道：“现在你领着人斜扑过去，司马玄必是去拦截祈老八的，你还可以把他们退路堵住。”

余唐似是早已等劳爱这句话了，他要证明自己刚才的话绝不是吹牛。

施力举起一斧，余唐沉声喝道：

“兄弟们，跟我上！”当先大跨步冲向一处斜沟。原来高原上没有河流，大雁堡在这高原上只有几个水坑，因应地势，大雁堡在四周开了一道护堡河，

两季时候河沟有水，干季成了干沟，沟虽干涸却也很深。这时余唐引着他的近百名手下，冲出麦田，斜刺里自那已干涸的沟壕中掩杀上去，正迎着一个人使枪壮汉杀来，余唐一摆双斧迎个正着。

那使枪汉子挽了个枪花，‘嗖’的一枪点向余唐面门，边厉喝道：

“一群不知死活的跳梁小丑，竟敢把主意打到我们大雁堡的头上来了，今日叫你来得去不得。”

双斧飞舞中，余唐默默笑道：

“王八蛋，你大概就是人称‘高原秃鹰’吧，老小子别以为你长了一脸红须就吓了人，余大爷还没把你放在眼里呢。”

突然间，空中腾跃着下来一人，只见他挥动着手中一把既宽又大的三环四眼钢刀，厉烈地道：

“洪老弟去拦堡门下那群王八蛋，把这狗东西留给老夫来收拾。”

铁枪连刺中洪亮跃身后退，边对来人道：

“这小子八成就是这群狗东西们的头儿。”

是的，那说话的正是“高原秃鹰”洪亮，他尚未跃出三丈，早闻得余唐冷笑道：

“‘大邪刀’司马玄，余大爷今日有幸一会了。”洪亮怒骂道：

“狗东西竟认得我们堡主！”

三环四眼钢刀平举在胸前，“大邪刀”司马玄怒道：“既知我司马玄，竟敢虎口拔牙，你们究竟是哪条线上的，说出来也叫老夫掂掂够不够份量来袭我大雁堡。”嘿嘿一声干笑，余唐道：

“知道你‘大邪刀’，那是为了如何对付你，摸清大雁堡当然也是为了买卖方便，行动顺利，如此而已！”司马玄怒道：

“哪条线上的？”

余唐双斧一扬，冷哼一声，道：

“别管爷们是哪条线上的，你我还是手底下见真章吧，我的儿！”

三环四眼钢刀斜劈暴斩，司马玄厉吼道：

“我活劈了你！”

“当”的一声，钢刀的刀刃正砍在余唐左手板斧上，一溜火星中，余唐不退反进，右手板斧平向司马玄的腰眼砍去，同时暴抬右足随斧而上，直踢司马玄的下裆。不料司马玄嘿然一声，双手握刀下压如电，双肩一斜，人已闪出一丈外。

余唐冷笑道：

“你走不了的！”双斧平推中人已直欺而上。“大邪刀”司马玄拖刀又旋，看似在躲闪余唐的追砍，那余唐已几乎斧刃不离司马玄脑后半尺了，不料司马玄突的身子倒翻中，手中的三环四眼大钢刀“哗唧唧”响声中，竟一闪而送向余唐胸怀。

身子尚在空中，余唐绝想不到司马玄会施出这招拖刀计，一时间无法躲闪，不由一咬牙，双斧一横一竖，直往下面冲进来的司马玄头上劈去，他的整个身子却成了大敞门，光景是怎么下刀随你便，老子非拖你老小子垫底了。这是同归于尽的杀法，司马玄当然不是傻子，虽然钢刀已沾上对方衣衫，为了自己的头颅完整，也只得见好收场的举刀挫斧，斜身往外闪去。

血在余唐的胸前往外淌——

司马玄冷笑着道：

“下一刀大爷就会开你的膛，大个子你可得小心了。”连低头看一眼也没有，余唐狂吼一声道：

“余大爷小看你老小子。”双斧舞出一路激荡人心的劈山斧法，立刻与司马玄二人拼杀在一起。

附近大雁堡门楼附近，“高原秃鹰”洪亮正迎上祈老八对搏起来。

祈老八是一把长把砍山刀，二人这一照上面，谁也懒得再开口多说话，只见二人就在堡楼下好一阵对砍对刺，不旋踵间，二人已消失在门楼内——多少的凄厉惨叫声——

更多的怒骂喝叫声——

在刺耳的金铁交鸣与不断的奔腾中，地上已是残肢处处，血流成河了。

突然间，堡内有人狂骂，道：

“臭娘们也敢在大爷们面前动刀，找死！”

是的，大雁堡内有不少女人也上阵了。

这时韩彪的第一批攻进大雁堡的百多人，似乎已深入大雁堡的那条巷道中了，因为“嘭嘭嘭”的砸门声不断的传过来，且夹杂着不少娃儿的哭叫。

堡门附近，正有两个汉子围攻祈老八一人，那是大雁堡的“独臂铁拳”于敬堂与刚扑过来的“高原秃鹰”洪亮。虽然如此，但祈老八还是不把二人放在眼里，长把砍刀求自攻多守少而刀刀都指向洪于二人的脖子。石桥边上，“大邪刀”司马玄的三环四眼钢刀拼战余唐的双斧，那余唐胸前衣破血流，肋骨已现，但却更见余唐厉烈的连眉头也不皱一下。

“大邪刀”司马玄似已认准余唐是这帮洗劫大雁堡匪徒的首脑，一心要先收拾余唐。

就在余唐双斧久战司马玄不下，看看胸前鲜血涌流不已的时候，半空中突见人影闪晃中，斜刺里一支长剑打横正拦住暴斩余唐双足的一刀。

这真是极其巧妙的一剑，就在“当”的响声中，一个女子的声音，道：

“大元，替余唐包伤。”

是的，这女子便是六盘山青龙会当家的，“小青龙”劳爱，她见余唐斧法已乱，显然已不能再战，一怒而接下司马玄的攻势。

突见来一女子，“大邪刀”司马玄双目见赤的，吼道：“好啊！原来是六盘山青龙会的人呀！”

劳爱似笑不笑地道：

“司马堡主倒是见多识广，连五百里外的六盘山青龙会也一认便知，佩服！佩服！”

冷冷沉声一哼，司马玄道：

“高原上出现了一股强人，一个月不到，这方圆两百里内已被人洗庄劫寨的毁了四五处，传说中是个女子领的一帮强盗，远近只有青龙会的头儿是个女子，难道你还想否认自己就是的。”

看着余唐在包伤，“小青龙”劳爱淡然道：

“司马堡主别弄错了，我虽没有承认自己是青龙会人，可也没有否认，因为我根本不需要承认或否认，重要的是我们的行动，一次成功的行动才最要紧，你说呢？”“大邪刀”司马玄沉声道：

“这么说来，你果真就是劳壮那个被人乱刀砍死的强盗头子的女儿。”

忽的仰天打个哈哈，劳爱道：

“不错，我爹是死于乱刀之下，但你大堡主可知道我爹死而不倒，最后

一口气还聚在丹田而发出一声大吼，活活把正面举刀砍他的一人吓破胆子抱头狂叫而逃吗？直说我青龙会办的就是这种买卖，淌血掉肉实乃家常便饭，有什么好挂在嘴皮子上数说的！”

“大邪刀”司马玄早闻得面前这女子比她爹的本事还要大，今见她又如此说法，心中也是一寒，但他还是双目直逼劳爱，又道：

“大雁堡与青龙会素无瓜葛，你为何来我大雁堡施奸弄诈的赚开堡门杀我的人？”

长剑一拎，劳爱道：

“你不该问这句话的。”

司马玄道：

“洗劫大雁堡你会付出比抢得的金银财帛更高的代价。”

劳爱毫不犹豫地道：

“早在意料之中，又何用大堡主费神提醒的！”说声中长剑已自十分潇洒的连劈十八剑，那成束的刃芒，宛似一件闪亮的银丝网，直罩向挥刀抵挡不已的司马玄。就在一阵惊怒的闪跃中，司马玄胆颤心惊地叫道：“你你，你这可恶的女人，你会同你爹一般的遭报的。”长剑随着劳爱身形翻飞，光芒宛似银河流星，流星却 汇聚于一点，那是司马玄的胸前，淡然的，劳爱道：“至少在报应未来之前，我先收拾了你！”

“大邪刀”司马玄怒骂道：

“你娘的，好大口气！”骂声中，双手紧握三环四眼钢刀狂劈暴斩，和身冲杀而上！

就在一阵铿锵交击狂砍中，刹时双方各挥出二十八招！另一边，大雁堡附近，祈老八已是浴血奋战，洪亮的一肩也在流血，只有“独臂铁拳”于敬堂，以他那矮小粗壮的身子，一只右拳已不只一次的挡在祈老八的身上，只是祈老八连哼也不哼一声。

两百多青龙会的弟兄边杀边狂喊，双方这是一场混战，一场不顾生死血肉横飞的混战。

大雁堡的男人们似乎全都杀入了堡门这面，因为已进入大雁堡内的韩彪等一批兄弟们，如今正与一群妇女搏杀不已！

大雁堡真的已全堡动员起来了。

劳爱一面与司马玄交手，余目早把战况看了个真切，真的，如要胜利及早降临，唯有先收拾司马玄。心念及此，劳爱突然展开身法，长剑倏现倏隐中，刹时出现层层剑光回旋劲舞，宛似有千百支剑在她手中推展般的发出“嗖”与“嗤”的声音，振颤中含着无与伦比的威猛！

不错，这正是“追魂大八式”，也是劳爱的绝招之一。“大邪刀”司马玄突见劳爱身前身后尽是剑芒，就是分不清何处是真，哪里是虚，惊怒之下将心一横，三环四眼钢刀一阵狂扫猛砍，刹时空中刃芒激荡，气旋回荡，竟是他的成名刀法——断流刀。

清脆的金铁交鸣中，劳爱低叱道：

“来得好！”

叫声里，只见她长剑在钢刀上疾点中，“唰”的一声回抽又送，以快得几乎令时光倒退的速度，斜步后跃，而对面的司马玄已是钢刀拄地左手捂胸，一张灰面已是汗水涔涔而下，他未低头看自己的伤，因为那是一剑要命的伤，司马玄用力的用手捂住不让血往外流——

喘气怒目直视劳爱，司马玄道：

“你——你要血洗大雁堡？”

劳爱道：

“杀人那是最后手段，青龙会只取金银财帛与牛马，换句话说，我青龙会只为银子拼命。”

就在这时候，突然空中一声大喝，“独臂铁拳”于敬堂已奋不顾身的扑来。

劳爱冷哼一声，横肩迎面而上，他这种猝然掠进身法十分怪异，于敬堂还以为她舒肩顶人呢，心中一喜，右拳已蓄势待击，不料双方快要接近——

就在司马玄叫而未叫出来同时，“噗”的一声，于敬堂哑着大嘴巴摔在地上，他连哈大气不已……直到目凸出尚挤不出一个字来。

拔出长剑来，剑上尽是于敬堂的鲜血，而司马玄却在此时迸出一口鲜血，他施力的怒视着劳爱，道：“你……你哪儿像是个女人，女人有你这般……残忍……”

淡然的，劳爱道：

“正如你大堡主所言，从我爹被人乱刀砍死的那天起，我便决心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大男人形象，我早已不把自己当成了女人了。”

“大邪刀”司马玄突然仰天狂吼，道：

“大雁堡的子弟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杀！”劳爱本已归剑入鞘，闻言“哈”的一声，一缕冷芒自司马玄的项上抹上——

剑已入鞘，而司马玄的人头才跌落地上。

就在劳爱的示意下，跟在劳爱身后的大汉突然狂叫道：“大雁堡堡主已死，青龙会兄弟们冲呀！”

拼杀中，“高原秃鹰”洪亮高声喝道：

“大雁堡兄弟们，别忘了堡主的话，宁为玉碎，拼个同归于尽呐！”

劳爱正走到石桥边，闻言再次拔出长剑，道：“老八退下！”

不料这时余唐又握着双斧走来，道：

“当家的，你歇着，且看余唐来收拾这只秃鹰。”但，不料劳爱冷冷一哼，道：

“你这轻敌的毛病什么时候才改得过来？”伸手一指大雁堡，又道：“快领着你的人卷进去！”余唐不敢多说，忙一挥手高声道：

“兄弟们，跟我杀进去！”当先抡动板斧直逼堡楼下杀过去！”

祈老八这时才觉得自己挂了彩，肩头大腿在淌血，背上还在隐隐作痛不已，但他咬着牙，咧着大嘴，白森森牙齿外露中，抛下洪亮向壁内杀去！

“高原秃鹰”洪亮早就听说六盘山青龙会的当家是个女子，但却难以相信面前这位一颦一笑百媚生的女子，竟是统领着数百名杀人越货的强盗婆。

铁枪一挽，洪亮唱道：

“大雁堡青龙会，两方面各在道上混生活，为何你竟不顾江湖道义，背着叫人咒骂的恶名领人来洗劫大雁堡，难道就不怕道上朋友群起攻击？”

劳爱不屑的翘翘嘴巴道：

“什么叫江湖道义？说穿了还不是弱肉强食的世界！试问我爹槐山被人乱刀劈的时候怎的就没人站出来主持一下江湖道义的？”

洪亮一顿手中枪，怒道：

“劳壮老儿的死与我们大雁堡何干？你的这种做法岂不是一竹竿打翻一

船人，真是岂有此理！”

劳爱淡然一笑，道：

“你错了，我根本就没有找什么仇人的打算，席卷大雁堡，只是延续我爹的买卖，数百口人的生活总是要混下去的，你说呢？”

洪亮眼见地上死伤狼藉一片，堡内连女人的尖叫声也不时的传出来，人头似刀割般的吼叫一声，举枪便刺……口中尚自叫骂道：

“老子同你这臭女人拼了！”

铁枪已至面门，不料劳爱暴伸左手一把捞住枪头一端，借刀施力，他人已至洪亮面前，倒埋的长剑便在这时快不可言的抹过他的腰眼——

“吭”的一声，洪亮恨死也未看清楚对方是如何扑进身的，当然，他更未看清腰上那一剑是怎么送上身的。劳爱连回头看一眼也没有，大步直往大雁堡走去，在她的身后面，近二十名青龙会兄弟紧紧的跟着。也不知什么时候，大雁堡内已没有锣声。

劳爱与跟在后面的二十几名壮汉，是踩着地上鲜血走进大雁堡的，堡内仍然有着零星搏杀，但显然对大雁堡而言，已是强弩之末了。

突然间，有一处大房仓起火了，劳爱立刻大怒，道：

“是哪个不听号令坏我的规矩，竟随意放火？”猛回头对背剑的大元沉声道：“去，看是谁放的火，该怎么办你是知道的，就别来见我了。”

背剑的大元抱拳施礼，立刻腾身直扑过去。

附近余唐突然持双斧跑过来对劳爱禀道：

“当家的，想不到大雁堡里女人还真难缠，二十多名兄弟是被她们咬伤的。”走在巷道上，劳爱看了两边房舍几眼，一家家的门全关得牢牢的。

不远处有个唱野台戏的场子，韩彪的人正在与一帮大雁堡的汉子拼命对砍呢，有个施双刀的，正与韩彪杀得难分难解，两个人全都在淌血，却是谁也不稍退让！劳爱冷笑一声，道：

“那人必是司马玄手下大将，人称‘双刀将’端木良，只看他使动双刀那种身法，就知道手底下还有两下子。”一旁的余唐一听，也不多讲的跃身而上，口中厉吼道：

“老韩一边凉快去，这小子由我余唐送他上路！”同韩彪拼杀的正是“双刀将”端木良，他正与韩彪一路自堡门杀到这野台戏的场子上，两个人似是半斤八两的早已对砍得气喘如牛，突见一个大高个子横里一斧劈来，忙举刀一架，不料余唐胸前虽是受伤，手劲却仍十足，就听得“当”的一声响，左手钢刀已被板斧劈落在地，端木良“嗖”的一声，立刻回身就走——

他不能不走，因为他看到二十多人正向场中走来，这些人一个也不是大雁堡的。

余唐一斧得手，见端木良回身就走，大喝一声：“哪里逃！”

不料随后走来的劳爱早喝道：

“让他去！”

余唐道：“别人都能放，这小子可不能放。”

连韩彪也叫道：

“他是司马玄手下悍将，绝不能放他走！”

劳爱冷喝一声，道：

“别再多说了。”

余唐道：

“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呀！”

劳爱连正眼也不瞧地道：

“别忘了我们干的是什麼，如果怕人过后报仇，趁早收摊子回家喝稀饭去！”

是的，当上强盗干的就是杀人勾当，又岂会怕人寻仇！

边走向一所大宅子，劳爱又道：

“我们的目的是金银粮珠，人若逃走或是失去抵抗，就不会阻碍我们行事，又何必多杀呢？”

端木良只是两个转弯，人已消失不见，有几处拼斗的人见端木良转身跳去，早抛下兵刃冲入屋子里去。站在大宅子大门前面，劳爱猛回头高声吩咐：“一个时辰后我们上路！”说完当先举步走进大宅子里面，迎面正碰见大步冲出来的几个青龙会兄弟。几个人见当家的已到，早见其中一人施礼道：“禀当家的知道，司马玄的一家老小全不知藏在哪个老鼠洞了，一个人也未找到。”

劳爱冷笑，道：“人可以躲藏，马匹粮食总躲不掉吧。”说着，一径直往大宅内走去。

“大邪刀”司马玄的这宅子可真派场，单只耳厢房就有二十多间，二道院内有个大粮仓，包谷大麦吃不完全用竹子箩旋堆得三丈高，塞得大仓内满满的。

偏院有个拴马槽，三十多匹健马加上五十头老黄牛，看的劳爱直点头。

从前院巡视到后院，劳爱并未稍坐片刻，她冷冷对一房跟上来的余唐祈老八韩彪等人吩咐：

“该怎么做就不用我再交待了。”

余唐早笑道：

“当家的你只管放心，我三人照你的规矩行事。”韩彪一抡手中砍刀，高声叫道：

“兄弟们！油盐粮食装车了，布匹衣服拣着拿，快！”祈老八大步跟着走出来，边叫道：

“开始动手了，大伙可要把脑袋瓜放机灵呀！”正在这里，那背剑大汉已走来向劳爱道：

“当家的，情况太乱，火不知是谁放的，有些兄弟们说，他们尚未杀到那儿，火已经起了。”

劳爱见火势已小，问道：

“被烧的是什麼房子？”

背剑大汉道：

“小瓦房三间，听说烧死母女二人。”

劳爱一怔，立刻急步赶过去，身后的余唐尚未走远，见劳爱去看着火的房子，不由道：

“当家的就不用去了。”

劳爱回头面无表情的道：

“拉着你的人各要道守好，别的你就别管了。”余唐不敢多言，忙招呼他的人马分守各处去了。劳爱急步到了火烧小房前，火已被熄灭，浓烟仍在直冲云霄，她伸手轻推半烧焦的房门，未被推开来，转到烧毁的窗前，只见两具烧焦尸体躺在烧烂的炕上。双目稍闭又开，劳爱自言自语，道：

“是引火自焚。”

这原是极端悲惨的一幕，母女二人以为来了强盗、奸淫烧杀势所难免，不如引火自焚以保名节。劳爱未曾多看，双目再开，回头便走，在她心中正自惊叹，这些人又如何知道青龙会人的规矩，青龙会只是金银粮珠呀！

大车已套好八辆，每辆车全是四马双套索，韩彪手下的人，如今能派上用场的不过四十几人，还有二十几个受伤的抬上马车，连死的人也被堆在一辆大车上。这样，有四辆大马车是堆的布匹油盐粮食，尚有十几匹马也全驮着粮食与一袋袋的金银财物。

提着一只大帆布袋，祈老八望着大步走来的劳爱，笑道：

“当家的，司马玄这老小子真绝，他把这包东西藏在后屋的烟囱里，叫我跃上房顶取来了，哈……”劳爱一笑，道：

“反正司马玄已用不到这些了。”边又回头对身后一人吩咐：“找人做饭，吃完了我们立刻上路。”那人忙施礼，回身就往大宅子里走去。

劳爱边走，对身后一直跟着她的二十多名汉子，道：

“大雁堡这趟买卖也着实费了我不少心血，如今看看这些成果，也算差强人意了。”

其中一人笑道：

“可不是吗，当家的为了这大雁堡，早三个月前就已经着手调查、筹划，也真够辛苦的了。”

突然，韩彪匆匆跑来，道：

“当家的，兄弟们想……想……”

劳爱面色一寒，道：

“想什么？”

韩彪搓着手，道：

“是这样的，大伙认为这大雁堡上上下下“男女老少皆可恶，我们的人也被他们放倒不少，如今只把司马玄的家当抄光，兄弟们实不甘心，最好每家挨户的搜，至少每户也可以再弄个三五两金银，这么一凑，加起来也有个上千两的，不知当家的……”

劳爱怒哼一声，道：

“你是听他们嚷嚷，还是听我的？”

韩彪一怔又惊——劳爱沉声道：

“干我们这一行的别把自己不当人，要知道我们也是人，大小通吃的勾当，青龙会的人是不屑于干的！”突然，远处一声凄厉喊叫声传来——

二、小青龙一肩承千斤

声音起自大宅内的后院里。

尖吭的声音显然是个女子的喊叫！

劳爱对于这光景似是心中明白，她只淡淡的对一旁背剑汉子道：

“去看看！”

背剑大汉腾身而起，几个起落，人已消失在司马玄的那所大宅院内。

劳爱一旁的韩彪又道：

“当家的，韩彪只是把下面人的意思照实禀报，当然韩彪还是听当家的吩咐办事。”

劳爱道：

“那就别再多说了，东西捆好，准备吃了饭上道了。”韩彪躬身而退，不敢再多说一句的走了。

原来大雁堡的人见堡主等被杀，连“双刀将”端木良也逃入屋中躲起来，大家谁还再愿意拚命的！于是，大伙发一声喊，各自跑回自己家中闭门躲了起来，而青龙会的这次行动，目标只对司马玄，因为劳爱早已调查过，只司马玄一家的财物，就叫她们的人取不尽。劳爱望着场上的车辆马匹与财物，正在一车车欣赏呢，突见背剑人一手抓着个青龙会年轻的子弟来。那年轻汉子一手尚拎着自己的裤子，满面灰青，状至惊惧的直哆嗦！……

走到劳爱面前，背剑大汉把那年轻人往地上一掼，道：“当家的，他在糟塌一个躲在水缸后面的女子，正是……”

背剑汉子话尚未说完，一道冷芒猝闪，那年轻汉子连叫也未叫出口的便倒在地上，他的头只连着一块皮而与身子脱节。

“嚓”的一声，劳爱的剑已归鞘。

她没有再多看那年轻汉子一眼，大踏步走向大雁堡的门楼去，边对一旁的背剑人道：

“吃的东西分给大家，我们边吃边赶路了。”本来是吃了饭再上道的，就因为出了这件事，劳爱又变主意的叫大伙边吃赶路。

原本五百多名青龙会的人，如今能够扛着家伙走路的不过三百多人。

酷热的日头未偏西，就像是人们头顶上悬吊着个大火炉似的晒得人们直冒汗。

晨间风，午间晒，高原上就是这般光景。

现在，连劳爱也大敞步的走着，马上驮的东西，车上一半拉着受伤的兄弟们，另一半也装满了财物。心情是复杂的，因为每次行动就难免有些兄弟们再也回不到六盘山的青龙会，这种买卖可也着实透着辛酸与凄苦，拿着自己的血肉换饭吃的人，江湖的哥们这种日子又有几人了解的……

劳爱领着青龙会兄弟们走下这高原的时候，日头已在另一个高原处落下去了。

但他们不能稍停，道上的定律是必得走出两百里地才能找地方歇息，无他，只为怕追兵罢了。

高原与高原之间的大沟壑间，渭水河一望如蓝。这时劳爱笑着招手叫大伙就在原地歇着，填饱肚皮好生睡上一觉。

余唐坐在马车上，只因为胸前一刀虽未破大开膛，可也在他一阵忙碌中又流了不少血，充硬汉那得拣地方，如今他那张大毛脸已变得像是灰窝里爬

出来似的，劳爱早叫他躺在车上少行动了。现在，他听说人马才下得高原，渭水河尚未过去就要歇下来，立刻仰起头来叫道：“怎的不走了？”

一旁早有人向他禀道：

“余爷，头儿的吩咐，实在讲来，大伙也真是够累的，歇一阵该是无妨的。”

余唐往前望去，只见劳爱一人直往渭水河岸走去，不由得自言自语，道：

“头儿要干什么？”

当然谁也不知道青龙会的当家劳爱，现在去干什么，她不说当然也没有人敢问。远处，劳爱似已来到了渭水河岸，渡口处有条小渡船，有个头顶芭蕉叶帽子老者，一根绳子把小船拴在柳树下，一手握着根旱烟袋，边低头水面看浮子，光景是在悠闲的垂钓呢！

劳爱走近柳树下，干干的咳了一声。

小船上的老者抬头看看忙起身笑道：

“原来是劳当家的到了。”说着举步走下小船。劳爱自怀中摸出几锭银子往老者怀里一塞，笑道：“你的消息正确，这些是你应得的。”

老者也不客套，点点头道：

“司马玄怎么样了？”

劳爱道：

“死了！”

老者点头道：

“这个‘大邪刀’司马玄终于死了，哈……”老者为何闻得司马玄一死便愉快的笑起来？劳爱并不去多想，当然她也不去多问。

劳爱在老者大笑之后又道：

“我要长青门的消息，十天之后我来听你的。”老者一怔，忙道：

“劳姑娘，怨老朽大胆说一句，长青门南宫烈与那宇文山可是一对磕头换过帖的好兄弟，而宇文山又……”劳爱伸手一拦，道：

“别再多说了，你只照我的话办事就成了。”老者又道：

“劳姑娘，这未免……”

劳爱不悦地道：

“我要长青门总堂的消息，就如同大雁堡的消息是一般的，至于宇文家那面……”她尚未说下去呢，老者已接口道：

“劳姑娘还是多所考虑吧！”

劳爱冷然一笑，道：

“没什么再考虑的，记住，十天后我来听消息。”说完回头扬长而去……

老者当时似怔在河边上，他自言自语，道：

“青龙会有你这么一来，可够师兄乐哈了！”劳爱是绝不会多想老者的话，实际上老者的话她也未听到，便扬长而去。

高原下的青龙会人又起程了。

这是个一轮明月之夜，伴着天上明月的是黄土洞草丛中“吱吱”叫不停的蝓蝓，有着刺耳的单调声！劳爱并未随着她的人马回青龙会，当然她是在作了周详的安排之后才带了那背剑大汉，二人赶往驻马店上去了。驻马店在六盘山南面，这儿是入八百里秦川的咽喉，地势险要，人烟稠密，四门皆是高垛子城墙。

驻马店北面不过五里处，有一所大庄院，庄主宇文山也是江湖中人，论

财势讲气派，宇文山在这驻马店应算是首屈一指了。

劳爱与她的背剑大汉赶来驻马店时候，已经是黄昏了。对于前天大雁堡一场搏杀，她似是早已忘怀而轻松的对一旁跟随的大元，道：

“很久未来驻马店了吧！”

背剑大汉大元忙笑应道：

“可不是嘛，总有半年未来了吧！”

“嗯！是有半年多了。”抬头望望街道上，劳爱又道：“更见热闹了。”

大元跟着一笑，道：

“当家的知道，天热加上人多，只有这时候人们才急急的走出屋外来透透凉，喘口气。”

劳爱道：“上回我们是住在哪家客店？”

大元忙应道：

“这个属下知道，那家客店叫‘驼铃居’，店里面最是讲究不过了。”

劳爱一笑，道：

“我们就去‘驼铃居’吧！”

驼铃居在城南街，还隔好远呢，就见驼铃居客店外面好一番热闹光景！有根横栏杠上拴了五匹大马，店里的木板楼上正传出猜拳行令的笑闹声！

登上“驼铃居”的那个花石台阶上，劳爱先是往店中看了几眼，这才缓步走进。靠近大柱子边有张方桌子，劳爱一径走过去坐下来。大元伸手招呼一个小二走过来，那小二双手还端着一盘大菜，他额头见汗的对大元道：

“客官你请稍坐，我把这道菜送上去就下来。”大元面色一寒，早被劳爱示意只得先坐下来。那小二忙匆匆的上楼而去。

劳爱低声道：

“竖横我们是在等人，早晚全不要紧。”

大元点头道：

“当家的说的是。”

就在这时候，忽听得楼上一阵哈哈大笑声传下来，只听得一人高声道：

“再过三天就是长江兄的大喜之日了，兄弟们今日在此驼铃居先向你祝贺，大喜之日便是我们痛饮之时了，哈突又听得另一人道：

“长江兄娶得个美娇娘，强似对个贼婆娘，来，我们为长江兄干一杯！”

“干！”

楼上几人重重的放下酒杯，只听一人道：

“提起那贼婆娘我心中就有气，那女人我是一直未见过，只听我爹说她如何如何，可是等她爹被人乱刀砍死在西凉，我爹同情她的遭遇，这才想尽早把她娶过门呢，咳！你们猜怎么的，她竟差人来退婚了，真是不知好歹！”早又听另一人道：

“驻马镇的宇文家世，多少人高攀还攀不上呢，一个贼婆娘还拿翘，真她娘……哼！”

大元长身而起，早被劳爱怒目逼视中又坐了下来。劳爱这才冷冷一笑，道：

“对帐房去说一声，我们要在此住三天。”

大元一怔，道：

“当家的，山上还在等你回去呢！”

劳爱道：

“急不在一时，去说去！”

大元忙走近帐房，订下一间客房。

这时候见另一个小二匆匆走来，涎脸笑道：

“对不住，让二位久等了！”

劳爱道：

“清酒一壶，小菜炒个三四样就成了。”

劳爱并未把楼上几人的谈话放在心上，她边吃边注视着店门外，因为她赶来这驻马店上就是为了会见一个人，会见一个她必须要见的人。

现在，店内梁上又加挂了一盏大油灯，店门外已是黑漆乌八了。

劳爱的酒已喝了一半，大元正撕着个大白馍往口中塞呢，突然间人影一闪，走进个中年矮子，只见这人留了个小唇胡子，一双大龅牙把上唇顶起老高的一屁股就坐在大元的身边来。劳爱点头，道：

“我还以为你忘了日子呢！”

那矮子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抓了个馒头，边吃边笑道：“给姑奶奶办事，岂敢忘了日子的，八爪猴这不是赶来向你当家的报到了！”

轻声一笑，劳爱道：

“八爪猴，你别贫嘴，来了就好，先吃点喝点，完了你再慢慢说！”

是的，这个大龅牙矮子正是江湖上有名的“八爪神偷”伍大海。

轻声一笑，“八爪神偷”伍大海道：

“姑奶奶，我这是远从西凉赶来的，一大早啃了个杠子头，一口气我赶了一百二十里，累倒是不累，五脏庙却是“咕噜噜”连声不绝。”说着立刻又夹几口菜，连那半壶清酒他也当水喝下肚。

劳爱早又叫小二加两个热炒送上来。

“八爪神偷”伍大海吃饱喝足，拍拍肚皮笑道：“好了，算是吃饱了。”

劳爱只是点点头，只等伍大海开口了。

不料伍大海十分干脆的问道：

“我只对你姑奶奶说一句话……”他一顿又道：“不，只说一个字……有！”

劳爱点点头，笑了……

她压低声音四下观望一阵，又道：“确实？”

伍大海道：

“错了你砍我脑袋瓜子。”

劳爱侧脸示意大元。

大元早伸手入怀取出个布包来往桌面上一放。劳爱一笑，道：

“不成敬意，你收下吧！”

不料伍大海摇头道：

“谁的酬劳我全能收，就只姑奶奶你的我不能收，为什么，你该比我还清楚！”

劳爱抓起桌上布包往伍大海怀中一塞，道：

“就算是你的赌本吧！”

伍大海道：

“这算什么？难道伍大海只为替你跑跑腿就得收取你的重酬不成！这万万使不得呀！”

劳爱道：

“收下吧！不收可是白不收哟！”

光景是一咬牙一跺脚，伍大海道：

“姑奶奶既是这般体谅伍偷儿，那我就收下了。”劳爱道：

“应该的。”

伍大海长身而起，抱拳道：

“我走了，以后有事姑奶奶只管派个兄弟知会一声，就算是跑断腿我伍偷儿也乐意效劳。”劳爱对大元道：

“替我送送！”

伍大海一拦，道：

“这儿是客店，我自己走就好了，用不到再送了。”望着伍大海背影，劳爱道：

“五十两金子不是个小数目，指望他能用个十天八天的，别一夜之间就用光花尽……”

大元一笑，道：

“这叫来得容易去得快。”

劳爱道：

“如果刚才不给他，只怕他背后不骂人才叫怪呢！”就在这时候，楼上突然一人高声道：

“只等长江兄的大喜日子一过，找个空档我要会一会那个贼婆娘去，娘的，南宫大爷我就不信她一个女流有什么大不了的本事，八成是个裤带子松的贱货！”劳爱面色突寒的侧脸向楼上望去……

大元已“呼”的站了起来。

“坐下来！”

大元怒视楼上，道：

“他们……”

“坐下来，我都能忍下一口气，而你……”

是的，这时候劳爱是不会在这种地方动手的，无他，因为她是青龙会的当家，她既能狠，狠得别人难以想像的狠，当然她也会忍，忍别人所不能忍的，因为她一身系着整个青龙会的安危。

现在，他只是轻声一哼，起身往客房走去！

她太累了，三天来他马不停蹄，如今本来是要歇一宿二天再赶回青龙会的，但她在听了楼上几人的话以后，便立刻改变了主意。

劳爱是个十分细心的人，她的一举一动都是经过一而再的推敲与筹划。

现在，她一人睡在大床上，双目直视中已想好了主意，宇文山原是与爹一同走道且又是换帖哥们，可说形同手足，否则爹也不会答应把自己许配给宇文长江了。今晚无意间看到宇文长江，原来也只不过是貌不出众的富家子而已，还好自己退了这门亲事，否则岂不要窝囊一辈子。

劳爱住在这家驼铃居客店中一连两天足不出房门一步，另一面背剑大汉大元也是一样的在一旁小心侍候着。现在，驻马店上可真热闹，突然间来了不少客人，听店小二说全是为了明日尚武山庄庄主宇文山要娶媳妇才从各路赶来的江湖人物。

劳爱并未把宇文山娶媳妇这码子事搁在心上，她所以要等上明日赶往驻马店北五里的尚武山庄，无他，因为她正可以借着这件事来解决心中深埋已

久的疙瘩。爹为什么在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不对自己明说？只记得爹曾说的一句话：

“以青龙会为重，不要为爹报仇……”话虽未说清楚，但听的人当然已明白话的意思。两年多了。

两年多虽不算长，但也有七百多个日子。

劳爱伸手摸摸衣袋，袋中装着个锦缎袋子，那是爹交在自己手上的遗物，如何处理，爹都未曾细说。也许爹有着太多难言之隐吧！

驻马店又自睡梦中醒过来了。

一大早便听到一阵锣鼓喧天，三眼子冲天炮“轰轰”连响，连风也吹不散的烟圈儿，自炮口直冲上霄汉，半人高的大铜锣，声声传到三里外，三十二个扛旗手走在八抬大轿前，骡马驮的嫁妆，迤迤洒洒着总有半里长。驻马店上的汪大户嫁女儿了。

远在驻马店北面的尚武山庄，天不亮便开始忙碌起来，庄门外的那个黄土广场上搭起个台子，闹台戏三天已唱了一天，戏台前白布棚子搭了十几个，看戏的就坐在布棚下的长凳上看，不过庄上的伙计们可够忙的，单就接待远道赶来的客人，庄里庄外忙进忙出的连喘口气全得边走边抹汗水！

在这儿有个规矩，所有贺客只一进庄门，便有个唱名的唱出来客的大名，然后头前领着带上客厅。江湖上讲求的是身份地位，正面客厅上，尚武山庄庄主“铁臂猿”宇文山正在满面笑意昂扬的与几位西北道上枭霸抚髯畅谈呢！其中就有那长青门门主“瘟神”南宫烈。

话题在提到大雁堡被青龙会席卷的这码子事上来，大厅上所有的客人才鸦雀无声。

长青帮主南宫烈道：

“西凉死了个劳壮，想不到姓劳的女儿更是嚣张得可以，她已经卷了几处，想不到她会领人马跑到五百里外的大雁堡，实在是出人意料。”

“铁臂猿”宇文山叹口气，道：

“各位是知道的，宁文山与劳壮原本是磕头换帖好兄弟，他女儿也早已许配我儿长江，两年前劳壮在西凉被杀，我才打算把他女儿接过门来，不料竟然遭她一口回绝，且当场退婚，提起来着实令我气结……”

呵呵一笑，长青门主南宫烈道：

“听人说劳壮这个泼辣女儿曾跟随峨嵋龙师太学过剑术，本领十分了得，幸好她拒不进你宇文家当媳妇，否则，只怕长江侄儿有得苦头吃了，哈……”

另一边，“渭河钓叟”成浩抚髯笑道：

“话得说回来了，如果宇文兄讨得这么个本领了得的媳妇过门，这对尚武山庄而言，无形中增添了力量，不定尚武山庄会走上领袖武林的地位呢！”

宇文山轻摇着头，未说话先一声叹，道：

“劳壮太令我失望了。”

“瘟神”南宫烈神色一变，但他立刻打着哈哈，道：“成兄之言不错，一旦娶了这么个厉害媳妇过门，无形中那六盘山青龙会也倒向尚武山庄来了，那时候……”突然庄外火炮冲天，锣鼓声响彻云霄，花轿已进庄来了，只见所有客房中的客人全走出门来。

有一条五尺宽的大红毡，从庄门口一直的铺到庄内的正厅廊檐下。

新娘被新郎迎搀着直到大厅前。

看八字选时辰，正巧是拜天地的时候。

那尚武山庄的女眷们早把这正厅挤站一半，迎着头顶红巾的新娘直哈哈……

正厅外正拜着天地，外面广场上的戏台也正在跳加官，这是有一定的程序上配合的，无非是喜上加喜而加添一些热闹气氛。

这天到来贺喜的三山五岳兄弟可真不少，酒席从庄门口直摆到第二进的大院子里，听庄上的庄丁说，头一天便杀了五头牛十二头猪，羊与鸡就不知多少了。酒窖里的酒，头一天已抬出二十缸，今天只怕不会少于五十缸陈年老酒吧！

现在，只听筷碗杯盘响动，已不听有人声了，因为每个人的口中正填着东西。

就在这第一道菜刚端上不久，庄门口突然有人高举着一张大红帖高声唱道：

“六盘山青龙会劳爱当家的贺……”

众贺客一听来了青龙会的当家，无不仰头望过去！青龙会在西北道上的名声并不佳，但青龙会的兄弟们可是个个狠角色，如今这位女当家的这时赶来，自然是会引起一阵骚动。

坐在正厅上的“铁臂猿”宇文山一愣之间，他望望一桌几人，只见有一半全变了脸，其中那“瘟神”南宫烈侧脸望望身边那位铁黑色面孔中年大汉，二人暗中点了一下头。

现在，从庄门走进来的劳爱，她满面含笑，走地轻松，目不转睛的到了正厅外面。

南宫烈从正厅往外面望去，只见这劳爱双目星芒逼人，英气勃发中有一股慑人的威严，但在另一面，却发觉劳爱长得仙姿玉质，仪态万方，秋波微转，着实撩人心弦，光景这贼女还是一位美娇娘呀！

这时宇文山招呼着一旁的儿子宇文长江，二人双双迎上前来。

劳爱是识得宇文山的，忙不迭施礼，道：

“六盘山青龙会劳爱代表亡父，特来给宇文伯伯贺喜。”她不说是自己前来，只说是代表亡父，显然她是有用意的，因为退婚是她的主意，既退婚又何必赶来贺喜？一旁的宇文长江可把这位未见过面的未婚妻子看了个仔细，心中不由得大是懊恼，西北道上，像劳爱这种美貌女子，即算打着灯笼只怕也难以找得到，而自己……早听得宇文山哈哈一笑，道：

“贤侄女来了就好，快请厅上坐。”

劳爱也不客气，当先举步走入正厅坐在宇文山身边。宇文山对一个庄丁道：

“请这个兄弟外厢吃酒去。”

宇文山指的是背剑大汉大元，那伙计一笑对大元道：“兄弟，这儿就用不到你侍候了，随我外间去喝酒吧！”

不料大元摇摇头，双手叉腰的站在劳爱身后面。不等宇文山再开口，劳爱笑笑，道：

“别管他了。”

宇文山道：

“这位兄弟站在我们身后看吃酒，不太好吧！”不料劳爱未开口，大元却面无表情的道：

“宇文庄主，我是个站惯的人，就当没看见我这个人，各位只管自己喝酒便了。”

举起酒杯，宇文山对一桌客人道：

“各位，这就是我那换帖好兄弟劳壮的千金，如今是青龙会当家的，来，我们敬劳当家一杯！”

劳爱举杯笑道：

“晚辈不敢造次，还是由劳爱敬各位一杯吧。”说着仰面一饮而尽。

隔着两个人，那宇文长江直是望着劳爱双目一眨不眨，而心中直叫自己该死！

满面含笑的劳爱却是连一眼也不看宇文长江。虽然如此，但他却把在座的另外八个人看了个仔细于是，她心着实有股怒火……

这时候她才真正觉出自己是来对了。

因为她想起父亲身中三十八刀之事，当时她未落泪，父亲说的对，泪要落得有声，否则宁可不落泪，那三十八刀刀口不同，深浅不一，下手之人为什么不一刀要人命，而偏偏杀了三十八刀之多？

放下酒杯，劳爱望望在座诸人，道：

“宇文伯伯，何不把在座各位前辈替侄女介绍？”她一顿又笑道：“也许以后大家再见面时候侄女也好称呼！”

点头抚髯一笑，宇文山道：

“应该的。”边伸手一旁指着南宫烈，道，“这位是陇山长青门门主南宫烈。”

劳爱双目一亮，只见这南宫烈大而圆的脸上长了一双鲤鱼眼，大大的塌鼻子下面嘴巴奇大，一副绕嘴短须如戟，这时正双目逼视着劳爱轻点着头，一副长辈模样。劳爱一笑，道：

“南宫前辈。”

南宫烈冷哼一声，未开口但双目满是不屑模样。宇文山指着劳爱一旁的白髯老者，又道：

“渭河钓叟成浩成前辈。”

劳爱回头看，早听得成浩哈哈一笑，道：

“什么前辈不前辈的，我们全是老古董，早该被后浪推入土了呀！”劳爱点了头，抱拳一声：

“成前辈往后多指教！”

“渭河钓叟”成浩道：

“指教不敢，指望你那青龙会别找我老成的麻烦，我老成就算阿弥陀佛了。”

他的这句话令劳爱一怔，若是换成别的场合，她必然要追问下去，因为青龙会又为什么会找他成浩麻烦？这时一桌之人打个哈哈……

宇文山又指着一锦衣老者，道：

“这位是狼山风家寨寨主，风雷风前辈。”

劳爱心中又是一愣——

风雷早呵呵笑道：

“风家寨小地方，不足挂齿。”

劳爱知道此狼山非西凉境的狼山，见这姓风的长了个大光头满面红光，颌下一副山羊胡，单只见他面前另外摆的菜肴，就知这位老儿是个回回。

劳爱抱拳施礼，道：

“风前辈。”

风雷的笑意有些僵，牛蛋眼翻两翻未说出话来。早听得宇文山又道：

“这三位是我亲家翁与我这新过门的媳妇兄长。”劳爱也只是点点头，并不太注意另外三人。

“铁臂猿”宇文山介绍完，却故意的问：

“贤侄女这是从六盘山下来的？”

劳爱一笑，道：

“青龙会未曾接到宇文伯伯喜帖，侄女是走在半道上听人传说才尽快赶来的。”

宇文山心中暗想，你以为老夫不知道你这丫头刚从大雁堡掠了一票归来呀！

边举起酒杯又道：

“来，大家干！”

不料劳爱已不再取杯，她冷冷的露出一副孤傲模样来，令在座诸人全一怔——

宇文山放下酒杯，道：

“说来可惜，本来这种场面应该是你……”不等宇文山说下去，劳爱伸手一拦，道：

“不用再说了，我知道辜负宇文伯伯了。”宇文山一声叹息！

不料劳爱伸手入怀取出个锦袋。

那锦袋巴掌大小，做的十分精巧，宇文山一见全身一震，双目直视着仪态大方、不卑不亢的劳爱。缓缓的，劳爱站起身来，道：

“宇伯伯，我们借一步说话。”

宇文山道：

“有什么话何不等酒席完了以后再说？”

劳爱摇头，道：

“请恕侄女坦白说一句，刚才的一杯酒是代表我惨死的爹喝的，现在……”宇文山道：

“难道现在你就不愿再喝宇文伯伯的酒了？”劳爱淡然一笑，道：

“自从我爹惨死西凉，我已通令青龙会的人在外不准喝酒，我当然也不例外，宇文伯伯多多包涵！”在座诸人无不面面相觑！

但谁也不愿再说什么，当然在大伙的心中，只觉得这劳爱不该在这时赶来凑热闹。

连另外三个宇文山的亲家，心中也在嘀咕——这算什么了？

伸手一让，劳爱又道：

“这是侄女的要求，侄女尚有要事待办，不能在此久留，宇文伯伯，可否借一步说话？”

“铁臂猿”宇文山心中一千个恼火，他也只有施把劲的硬是按捺下来！

点点头，宇文山起身道：

“跟我来！”

劳爱再次向座上各人抱拳施礼，道：

“失礼。”说完举步跟着宇文山走向正厅后面而去。背剑大汉大元也紧紧的跟在二人身后面。

望着三人走去，“瘟神”南宫烈冷哼一声，道：“这女娃儿心高气傲，比她老爹还可恨！”

不料这时候有个青衫年轻人走过来，他一径到了新郎官宇文长江身后，低声道：“可就是那赖婚的贼婆娘？”

宇文长江点点头，道：

“南宫兄，别惹她，不知她要同我爹说什么呢！”南宫烈冷冷望着自己儿子一眼，道：

“你想干什么？”

南宫北道：

“爹，儿子看不顺眼。”

南宫烈沉声道：

“你看她不顺眼，可是青龙会你有本事对付？”他一顿，见儿子一怔，怒道：“滚回去吃你的酒去！”南宫北心中着实憋了一口怨气，满面冷傲的返身又回到另一桌上去。

正厅后面，宇文山的书斋里，劳爱并未落座，她十分恭敬的双手把一个锦袋交给宇文山的手中，道：“这是当年宇伯伯与家父换帖信物，其中尚有伯伯的生辰八字，现在请伯伯将家父的信物交侄女带回！”宇文山一怔，道：

“虽不结亲，两家情意仍在，侄女怎好如此？”劳爱心中决定的事，她是绝对不轻言收回的。淡然一笑，劳爱道：

“希望有一日侄女能登门谢罪，只眼前——”宇文山一叹，道：

“我知你的心，可是在怪我未及时为你爹报仇了？”沉重的摇摇头，劳爱道：“青龙会干的本就是刀口上舐血的生活，挨杀挨刮那原本是意料中的结局，侄女从未想到报仇之事，更何况假手他人了。”

宇文山点头，道：

“好！有侄女这句话，老朽便放心了。”伸手接过劳爱手上的锦袋，他的双目似有着怒火。

劳爱心中十分复杂，因为她做了个不是老爹遗命的事情，是对，是错，只怕难说了。

匆匆的从一个箱子中取出个纯金盒子，宇文山双手交在劳爱手上，道：

“这就是你父在与老朽换帖时候的信物，你好生收下吧，里面的……”

劳爱没有看，立刻放入怀里，面上呢——

面上立刻换了副冷傲模样，道：

“宇文前辈，劳爱这就告辞了。”

口吻不对，口气已改——伯伯变成了前辈，侄女变成劳爱？

宇文山一愣之间，发现劳爱已走出书房，不由得当场怔在书桌边——

等到宇文山追出来的时候，劳爱已与大元二人走出大厅，目不转睛的朝着尚武山庄外面走去。

也就在这时候，尚武山庄大门口突然有个带客人的庄丁高声叫道：

“天水黄衣社关当家的到！”黄衣社三字令走在庄门附近的劳爱一震，举目望去，只见一个铁黑色面孔大汉，挺胸凸肚，一摇三摆的直往正厅这边走来。

有个庄丁哈腰在前直让路不迭。

姓关的人称“黑骆驼”，正是天水黄衣社的当家的。

就在庄门内，关雄遇上劳爱，二人这是第一回见面，姓关的见劳爱面色

阴寒的走出来，她身后又跟了个背剑大汉，不由对劳爱多看了几眼。

这时庄院中有不少人认识关雄的，全站起身来招呼，几声哈哈过后，劳爱早走出尚武山庄了。

“黑骆驼”关雄刚刚走上正厅廊上，宇文山已哈哈笑着迎上前来，道：

“宇文山何德，小儿何幸，竟蒙关当家的亲自前来道喜，快请上座。”

关雄回身指着早已走远的劳爱，道：

“宇文兄，刚才关某庄门遇上个女子，她是干什么的？怎的透着一脸的不高兴？”

宇文山一笑，道：

“她呀！是我一个换帖兄弟女儿，吃了一杯酒说是有事就走了。”他一顿又道：“别管她，我们入座喝酒去。”其实宇文山心中也在猜疑，劳爱这种作风还真有些像他爹劳壮的模样，难道她怀疑她爹的死……

两年多来，劳爱从不提她爹死的这码子事，江湖上人尽皆知的是她为了青龙会才一力承当起她爹留下来的这付相当沉重的担子。

青龙会几近上千口人要吃饭，劳壮一生心血支撑起来的青龙会，绝不能因为这样就烟消云散。

劳爱以为，女的又怎么样，爹就自己这么个女儿，有道是人为一口气，佛争一炉香，自己偏就要做出个名堂叫大伙看看。

两年来，她还真做了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青龙会更见兴旺了。

现在——

劳爱十分轻松的离开了尚武山庄。

她也匆匆的离开驻马店。

此处山峰上的烈日在散发出蒸人的热气，但劳爱却并不觉得什么，了却一桩心事，自己便可以放手去策划一切了，那是她的下一个步骤。

也是她计划中的一次行动——

陇山的长青门，哼！南宫烈你等着瞧吧！

猛回头，他问跟在身后的大元：

“韩彪他们也该赶回六盘山了！”

大元恭谨地道：

“是的，他们昨日就该赶到了。”

劳爱道：

“这样我们就得连夜往回赶路了。”

越过一道河，劳爱与大元正走到一条山道上，不料身后面响起了马蹄声……

马蹄声是急骤的，像擂鼓，因为听起来十分有节奏感！不过劳爱连回头看一眼也没有。

三、六盘山青龙会

马蹄声已在身后三五丈远了，劳爱这才冷冷的对跟在身后的大元，道：

“看出哪条道上的？”

大元冷笑道：

“吹牛说大话的人来了。”

就在这时，蹄声突然停在二人身后，马上人沉声道：“青龙会的贼女，别走了。”

猛回头，劳爱星目暴射出慑人的精芒，旋即淡然一笑：“阁下骂谁贼女？”

嘿嘿一声笑，马上青衫年轻人道：

“不是骂你，而是你本身就是个女强盗，对吧！”劳爱未开口，背剑大汉大元早戟指马上年轻人骂道：“什么东西，简直的不知死活，滚！”

又是一声冷笑，马上年轻人道：

“滚？”边翻身缓缓下得马来，“嗖”的一声，一把非刀非剑的钢刀已拔在手中，“总得叫南宫大爷见识见识你们的能耐，才能掂出你小子够不够格说这‘滚’字来！”劳爱不屑地道：“你走吧，我们还有正事要办。”说完回头欲走！不料年轻人腾身而起，一个上空跟斗，人已挡住劳爱二人去路，只听他沉声道：

“想走？”

劳爱冷冷一哼，道：

“你不就是前晚在酒楼上酒言酒语说大话的几人中之一吗？”

年轻人道：

“绝非酒言酒语，否则也不会追来了。”

劳爱又道：

“长青门的少门主？”

年轻人一挺胸，道：

“南宫北就是我。”

劳爱忽的仰天一笑，道：

“陇山的青衫羽士就是阁下了？”

南宫北道：

“道上兄弟们送的雅号，如今出自你口，南宫北突觉有些刺耳，你不配说。”

劳爱并不发怒，淡淡的又道：

“那晚上你们有五个人在酒楼上谈笑骂人吧！”南宫北一怔，道：

“你怎么知道？”

劳爱似是无奈的摇摇头，道：

“背后骂人的话总是传的快，所以我当晚便知道了。”南宫北冷然一哼，道：

“你知道又怎样，南宫大爷不是找来了？”

劳爱十分平静的又道：

“你们五个人，除了宇文长江与你阁下之外，可否告诉我另外三人是谁？”

南宫北嘿嘿一笑，道：

“你真想知道另外三人是谁？”

劳爱道：

“难道你不愿意告诉我？”

南宫北手中那支尖而窄的钢刀一举，道：

“可以，但却在你我交手过招之后。”

劳爱一叹，道：

“这又何苦呢？午间我尚同令尊一桌共饮，半日不到就同南宫前辈公子动手，这是说不过去的……”哈哈一笑，南宫北道：

“提起午间事大爷就有气，你那种倨傲粗暴，飞扬跋扈态度，几曾把各位前辈放在你眼，今被大爷追上，少不得叫你知道长青门的厉害。”

劳爱面色突的一变——

她变得孤傲而又冷峻，宛似冰山冷窟中走出来的样子，阴寒的一哼，道：

“本不与你计较，因为你仍然不明白一个握刀之人应有的修养，你以为握刀之人是专为杀人的？错了，天下最懂得握刀艺术的人，他们时刻皆为自己的血肉生命做着挣扎与保护，挣扎就不断的砥砺自己，磨练武功，保护的途径就是绝不轻易拔刀。”她一顿，又道：“就算是一知半解的人也该明白我的这番话吧，你说呢？”

南宫北一声哈哈，道：

“听起来有道理，细琢磨你是在放响屁，你是什么玩意儿，一个女强盗，洗劫杀人越货的女匪，竟也会口吐三字经数说一番道理出来，你唬谁呀！”

猛然一哼，劳爱道：

“我这里好话说尽，你哪里死不悔改，这就怨不得别人心狠手辣了。”

南宫北怒骂道：

“什么东西，空有一张美丽的女人皮，你拔剑吧！”劳爱摇摇头，道：

“你不配！”边对大元道：“把他捆回六盘山！”说完立刻调头往前走，对于迎面站着的南宫年她竟是看也不看一眼。

大元未拔剑，因为那剑是当家的兵刃。

好大的一把剪刀，足有尺半长，两寸宽的剪刀，宛似夹子般一闪而迎上南宫北的细钢刀上。

就听得“咔”的一声脆响中，南宫北右手一震，奋力把被夹剪的刀身往外拔，就在一阵沙沙中，刀剪之间立刻发出一溜火花碎茫。

向后跃退一丈，南宫北忙低头看自己的那把细钢刀，边破口骂道：“王八蛋，你岂配同南宫大爷动手！”

大元早暴喝道：

“小狗头，这时候论他娘的什么身份，掏出本事来才是要紧呢！”钢剪一挽又圈，腾身上跃两尺余，半空中猛的剪朝下压去，直往南宫北的头上插去。

大元手上的巨剪，那是刀叉剪皆可运用的利器，别以为他是替劳爱背剑的，论本事，他并不比余唐韩彪祈老八三人差，即算每次青龙会的行动中，常跟在劳爱身边的二十几人中，也首推大元武艺为最。

现在，劳爱的人已走去十几丈外了。

她走的可轻松，因为她连回头看一眼也没有，光景是一副干我何事模样！

细钢刀暴劈向上，南宫北一声断喝，道：

“你找死！”

“咻”声相连中，他已在头顶布下一道刃网，上身斜倾中，顺势又踢出

——腿——

那是踢断大元退路的一腿，既阴又狠，显然逼对方非一头冲上他的刃芒激流中不可。

暴戾的巨剪中途突然分开，刹时变成两把尖刀，只在一阵交互划挡中，便见一股血雨飞溅，南宫北手中细钢刀早“当”的一声落在地上。

拧身落在地上，大元冷冷的望着双手抱紧自己淌血右腿的南宫北，冷冷道：

“娘的，你并不怎么样嘛！”口中“嗤嗤”不断中，南宫北怨毒的逼视着兀立在前面的大元，骂道：

“狗东西你给大爷记住，这一刀之赐我会连本带利的再找回来的，你躲不了赖不掉的。”

“咻”的一声，双刀又合成了利剪一把，大元轻松而又潇洒的反手插回腰带上，冷笑道：

“娘的老皮，上天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冲进来，你小子真的以为我们青龙会当家的是您你喝骂的？呸！就算午间吃酒的那几个老东西，他们哪个也不够个儿，何况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浑小子，你以为你是长青门少门主就想啃天吃地了。”边弯腰拾起地上南宫北的细钢刀，大元细看一下又道：

“娘的，我怎么说一下子未能剪断，原来是把宝刀呀！”

“咻”的一声，细钢刀已飞过南宫北的头顶。正在痛的汗水涔涔的南宫北，突觉头顶一凉，头巾连着头发竟被宝刀削去，不由叫道：

“你想干什么？大爷已被你这可恶的奴才在腿上刺了个血洞，难道……”

大元冷笑连连道：

“你小子难道忘了我们当家的命令，捆你上六盘山呀！”南宫北一听怒道：

“老子不去六盘山，难道她想招大爷去当养老女婿呀！”大元在咬牙切齿，抡起右掌，好一阵劈手大耳刮子，直打得坐地上的南宫北口吐鲜血，牙齿掉了两颗。一手捂着肿胀大脸，南宫北已说不出话来。

早听得大元戟指南宫北，道：

“塌鼻猪嘴大板脸，跟你爹长样一般的活脱是头猪，竟还口没遮拦，如再口出狂语，小心大爷碎了你！”南宫北这时才体会到自己是面对的强盗，绝不是陇山一方百姓。

于是，这回他真的缄默了。

人一静下来才会仔细想。

南宫北这才真的心中大叫自己蠢，为什么一个人要逞能的一马追来呢？

他见大元自身上抽出一根细绳来，显然是要用来拴自己了，忙叫道：

“你真的要把我拴上六盘山？”

大元道：

“这回你放心，我不会叫你伤腿的人走路的，你不是骑来一匹马吗？”说着，抬腿一脚把南宫北踹翻在地，大元已极其熟练的把南宫北双手反捆起来。

南宫北狂叫道：

“不，我不去六盘山，你们不是想知道那晚酒楼上另外三人吗？我告诉你们就是了。”

不料大元双臂用力，早把南宫年托在马背上，道：“你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还是到六盘山去说吧！”蹄声再次的响起来。

只是这次蹄声是缓慢的、有致的往前赶去。大个子大元一手挽着缰绳走在马前面，南宫北就坐在马上不时的望着自己右小腿，血仍在滴，滴在马肚皮上，然后再滴上地……

咧着大嘴巴，南宫北道：

“大个子，你是人不是人？”

大元不回头，只淡然地道：

“爷是天底下大大的好人。”

“哑！”南宫北骂道：

“天底下的好人死光了也轮不到你小子。”

大元并不发怒，他轻耸着宽肩，道：

“青龙会的哥们讲义气，青龙会的哥们也轻生死，你小子如果拿青龙会当强盗，那就大错特错了。”仰天哧哧的一笑，南宫北道：

“奶奶的，西北道上谁人不知青龙会是一群强盗，强盗会是好人？哼！”

大元淡然地道：

“别人爱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大爷心中，青龙会全是好样的，准没错。”

南宫北怒道：

“既然你口口声声称自己好人，那么南宫大爷问你，为何见大爷流血不替大爷加以包扎呢？”

呵呵一笑，大元道：

“娘的，你拐弯抹角的原来是想要大爷替你包伤呀！”南宫北未再开口，显然他是承认了。不料大元仍然大步走地道：

“那点伤是会叫人痛的受不了，想也想得到，一家伙戳在小腿骨上，当然是痛上心头了，不过那可要不了命，当然流点血是难免的，可也不会流太多，你咬咬牙撑着点，如果想困就闭闭眼吧！”

南宫北大怒，道：

“你真不是东西，王八蛋，你这叫谋害人呀！”大元猛回头，先怒后笑，笑得南宫北一哆嗦。早听大元道：

“好吧，老子今天慈悲一回。”说着走到南宫北右面，伸手托住南宫北受伤右小腿，“沙”的一声撕开裤管来，也又“啧啧”两声又道：“是还在流血呢！”

于是，就见大元弯腰自地上抓起一大把黄土，施力的捂到南宫北那受伤的伤口，笑笑，道：

“糊住了，这下子该不会流了！”

其实大元抓的那把黄土中有不少粗砂，再经他在南宫北的伤口上有意无意的猛捺又搓的，早听得南宫北“啊唷”一声，骂道：

“啃你老奶的，把你的手拿走！”

大元故示一怔，道：

“可好，这年头果真好人难做，我们还是上路吧！”前面，劳爱的人早已在半里外了。

黄土高原的背面，一望无际的祁连山，波浪形的绵延何止数百里，巍巍然似是阻隔了黄土高原的蔓延——现在，劳爱三人已到了一处山口，附近有一大片深莽松林，中间正有一条青石板山道回转延伸到那座看来似是第三道

巨峰的险峻大山上，这座大山半峰腰处，隐隐的似有一条“之”字形山路盘绕其中，望去，活像一条巨蟒在盘绕着，路艰山壮，雄踞天际，傲岸的雄视着远方——远方那凄迷的黄土高原。

是的，这里便是西北高原的六盘山，也是青龙会的总堂所在地。

绕着回转的青石山道往上盘，未及半里，突然从林子里冲出八个黑巾包头壮汉，他们见是当家的回来，立刻倒提手中钢刀并肩施礼：

“当家的好！”

劳爱一挥手，道：

“辛苦了！”

绕过矮林危石，突见前面一块平坦山坡上有三间大茅屋，正有个年青人用刈刀切草料呢。见劳爱三人回来，忙上前见礼。

大元回头对马上的南宫北道：

“下来吧，我的南宫大少爷。”

南宫北望望四周，道：

“这是什么地方？”冷冷一笑又道：“该不会是你们青龙会的总堂口吧！”

劳爱却对大元道：“关入石洞，着人好生看牢。”

大元立刻点头，道：

“这小子绝跑不了，当家的尽管放心。”

南宫北看劳爱沿着山道走了，是往另一条山峰朝西走去的，隐隐然两峰之间似有一道吊桥。

切草料的年青人已拉着南宫北的马走入那大茅屋子里，原来这儿尽是青龙会的马匹。

不错，两峰之间是有一道深沟，望向断崖对面，那似是比这面要高，有一大片杨树林子，高矮不等的长在那错综奇形的巨石间，看上去令人有着登仙脱尘的感觉。两边接连的便是一条长干相连横木成排的拳粗缆绳吊桥，这座悬空吊桥共分成三层巨缆，上面两根，底部两根，宽约一丈，长有二十丈，一个人走在上面如遇山风吹袭，便使这吊桥晃呀晃的十分吓人，但如果人多走在上面，反倒是不觉得晃动。

过了这吊桥，啊！好宽的一条山道展现在眼前，那是人在对岸所看不到的一条山道。

这山道的两边五尺内，全是种着奇花异卉，这些是劳爱当家以后才栽种的，终究她是个女人嘛！

附近又见一队黑巾汉子走来，各人抱刀向劳爱施礼。就在这时候，远处已见余唐匆匆走来。

劳爱点头招呼中，那余唐已笑道：

“当家的可回来了。”

劳爱指着余唐胸前，道：“你那伤势如何了？”

余唐咧嘴一笑，道：

“这点伤算什么，已经结痂了。”

劳爱又问：

“祈老八与韩彪他们呢？”

余唐道：

“他二人忙着清点东西，直到昨日才算完毕，正等着当家的回来决定了。”

劳爱没再说什么，匆匆的进了一片松柏巨林，转了个山弯，便有一大片足以令人惊异的奇景出现，只见有个椭圆的围墙，全是红砖砌的，高可丈五的围墙上面，尚铺设着绿色的琉璃瓦。

围墙内一排排横着建起的小瓦屋足有十二排之多，最后面却是个大阁楼，那阁楼高三层，而下面一层还有廊柱，细看之下，敢情是雕梁画栋，十彩壮丽，恁谁也难以看得出这深山半腰上还有这么一处高大宏辉的楼阁。一棵奇大的巨柏下面，便是青龙会堂口的那道大门，巨大的石狮子，狮口中的石球拳头大，正蹲坐在门两边厉烈的怒视着前方。

走入大门，劳爱见兄弟们一批批的正在一排排住的屋子前面小场子上比划拳脚呢。

这时祈老八与韩彪也走上前来，道：

“当家的回来了。”

劳爱点点头，道：“我娘与小弟他们……”

韩彪笑道：

“老夫人也正念叨着你呢。”

劳爱稍作思忖，立刻对韩彪三人道：

“叫石总管带着细目帐册，我先回后宅马上来！”祈老八三人忙点头，余唐道：

“我等在前面厅上恭候了。”

劳爱点点头，立刻快步走向最后面的那座大高阁楼来，她人尚未到，便听得一个小孩子的声音传来：“姐！姐回来了！”

劳爱忙上前把这小男孩抱起来，边频频在这男孩子面上亲着，道：

“阿正，你好呀！”

那个小男孩看来不过五六岁，红嘟嘟的一张圆面孔，两只滴溜圆的大眼睛，他双手挽着劳爱脖子，笑道：“我好，妈也好，就是很想你，你去哪儿了？”突听得阁楼第二层上一个老太太伸出头来，叫道：“是劳儿吗，唉！回来就好。”

劳爱仰头叫道：

“妈，你老人家好吧！”

劳夫人道：

“如果你守在这儿不出去，妈就更好了！”

语气透着辛酸，是的，自从劳壮惨死西凉以后，青龙会的重担就落在劳爱身上，但她终究是个女流，统领这近千名青龙会兄弟找生活，那该谈何容易。

然而劳爱却从不在娘的面前提这些，每次回来，她总是面露着开心，小弟才五岁多，往后的日子还长呢，有什么好愁的？

匆匆的登上阁楼，二楼上母女相视一笑中，那劳正伸手对劳爱，道：

“这次姐姐怎的不给我带糖回来呀！”

劳爱笑道：

“等姐姐前厅回来，自然有你的糖吃。”

劳正一推，道：

“那你快去呀！”

劳爱候机站起来，道：

“妈，他们还正等我去呢！”

劳夫人一挥手，道：

“你去吧！别叫他们久等。”

拍拍劳正的头，劳爱道：

“等着，准有你吃不完糖吃。”

于是劳爱又匆匆的走下阁楼来。

这时候的青龙会总堂口，正面一块木匾上不是的什么大字，而是雕刻着一个栩栩如生的青龙，有一张斑额虎皮铺在进门地上，十把罗圈大椅子分两边的排列着，每张椅子上铺的锦段绣龙坐垫，正面座椅后面的壁上，正挂着一张人像，这人像是有一人高，金刚怒目，威风凛凛，一手提刀一手叉腰，偏头直视远方，一副傲岸之气——是的，这人像便是劳爱的爹，青龙会的老当家劳壮。走入厅前，门口已有人高声喝道：

“当家的到——”

厅内立刻一阵衣袖抖动声！

劳爱大步走入正厅上，她并未坐上正面她爹常坐的那张虎皮交椅上，只是在一旁另一张椅上舒适的坐下来。早见一个粗汉子快步走上前去：

“当家的，属下给你问安！”

劳爱却回头问祈老八，道：

“先把你从司马家烟囱内找到的一包东西拿来我看看。”

祈老八忙对一边的壮汉道：

“石总管，我特别交给你的那个蓝布包呢？快拿来请当家的过目。”

石总管点头，道：

“我这就去取来。”边双手呈了个摺子到劳爱面前又道：“这里是清单，当家的你请先看看，属下这就去取那个蓝布包来。”

淡然的，劳爱接过摺子随意的望了几眼，就把摺子往桌面一放。

正在这时候，那背剑大汉大元已匆匆走来，道：“南宫北已押入第二道石洞内了。”

劳爱点头，道：

“别少了人家吃的喝的。”祈老八一听，笑问道：

“南宫北又是谁？”

冷冷一笑，劳爱道：

“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余唐一怔，道：

“可是与长青门有关？”

劳爱道：

“何止是有关，他根本就是南宫烈的宝贝儿子。”此言一出，厅上一阵惊异中，旋即哈哈大笑起来……不旋踵间，石总管已双手拱着一个蓝布包袱走来，坐在厅上的所有人的目光全集中到那包袱上。

石总管恭谨小心的把包袱往劳爱面前放下，还小心的解开……

于是，只见一屋彩芒金光闪耀，足有半个面盆多的珠宝金饰玉器珍珠玛瑙翠雕，看的场中诸人全直了眼——劳爱更似紧张的伸出双手在这些宝物中一阵检拾，她似是在寻找什么，只见她看的十分仔细。

就在一阵翻看之后，她突然全身一阵松弛，口中轻呼了一口气而闭起双目来……

一旁的石总管轻声问：

“当家的，可要属下把这次运回总堂来的所有物件，向当家的详加报告？”

劳爱睁开双目，环视在场各人一眼，道：

“粮秣马匹牛羊外，金银财帛以一半分给兄弟们，各位有何意见？”彼此互望着，谁也不会有意见。

韩彪抱拳，道：

“当家的，你怎么说，咱们就怎么着。”

劳爱对于桌上的一堆宝物宛似不见的长身而起，对石总管道：

“马上清点，该如何分赏你知道，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完了快替我备匹马，明日一早我还得上路呢！”一旁的余唐忙问：

“当家的要出门？”

劳爱点点头，却对石总管又道：

“通告大伙，分赏以后青龙堂设席庆功三日，三日后要大伙好生养息，就等我回来行动了。”

石总管点头忙应着！

祈老八却又对石总管道：

“连大元的马也要备上，可别忘了。”

青龙会的人谁都知道大个子大元是劳爱的跟班背剑的，那大元原是个孤儿，五岁那年被劳壮抱回六盘山的，这以后劳壮又教了大元一身武功，大元知恩图报，早已下定决心把自己当成了劳家的人。

如今老主人被人乱刀杀死在西凉，连凶手是都不知道，无奈何，这才一心跟着劳爱。

这时劳爱摇头对石总管道：

“我一人下山，大元也要歇几日了。”说完径自走出正厅回后面的大阁楼去了。

现在，六盘山的青龙会可真够热闹的。

远处山风送来了酒肉香……

当然，山风也吹来了阵阵的欢笑叫闹声。

有一匹马，早已在六盘山的前寨那三间大茅屋前的鹿场上套好了辔具，就等着青龙会当家的了。

缓缓的走出青龙会那座大围墙门，劳爱回身对石总管、余唐、祈老八、韩彪还有大元与小弟劳正等一行，道：“青龙会关起门来热闹几日是应该的，可也不要松弛戒备，记住，打虎的人统得防着被虎噬。”

祈老八笑道：

“当家的只管放百二十个心，青龙会敞着大门也没人敢闯进来。”

劳爱十分不快的瞪了祈老八一眼，道：

“历来太多‘大意失荆州’的实例，青龙会的六盘山并非是固若金汤，别忘了我们是干什么的！”

祈老八一愣，忙点头笑道：

“是、是，当家的说得对，小心无大错嘛，哈……”石总管忙又问道：

“当家的准备怎么收拾那南宫烈的儿子？”

劳爱冷笑一声，道：

“越来我越觉着他有用处，你们好生看守着，等我回来以后再商议如何做。”

余唐粗声笑道：“陇山那面派去的人尚未转回来，我老余已是迫不及待了，哈……”

劳爱俏嘴一撩，道：

“把你伤养好，也就在这十天八天了。”说完弯下身来一把抱起小弟劳正，又道：“劳家就是你这么个根了，唉，只可惜你来的太晚了。”

劳正睁着一双大眼，双手只把姐姐搂得紧紧地道：“姐，你要快回来哟！还有我爱吃的糖葫芦呀！”劳爱伸手拧着劳正嫩脸，笑道：

“只要你听话，吃什么全有。”

劳正忙叫道：

“娘知道我最乖了，还有石总管他们也知道……”放下劳正，劳爱笑道：

“回后面去吧，娘等你呢！”

那劳正真听话，立刻回身跑进去了。

一行人把劳爱送至吊桥边，只见大元早走上前，道：“当家的，我还是以为应该由大元陪当家的走这趟。”

劳爱摇头，道：

“这用不到，你好生在总堂歇几日吧！”

大元道：

“我不累，如果不叫大元跟去，只怕这几日我会歇不安稳呢！”

韩彪这时也道：“还是叫大元跟去吧，当家的不是久未去看看我们青龙会的几处分堂吗？那就顺道去察看不是很好吗？”劳爱道：

“几处分堂是要去察看，但那要等陇山行动以后，各位是知道的，我从来不把几件事情搅和着办，一件事情办完了才去考虑另外一件，这样也好集中精神。”石总管道：

“我陪当家的去前山，马匹干粮全备在那儿呢！”劳爱点点头，当先走上吊桥。

石总管在劳爱身后低声，道：

“这次从大雁堡弄回来的东西，虽说只分给大伙一半，可也每人约摸着合计一下也足有个百二八十两银子的，可够这群老小子们乐哈一阵子的。”

劳爱道：

“兄弟们流血拚命，这点银子也是他们应得的。”石总管忙又道：

“关于珠宝方面，总堂已存放不少，当家的准备如何打算呢？”

劳爱道：

“也要等陇山这件事完了以后再处理。”

适时附近早有一小队巡山兄弟走来向劳爱问安。大茅屋前面，两个年轻汉子正侍候着一匹枣色大马，见当家的走来，早见一人在马侧单膝一跪，就等劳爱登着他的一膝上马了。接过丝缰，劳爱摆手叫那人站起来，自己跃身上得马背，低头对石总管道：

“着人告诉长安第一分堂展飞，要他快马回总堂来一趟，我有要事要对他说。”

石总管点头应道：

“属下立刻派人快马赶往长安去。”

劳爱拍马离开了青龙会总堂，她匆匆的赶往渭水河，因为那儿他必须要再去一趟。

现在，她到了渭水河，顺着泛黄的河水望去，只见柳树下面有条小船，

劳爱一眼就看出小船上没有人，她不由得怔了一下。

缓缓的下得马来，劳爱拉着船缆上得小船，她仔细的看看小船上的一切.....

矮舱中一床旧棉被，伸手一摸是凉的，显然没有人近盖过，再往一旁的小炉灶望去，也是没有人时用过，但这艘小船一定是“包打听”贝老九的准没错。

劳爱又跳到岸上，她向四下观望，心中渐渐有些生气，只听她自语道：

“准是替我担心事，人已不知躲到哪儿藏起来了。”她似是有些无精打采的坐在柳树下面，在鞍袋里又取出一块酱肉啃吃着。

突然，远处有个头顶宽边大草帽的人往这边走来，劳爱立刻精神一振长身而起。

不错，来人正是劳爱欲见的“包打听”贝老九。“包打听”贝老九早哈哈一笑的叫道：

“我老头子打老远便见这儿有匹马，想着也知道准是姑奶奶你来了，我这才三脚并成两步的急着赶来。”这一屁股坐在柳树根上，伸手取下头上大草帽，呼呼搭搭扇着凉的便还自腰间抽出个汗巾擦拭额头上汗水.....

劳爱未说话，只把一块酱肉塞在贝老九手上道：“先填饱肚皮吧！”

“包打听”贝老九也不客气，接过酱肉就是一大口。劳爱又自水袋中取了些凉水来送给贝老九喝着，她这才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来。

一块足有一斤多的酱牛肉吞下肚，贝老九这才顺手折断一把柳枝来。

劳爱一见，忙低头望去，只见贝老九在沙地上画起来，边一点点的指给劳爱看，道：

“我老汉再说一遍，当家的可要听仔细.....”说着，他树枝指着。

图前一段又道：“这儿是进口，有条五十来丈的山沟，两旁别说是攀人了，就是连棵大树也看不见的只有小枝桠子两三株，全是光溜溜的悬崖绝壁似刀削，峭壁千仞如魔爪，一条羊肠山道三里长，过了这条山道，前面林深密青，全是高大松柏，潺潺小溪水声传来，只见一大片高大屋宇，那便是长青门了。”

劳爱道：

“长青门防守的严不严？”贝老九喝了一口水，道：

“严，怎么不严，单就那条三里长的山道，就设有三道关口。”他一顿又道：“依我老头子看，哪儿确实的易守难攻。”

劳爱沉默一阵，道：

“除了地势之外，还有什么消息？”

贝老九一想，忙道：

“对了，有件事情我倒是忘了向当家的说了。”劳爱忙问道：

“什么事？”

贝老九道：

“前些日驻马镇的尚武山庄上不是娶媳吗？”劳爱道：

“这件事我早知道了。”

贝老九一怔，道：

“你知道？”

劳爱道：

“是呀！而且我还去吃了酒呢！”

贝老九惊异地道：

“老汉闻得当家的也曾经是那宇文山的未过门媳妇，婚事被你主动退了，这件事在江湖上对你当家的褒贬各半，有的人说你当家的是为了青龙会而牺牲自己一生幸福，为的是老父的事业，青龙会的哥们更是由衷佩服你，那些说当家坏话的，却以为你背约失信，照说你不会再去尚武山庄去的，但你怎会……怎会……”

劳爱一笑，道：

“我去，而且当然要去，因为那时候宇文山是我亡父的换帖兄弟，我是代表亡父去道贺的呀！”

摇摇头，贝老九道：

“你当家的在制造尴尬，我难苟同。”

劳爱道：

“也不过只是不结亲罢了，兄弟之情，朋友之义，彼此之间还是要顾及的，我不能叫人说成不义小人。”摇头一叹，贝老九道：

“这么说来，当家的一定遇见过长青门门主南宫烈了？”点点头，劳爱道：

“是遇见过。”

贝老九这才紧张兮兮地道：

“这可好，你算惹上嫌疑了。”

劳爱已想到什么了，她却淡然一笑，道：

“究竟什么事情？”

贝老九道：

“长青门门主南宫烈那个宝贝儿子‘青衫羽士’南宫北失踪了，而且有人……有人传言……说……”贝老九未说下去，却双目直视着含笑轻松的劳爱——

劳爱嘻嘻一笑，道：

“准是有人怀疑到我的头上来了吧？”

贝老九点头，道：“不错，因为有人传说那南宫北是追你去了。”劳爱道：

“那便叫他们怀疑去。”

贝老九急道：

“可是我曾遇到长青门的师爷方蠢，他正与两个长青门分舵舵主舒适与白水文快马赶回陇山，他们显然是想以武力找上六盘山呢！”

劳爱这才寒下脸来，道：

“想找死！”

贝老九道：

“当家的不可不防呀！”

劳爱突然逼视看贝老九，道：

“陇山长青门下究有多少人马？”

贝老九道：

“确切之数不清楚，但三五百八是有的，另外长青门有几处分堂，一个在中原，另外三个在西北，那舒适与白水文便是从西北赶回陇山的。”

劳爱起身，道：

“好了，我这就要回去了。”

贝老九起身又问：

“当家的，那南宫北确实与你无关？”

一声脆笑，劳爱道：

“你以为呢？”“吧”的一声，劳爱已纵马驰去——后面，贝老九自语道：“我以为八九不离十的被你收拾了，可好，且看你们双方去拚命吧！”

四、青龙几乎难过江

雄伟高大的枣骝马，扬起四蹄宛如一阵旋风般飞驰在高原的黄土大道上，油光的马身在四腿劲肌纵抽下闪闪发着光，一双马耳挺直的迎着前方，发出阵阵啸风，就在一篷篷相连的尘土飞扬中，看去直如腾云驾雾，带着卯金扣的皮靴上面，全是一色的甲衣软垫，灿烂的绣着一个栩栩如生的青龙，华丽极了！

马上面，不错正是劳爱，除了办事以外，她是从来不骑马的，即使是领着人马卷袭某一个目标，她也是跟着兄弟们一齐走路，无他，证明自己是与兄弟们共患难，同死生而已！

烈日当空，她的那把长剑正挂在马鞍上，随着枣骝马的腾跃剑鞘发出七彩的光芒，英挺，威武地她正要赶回六盘山呢！

此刻，日头正自西天斜照而来，午饭时的烈日不热，但却有些许的沉闷。

粉红色的短衫似已汗水湿透，而迎面风又带着闷热味道，连座下的枣骝马也在大喘气了！

高原一头，又是陡峭的高原壁，金黄色的黄土官道，刹时又盘旋而下，矮林梢在两耳边呼啸着，予人一种沉闷却又亢奋之感！

坐在马上，劳爱可想的多——

是的，她也只有在这时候才会细想一段段片片往事，更利用这时候去筹思未来的行动。

西凉，那个夺去她父生命的西凉，三十八刀口全不相同，显然是被五个以上施刀之人所害，他们究竟是谁？父亲被发现的时候，他尚有一口气在，但父亲就是不说是被谁所杀，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干上我们这一行的，这种事情应是理所当然的，不要为我报仇！”现在，劳爱也绝不提找什么仇人，只是要继承老爹的遗志，只要青龙会存在，她就要一波波地发展下去，她要以江湖例律在各霸主之间斗争下去，直到……她也想到青龙会的力量，自己一力承担下青龙会当家之责，领导着青龙会一群血性汉子，胼手胝足，流血流汗的轰轰烈烈做着买卖，看起来是强盗作风，而实际上住在六盘山的那么多户乡人也全受到青龙会按季的照顾，那不只是金钱上的接济，连着也受到了保护。

劳爱同她爹的作风是一样的，她看不惯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因为这种人是天底下最狠毒的人物，他们的财富与权势，哪一样不是掺杂着人民的血与泪，就算是在这种人身上割取一些，又算得了什么？

有时候劳爱也稍觉安慰的自我道：

“黑吃黑嘛！谁见过青龙会欺压良善的了！”每想到此，劳爱总是一笑摇摇头……

现在，她又想到，青龙会所对付的敌人了。

陇山的长青门，“瘟神”南宫烈，等着吧老小子，青龙会岂能等你找上门来！

于是，她又想到了被自己囚在六盘山中青龙会总堂的南宫北，南宫烈可就这么个宝贝儿子，适巧他送上门来了，这真的是天意了……

思至此，劳爱笑了。

蹄声雷动中，不旋踵间她又拍马直冲上另一高原，这些看似小山而顶上平坦坦的黄土高原，在渭水河边一带也特别多。

就在劳爱快要飞马驰上这第二个高原顶上时候，迎面官道上有棵大树下面，一个灰胡子老头儿，弯腰瘸腿的站在个西瓜挑子后面，有一只眼睛瞎了，否则他又如何会用一块蓝布把右眼蒙起来？

这老头听着马蹄声忙转头望过去，正看到劳爱骑马冲上高原来——

高原上的青麦稍子似在泛黄，而老者把这些西瓜就在官道边排放着，不论你是走上高原来，还是要下得高原去，这时候都会想啃上半个大西瓜解解口渴。

一马冲上高原来的劳爱，她见一地大西瓜，也只是瞄了一眼，她甚至连卖西瓜老者也没多看的拍马已驰出很远了。但她却突然一拢丝缰，又拍马驰回来。

这是生意上门，老者侧着一只左眼瞧着马上的劳爱，道：

“姑娘要吃西瓜？”

劳爱边下马，点头道：

“替我选一个切开来吧！”

老者弯腰在几个西瓜上面轻拍着，边笑道：

“渭水河的西瓜，全是沙瓤的，可甜呢！”

劳爱已走到西瓜堆边，笑笑道：

“大的吃不了，你选个小一点的吧！”

老者独目一翻，忙把个半大不大约有七八斤重的西瓜抱起来往一个蓝子里一放，秤了又秤的道：

“八斤半五钱银子。”

劳爱看着老者取刀把西瓜切开来，见果是沙瓤好瓜，立刻取出一块碎银，这才接过西瓜来走到一边树下。只见她先是伸手掏出西瓜中间的瓜瓤吃掉，然后把剩下的送在枣骝马嘴巴下。

那马立刻一阵啃吃，摇尾松身，可真够舒坦的。就在这时候，那老者突自怀中抽出一条白布汗巾来，边压声地道：

“只西瓜一开，便有许多苍蝇来，可恶！”边挥动手上汗巾在劳爱的另一半西瓜上面挥个不停……

劳爱转身一笑，道：

“蚊子长的是顺风鼻子，只一闻到使顺着味道飞来了。”

那老者似无意却有意的把手中白巾突的在劳爱面前一抖动，只听得“吧”的一声脆响！

劳爱尚未注意，正欲取地上另一半西瓜呢，突然一股沁鼻香味，忍不住打了个喷嚏，立刻便觉得脑门一胀——狠狠的抛向老者，西瓜尚在中途，劳爱已“呛”的一声拔出鞍上长剑来，怒道：

“你是谁？”刃芒却在她的沉喝中快若流星般直往老者头上扫去——

猛的哈哈一声大笑，老者闪光如电中，伸手抹去右眼罩，原来竟是装扮的，劳爱心中更气的喝道：“老匹夫，你究竟是谁？”她知道自己中了对方面暗算，只怕转眼间自己便再难支持下去，非倒在此地不可，为了争取时间，先把这老者收拾掉才是。

于是，她那追魂大八式剑法立刻尽施出来。

不料对面老者却是一味的东闪西躲，连手上握的西瓜刀也并不迎上来，边还是一味的哈哈大笑……劳爱已感头昏脑胀，难以自己了，她边追击边喘道：

“你不敢说出你的名号？为何用这下五门玩意？”老者左手又在面上一阵撕拉间，一脸的灰胡子全变了，变得连劳爱也暗自一惊地道：

“完了！这次真的完了！”

心念间，她强自运功抵住迷香粉侵蚀自己，也厉叫道：

“端木良，你好卑鄙，大雁堡我没叫他们再追杀你，你就该远处躲着去，不该……”

不错，这老者也正是远从大雁堡赶来这儿一心要替大雁堡报仇的“双刀将”端木良。

那日青龙会席卷大雁堡，端木良在见到大势已去时候，忽然想起，欲其被杀死，何不留下有用之身找机会向青龙会的人下手，自己只要见机行事，不论是青龙会什么人，自己见一个收拾一个，见两个就收拾一双，自己就在暗处下手，多少也能收回点老本来。

于是，他乔装改变的来到青龙会人必经之地的这个高原上来了。

仰天一声哈哈大笑，“双刀将”端木良道：

“什么叫卑鄙？娘的老皮，那天一大早你们那些青龙会的王八蛋们玩奸施诈的弄开我们大雁堡门，那叫什么个行径？不错大雁堡也是道上混日子的，可也从未有啃吃道上人的举动呀……”

劳爱已长剑拄地，她咬牙怒道：

“不管怎么说，青龙会总还是正面拼杀，哪像你这狗东西，竟然用这下五门的迷药害人，算得什么道上英雄“呸！”端木良破口骂道：

“这英雄二字你我都不够格挂在嘴巴上，哪会徒落人笑柄，奶奶的，天底下还有强盗自称英雄呀！狗屁！”劳爱已双目迷惘的再难抵挡那股子，天旋地转难以自己的沉重昏迷压力了——她双肩左右闪晃中，长剑迟迟不落在地上。

她手中只要有剑在，三丈外端木良就不敢向她接近，因为端木良还真的怕劳爱是装出来的，只等自己一接近，她便突然向自己施出杀手，这种当他端木良是不会上的。

双目已缓缓的闭起来了，但劳爱仍然不即倒下……这时连端木良也感觉疑惑起来了。

不由得伸手抽出那个白布巾细看一遍，自语道：“这女罗刹真利害，倒而不倒的她是怎么挺得住的？”

就在这时候，“当”的一声，劳爱手中长剑脱手，身子已开始左右摇摆……

端木良一见，又是一声哈哈大笑，道：

“倒也！倒也！”

“咚”的一声，劳爱斜着躺在地上了。

拾起地上长剑，端木良看了一下，一脚把地上的劳爱踢了个脸朝上。

于是，劳爱的一张俏丽脸庞露了出来——

长剑已扬，端木良的牙齿咯咯作响中，“嗖”的一剑往劳爱的颈上挥去

——
剑头只差半寸便掠过劳爱的项上，但端木良却冷笑一声，自语道：

“端木大爷不会要你如此轻松的死掉，老子总得折腾你个七荤八素而又死去活来，再送你上路！”一闪身，西瓜挑子篮内取出根麻绳来，又把自己的双刀取出来插回腰上，急匆匆的把劳爱系了个四马攒蹄送上马背，自己也跃身骑在马上。

“双刀将”端木良似是胸有成竹的拍马便往高原一处大树林中驰去，回头看，夕阳已落山，隐隐的一片雾气氤氲中，只见驻马店已是万家灯火了。

活脱一滩稀泥似的，劳爱口中尚在呓语而又吐出白沫，但在端木良觉得，搂在怀中的劳爱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因为谁也想不到，自己今日竟然打了这么一只大雁，这是连谁也不敢想的事呀！

已经进了这片方圆不过一里的树林子，树子里有一处小广场子，场子上有一半长着嫩草，伍家祠堂就静静的在这场子一边。

这些祠堂有个剥落的大院门，三面围墙，正面是三间大屋子，祠堂里除了伍家的各代祖先人名牌神位之外，有张大桌前面摆了个大香炉，三几个蒲团，并放在地上。“双刀将”端木良骑马直入伍家祠堂的院子里。地上铺的尽是灰砖，而灰砖已有不少破损，坑坑凹凹中马蹄声发出脆响。

廊柱下面，端木良把劳爱的枣骝马拴上，望着地上的劳爱嘿嘿笑了一声，这才匆匆走到院门前把门关起来。

一手提起地上劳爱，端木良把劳爱抛在一个大蒲团上面去，自己立刻到马前解下鞍上吃的喝的来。祠堂内有的是残烛火种，端木良早燃上一个放在案上，这才打开袋子取出吃的，边仔细地把沉迷中的劳爱看了又看，心中大是高兴……

一连喝了几口水，端木良突然一口吐在劳爱面上。劳爱“啊”了一声，摇着沉重的头睁开眼来，不由全身一震，见自己仍被捆着，这才松了口气！

斜身靠在案桌边啃着劳爱袋中的酱肉，端木良冷笑连连道：

“臭丫头，你也会有今日呀！”

劳爱沉喝道：

“你想怎样？”边双手暗中运力，无奈何那根麻绳是新的，又是被端木良捆了个施不上力气。

早听得端木良道：

“不怎样，先奸后杀，如此而已！”

劳爱怒道：

“你敢！”

端木良哈哈笑道：

“有什么不敢？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劳爱不由环视四周，道：

“准是谁家祠堂。”

端木良道：

“对了，这是伍家祠堂，高原上的伍家祠堂可够荒凉的，十里之内无人家，听人传说这儿还死过人闹过鬼呢！”劳爱也知道这处祠堂，不错，是很荒凉，祠堂后面还埋了不少伍家的人呢！

这次可真的完了，只这端木良忒也可恶，自己真的就这么毁在他手？

心念间，劳爱道：

“端木良，我们可不可以打个商量？”

酱牛肉自口中拔出来，他没有咬一口的便是一声大笑，咧着大嘴翻着斜眼，端木良道：

“商量？这时候还谈什么商量的？”

劳爱道：

“如果……如果你不糟塌我，那就随我上六盘山去，我不会亏待你的。”

“呸！”端木良骂道：

“那‘大邪刀’司马玄也未曾亏待我端木良，今日我是以复仇之心替大雁堡找回公道的，上天的安排，造化的巧合，你这女罗刹今落我手，你想我会轻言放弃的跟你上六盘山去当降将？门都没有！”

劳爱道：

“你不跟我上六盘山没关系，你可以开个价，我以信物着你送上青龙会，他们绝对会照数奉送，你怎么说？”

“你还是省省劲吧，再多的银子也挡不住你的这么一身细皮白肉惹大爷眼红，我们先就在这伍家祠堂内，颠凤倒鸾的云雨巫山一番吧！”劳爱大怒，道：

“端木良，你真无耻！”

端木良那塌鼻子一耸，道：

“男女只单独待在一起，奶的皮，还他什么叫耻不耻的做了再说吧！”说着，他弯腰提起地上劳爱，双手又急为巧妙地把那根麻绳拴了个花样，一边已连在那个大石香炉上面了。

猛回头，劳爱一口气咬到端木良的手，却被端木良“沙”的一声扯下粉红衫来……

劳爱狂声大叫道：

“端木良，本姑娘绝饶不了你！”

而端木良面色一寒又笑，道：

“那是他娘的下辈子事情，你不嫌说的太早了！”劳爱一急之下双手反抓大香炉，扬起双脚连环踢出十七腿，口中厉喝道：

“端木良，你这畜牲不如的东西，你拔刀呀！”端木良就在双手连连阻挡中，不怒反笑地道：“臭丫头你认了吧，今天我二人就在这伍家祠当里凑合着入洞房吧！”

劳爱真的是急出眼泪来了，她再也想不到自己会遇上这种窝囊事，真后悔大元没有来。

“臭丫头，老子倒希望你那股子杀人的狠劲这时候施出来，看看你的道行高，还是端木大爷的本事大。”说着，只见他奋力压在劳爱身上。那端木良是个粗壮大汉，短粗如戟的胡茬子，便在他搂压住劳爱的时候，伴着劳爱的啃咬而猛往劳爱的脖子根直磨蹭……

劳爱的双腿仍然是在下面交互的狂踢不已，但她越踢却越叫端木良顺利的用身压在她两腿之间——于是，劳爱真的是四肢不着力了。

端木良宛似一头啃着一头绵羊的疯虎般，尽在劳爱的身上吻咬抓啃，口中尚且“呜呜呀呀”的发着呓语不停，这光景哪像是在为大雁堡报仇，简直的把劳爱当成了自己的泄欲对像了。

劳爱已不再反抗了，她知道自己的处境，再反抗也只是徒增端木良的残暴，她甚至在端木良伸手撕开她那绿色丝裤的时候，也不再有所反抗。

端木良心中大乐，以为在一阵疯狂刺激中劳爱被征服了，如今真的变成了任人摆布的小绵羊了。

他忽的哈哈大笑，道：

“臭丫头，你终究想通了是吧！只要你能叫端木良大爷称了心如意了，这杀与不杀自然就有得商量了。”劳爱仍未开口——

不开口表示她同意了。

端木良怎的会想到别的？

于是他嘿嘿笑着站起身来，匆忙的解下自己身上的衣裤来，光景是要在伍家祠堂的几十个神像牌位前面，把蒲团当成了象牙床，大祠堂当成了花洞房，准备与劳爱共效于飞的鏖战了！

一件件的衣衫被端木良抛在地上——

端木良双目在油灯的照亮中似在喷火，他喘气有声的望着蒲团上白如雪的劳爱发着呆……

伸出一手抹去嘴角溢出的口水，双手十指箕张中正待往下扑去呢，突然间，祠堂屋外一声“嘿！”端木良一个哆嗦，忙厉喝道：

“谁？”

连地上的劳爱也已听到这声“嘿”了。

于是，一阵喜悦涌上心头，这真是最最可爱的一声“嘿”，她又怎能够错过呢？

便在这时候，屋外又传来了声音，道：

“好家伙，缺德事做到我家祠堂来了！”

端木良早拉上裤子披上衣衫，一把双刀已拔在手中。

只见他双刀挽了个刀花，跃身已到了祠堂院子里。劳爱本来是抱的希望很高，但他在听了那声音之后泄气了，因为那声音她十分熟悉，不就是“八爪神偷”伍大海的吗？如果叫伍大海去偷件东西，当然绝无问题，但要他同这大雁堡的“双刀将”端木良交手，只怕他不是个儿，凭他的本事，十招不出他便得躺下去。

端木良站在祠堂院子里四下环视，大半个月儿把他那粗壮的身影拖拉得既细又长的贴在地面上。

“朋友，你该出来了吧，端木良在此候教呢！”突然间，祠堂外“咚”的一声，那声音起自右面墙外。

端木良清啸一声，长身而起，双脚未在那高围墙上跳，而人已落在墙外面。

便在端木良刚落下地，远处又是一声“咚”！端木良一咬牙，低吼一声，道：

“狗东西这片林子不大，你跑不了的！”

这时候祠堂内已有了变化，只见一个身材瘦小人影，一闪而到了祠堂内，灯光下他见了劳爱那副模样，心中不由一怔，忙不迭的用匕首挑断拴在双臂上的麻绳，边摇头一叹，道：

“劳当家的，那个王八蛋没有得逞吧？”

是的，这人正是那个大龅牙矮子，江湖上“八爪神偷”伍大海。

劳爱忙着把破衣裤穿上，道：

“伍大海，你今来的可真巧，算是及时赶到呀！”伍大海一叹，道：

“说来惭愧，我本来在赌桌上玩了一阵子，不料昨夜一连的尽摸憋十，连饭钱全输光了，没法子只好赶回我们伍家祠堂好好睡上几天养养霉运，准备东山再起呢……”没等伍大海说完，劳爱忙伸手一推，道：

“一边躲着去，姓端木良的回来了！”

伍大海一怔，道：

“我到梁上看热闹去。”话声中他看长身而起，双手往柱上一攀，人已爬高在横大梁上了。

一把抓起地上长剑，劳爱冷冷的握剑坐在大蒲团上面，双目喷射着炽热的火焰直逼闪身进来的端木良。那端木良在闻得第一声“咚”的时候，那是伍大海用半个破砖头抛出去发出来的，第二声正是端木良跃进围墙时候，伍大海把另一块破砖掷得更远处，这样才能使得端木良以为是人跑的声音而追过去。

但伍大海在把端木良诱出祠堂以后，他方才看清楚地上的女子竟是青龙会当家的劳爱，心中自然也是大吃一惊的忙替劳爱把麻绳挑断。

那端木良在树林中好一阵奔追，以为来人必然逃去，这才忙又跃进祠堂来。

他绝对忘不了地上还拴着的劳爱。

但就在他走进祠堂，灯光下见劳爱双手抱剑怒视着自己的时候，不由得全身一哆嗦，道：

“你……你……”

缓缓的站起来，劳爱道：

“端木良，你是自己动手呢，还是我下手送你上路？”端木良双刀一摆，怒道：

“娘的老皮，不吃馒头也要‘蒸’口气，端木大爷也非是泥糊纸扎的，别把自己估得太高了。”

劳爱冷哼一声，道：

“我再说一遍，你想死得痛快，就自己抹脖子，如果由我动手，你会死得更惨。”端木良骂道：

“先说说是哪个王八蛋坏了端木大爷的好事？”劳爱一声冷笑，道：

“天作孽犹可说，自作孽不可活，你为了替大雁堡尽忠，为司马玄尽义，使用下五门手段，也尚可说得过去，千不该万不该的你竟还出色迷心窍的来个先奸后杀，你这是触了天怒的失去杀我的机会，这光景你又怨得了谁？”厉吼一声，端木良狂骂，道：

“娘的皮，老子是在问你暗中搅和的是哪个狗东西，你为何尽在放闲屁！”

劳爱缓缓站起身来，道：

“一个将死的人，有必要再去追问是何人妨碍了你的丑行？要我说你还是专心保命吧！”

端木良手中双刀一竖，脚踏丁字，缓缓移向劳爱左侧，他那只看来少个鼻梁的鼻子两孔一直抖动不已——劳爱并未稍动，她甚至连剑也未出鞘的直视着祠堂外面那黑黑的院子。

供桌上的油灯在闪动，闪动在人影的移动中，那便是端木良的身影，而劳爱根本不用偏头望，倒向一方的人影就让她知道端木良的一举一动了。

双刀突然在灯亮下一闪间，只见端木良的双刀一扫一劈，快逾电掣般汇集了交会的一束冷焰激流直劈向劳爱。长剑带鞘前推中，劳爱的长剑便在这发千钧中“嗖”的一声就猛然出鞘，刹时间油灯几手闪光逼压得摇摇欲灭。

劳爱一声清叱，右手长剑一拎疾送中，“追魂七八式”一招“天外流星”，“呛”的一声直穿进端木良布下的刀幕中。

犹似狂风般的剑气，直令端木良有窒息之感的急忙跃身后退不迭。

再次冷冷一笑，劳爱猛然拔身而起，一闪猝落，长剑挽起无数花芒，直把个端木良罩在她的刃芒中。“双刀将”端木良也非弱者，他见劳爱扑来，

人似躲在一层刀幕后，心中骇然，不及细想，早低吼一声挫身蹲地，双刀便在这时随着他滚地的惊急旋身中，舞出一路刀法来，也将自己全身护住。

劳爱长剑平扫中，冷冷笑道：

“最好快把你那压箱底玩意儿全施出来吧！”端木良便在一阵滚地挥刀中，斜刺里长身而起，口中大骂道：

“臭婊子，咱们有得玩的。”

劳爱不屑地道：

“你不配！”她话声中，长剑暴劈如江河一带，“嗖”声不绝中，早把个端木良再次罩在她的剑锋中。一阵金铁交击中十招刚过，端木良才真正明白面前这青龙会当家的武学，别看她是个未出阁的女流，但在动起手来便领略到那股剽悍威猛的力量，这是推动她武功发挥至极的泉源，便是一般男子汉，只怕也少有她这种摇山撼岳而又逼人的声势。

对较之时，端木良却想到对方的威势来，这对于自身只有增加压力，所谓气势已被对方压制，这便是对杀之大忌，然而端木良却又不能不去想。

气势虽被压制，但端木良也是个老江湖，知道此刻不拼命只怕真的难逃一死。

于是，他大吼一声，道：

“老子拖你垫棺材底去。”话声中，他舞动双刀如云里游龙，疾闪之下突然和身暴射而出，一团刀光黑影中，直冲向劳爱的怀里去！

这是一种玩命杀法，也是与敌同归于尽的一拼，运气的话，不定还会来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机会。对于端木良这种突如其来的一招，劳爱再次一声冷笑，突然横身劈出一剑，人却一跃而起，半空中她那带回的剑刃刹时宛如电光的闪掠，快得几乎逃过人类双目追摄，便在一声沉闷的冲击声中，端木良立刻狂叫出原始般的声音焰，身子打了四五转，“咚”的一声撞在墙上。劳爱双脚落地，大旋身，望着地上的一条握刀小臂——那是一条尚自蠕动的小臂。

油灯的照射下，端木良额角冷汗滚滚中，他破口骂道：“奶奶的，你怎不同老子硬拼！”

望着右手握刀，而右手又摇着鲜血狂喷的左臂端木良，劳爱轻描淡写地道：

“我说过，你绝对跑不了，当然你更非我对手，要我动手，你会死得更惨，但你没把我的话当成一回事的还要作困兽之斗，作垂死挣扎，现在，你领略到了吧！”端木良忿怒的抖着左臂断处，只见鲜血尽往地上流着，厉吼连连，道：

“来吧！端木大爷尚有一刀在手，臭婊子，你上吧……”

劳爱道：

“我不急送你上路，你大可喘口气我们再战。”劳爱这是要端木良多受些活罪，她可并非在怜惜什么，只要看她以手抓住破衫处那种气怒交加的样子，就知道她是如何的要大大折腾端木良了。

使力的喘了几口气，断臂处却痛得他龇牙咧嘴……也就在这时候，他心中突发奇想——

所谓奇想，那便是劳爱刚才的话。

他记得劳爱曾说过愿收他在青龙会门下……

再次喘了口气，端木良可真是痛迷糊了的，问：“刚才你曾说愿我归依

青龙会，这话算不算数？”劳爱一愣，旋即哈哈大笑，道：

“不错，我是说过这句话，但那是我给你的机会，可惜你把唯一可活命的机会白白丧失掉了。”

端木良道：

“你说话不算数？”

劳爱道：

“那时候你尚未对我无礼，处在那种时刻，只要你稍有悔意，我是绝对会重用你的，可惜的是你以为自己握着一对至尊，我却是一起憋十，所以 you 以至尊的心态，诱发你的兽性来，这又怪得谁来？”

端木良已是面色泛青，出气有声……

劳爱却迎着灯光，抚摸着手中长剑。

突然间，端木良大喝一声挥刀而上，他那断臂伤处鲜血，就在他跃身而起中溅流得满天血雨。

劳爱错身疾闪中，但闻“啪”的一声响，那端木良一刀拍在香案上的油灯上，刹时间祠堂内一片漆黑。端木良拍熄油灯，身法一变，腾空而起，光景是要借黑暗而躲在祠堂的横梁上呢。

但他再也想不到这时横梁上竟然还藏了个人。这人便是一真坐在梁上观战的“八爪神偷”伍大海。端木良人刚接近横梁，伍大海在上面可认得准，他不吭不声的一脚踢在端木良的头顶上，这才喝道：“滚下去！”

端木良绝想不到这时候梁上会有人，上冲之势一顿，他再也控制不住身形，“啊”的一声跌在地上。黑暗中，只见那仓猝闪避间，端木良的右手腕处一凉又痛，手腕未被劈断，但却也只是连了块皮，那把钢刀已落在地上了。

口中发出“滋滋”声，端木良仰面横梁上骂道：“娘的老皮，你给大爷滚下来！”

哈哈一声笑，横梁上的“八爪神偷”伍大海一跃而落在地上，只见他边掏出个火摺子来把香案上的油灯点亮，这才望着双臂全在滴血的端木良，道：

“端木良大爷，你可记得在下？”

端木良怒目直视过去，不由得大骂，道：

“好个该死的偷儿，原来是你小子暗中弄鬼呀！”“八爪神偷”伍大海这时可不会再惧怕端木良施狠，他淡然一笑，道：

“端木大爷，要怪也只能怪你选的地点不对呀，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端木良已痛的无力气再吼叫了，只是拿一双怨毒的眼神望着伍大海，牙齿在格格响……

伍大海一笑，道：

“这里是我们伍家祠堂呀！”边伸手一指香案上摆设的神位，又道：“你看看这上面敬的可全是在下的老祖宗们，平日里我这小辈后生但遇不得意时候总是来到我这些先人们面前诉诉苦什么的，不料今日你端木大爷硬是选在我伍家列祖列宗面前欲发兽性的想坑陷劳当家的，别的不谈，只你如此对付劳当家的这码子事，我伍大海便不能不插手管管，姓端木的，你就认了吧！”

劳爱伸手一掏，道：

“伍大海，你且退一边，别叫这禽兽不如的东西血流尽了，我还有他吃的生活呢！”

端木良颓然跌坐墙边上，咽着一口吐不出吸不进的气，尽在喉管打呼噜

地道：“你……你……还要……怎么来……对付我？”劳爱突然青芒连闪在端木良的面上，激荡的五花剑光合成一点……

端木良连闪躲也没有，他反倒是仰起脖子的希望劳爱一剑抹在他的脖根上。

然而事情却岂是他所祈求的，只见他的胸前一连落下三件东西！

啊！那不是东西，而是端木良的双耳与鼻子。端木良一声惨笑，他连叫也不再叫了，低头望着那两只耳朵与鼻子，宛似自别人身上掉下来的一般……连伍大海也看的直皱眉头。而劳爱呢？

劳爱却反手插剑回鞘，她回头对伍大海道：

“钉是钉，卯是卯，该谁的谁取，是谁的谁拿，现在他是你的了。”

伍大海一怔，道：

“劳当家的，你的意思是……”

劳爱道：

“端木良对我不规矩，但他还未曾得手，废他的手，破了他的面，我觉得也够了，这余下的该你的了。”伍大海愣然，道：

“可是端木良并未对伍大海怎么样，难道我……”劳爱伸手一摆，又指着供桌上的许多牌位，道：“伍大海，难道你忘了这是什么地方？端木良想在你列祖列宗面前逞其兽性，这可是对你姓伍的祖宗大不敬的事，你再不成材，也不能让人在自己先人面上撒屎吧！”猛的一拍脑袋，伍大海道：

“对、对，当家的不说伍大海还真的没有想到，这小子是该死，竟把我伍家祠堂当阳台，他该死！”劳爱点头，道：

“这便端看你的了。”

伍大海拔出匕首，一晃肩已到了端木良面前，一把揪住低垂头的端木良，骂道：

“王八操的，你可听清楚了吧，老子这就宰了你……”猛低头，只见端木良双目几已突出眼眶外，不由伸手在端木良鼻端一试，回头对劳爱摇头，道：

“当家的，这小子死了！”

劳爱急近前一看，又伸手在端木良脖根一按，这才点点头，道：

“算是便宜他了。”

大雁堡的“双刀将”端木良绝想不到自己竟会死在这伍家祠堂里。

原来大雁堡被青龙会洗劫以后，大雁堡元气大伤，堡主司马玄以下几个大将，只有端木良一人在看到情势已不可收拾后，立刻冲入一个人家躲过之外，其余的全被青龙会围困在堡内。

照理说，端木良应该负起责任来重振大雁堡，但他却以为自己没有战死而是逃避，似是无颜见江东父老，遂决心乔装打扮的想要找青龙会人报仇，以找回自己颜面。不料无意间竟被他碰上青龙会当家的，这种机会是他绝对不敢想的。

然而机会来临，他却没有把握住，可算造化弄人了。伍家祠堂内，劳爱端正一下自己衣衫，只是破的太过大了难以掩体，她稍作思忖，当即对“八爪神偷”伍大海道：

“又得麻烦你替我办件事情了。”

伍大海忙笑应道：

“当家的，替你办事可是小子求也求不到的，别的不说，上回西凉替你

跑腿，至今还觉着光荣呢！”

袋中取出一锭银子，劳爱对伍大海道：

“这是十两银子你收着，骑上我的马，赶到驻马店上去，找家绸缎庄，看看能不能替我买上两件衫裤的。”伍大海道：

“是应该先替当家的弄些衣衫了，不然这怎么见得了人呢？好，我这就去，别管新的旧的了。”

劳爱点头道：

“我在此等你了。”

伍大海望着地上尸体，道：

“容我先把端木良尸体拖出去，当家的再歇着也便不觉得恶心了。”

劳爱道：

“隔墙抛出去，你还是早点给我买来衣衫吧！”伍大海把端木良尸体拖出祠堂，隔墙抛在外面，边自言自语，道：

“老小子，你这是一身血腥味，不定把野狼给引来，你这身臭皮囊就难免遭狼吻了呢！”

拉马出了祠堂，伍大海对祠堂内的劳爱，道：“当家的不出一个时辰我便赶回未了，你请祠堂歇着吧，误不了当家的事的。”

劳爱点头，道：

“越快越好！”

于是，伍大海跃身上了马，奋力一夹马腹，那枣骝马似通人性的唏唏一声长嘶，洒开四蹄直往远处灯光点点的驻马店上驰去。

劳爱在祠堂里拉过个蒲团坐下来，她闭起双目，心中激动的在思忖着——

别管怎么说，这次若不是伍大海及时出现，只怕自己还真的难免遭到毒手了。

伍大海虽是个偷儿，只这件事情，自己就得好生对他表示一番。

酬谢的方式很多，是给他一大把金银呢？

不好，因为再多的金银，只要拿在他手中，他都会送到赌坊去。

那么在青龙会的几处买卖中给他安插个事情做吧！只怕也有困难，因为哪个地方也不会欢迎有个偷儿的。唉！还真难呀！

劳爱想的是不错，因为伍大海就是这种人，他自由自在惯了，银钱对他而言，那只不过是用来上赌坊的，别的便不知还有何用了。

现在呢！

现在伍大海骑马进了驻马店上，约摸着是二更天了吧，二更天最热闹的地方当然是赌坊。

啊！天宝赌坊不正有几个人站在台阶上指手划脚吗？

五、新娘的衣裙

马蹄声引得天宝赌坊台阶上三人注目望来，其中一人早哈哈大笑起来，高声道：

“好家伙，才几个时辰没见着，竟然骑上马了。”另一个也叫道：

“那不是伍偷儿吗？过年他还输了个鸟蛋精光的垂头丧气走了呢，只一转眼间竟然阔气了，这算什么古景。”“伍兄，我三人也才刚来到，今见伍兄前来，正好一齐进去一战，如何？”

伍大海摇摇头，道：

“我还有正事待办，约莫着我会因为办了这件事多少会捞上几个，你们且等着吧！”

三人一听，全围上来，早听其中一人道：

“伍兄，你别坏了我们规矩，难道你忘了我们的约定，见面赌三把呀！”

另一人起哄的笑道：

“对，见面赌三把，快下来吧，即算事情再急，先玩上三把也不迟呀！”

一手摸着怀中十两银子，伍大海道：“也只有十两银子，还得替人办事呢，如果输了，我拿什么替人买衣衫的？”

早又听得另一人笑道：

“哈哈，你别忘了自己是干什么吃的，弄几件衣衫还难不倒伍兄吧！”

伍大海一想也是，自己如果输了，干脆找家大户进去摸上几件衣衫去。

心念间，他仰面望望“天宝赌坊”那盏西瓜大灯笼，嘴角一咧，大龇牙全露了出来，笑道：

“好！大老爷坐大堂——吆五喝六去。”

三人帮着他把马拴在天宝赌坊门口，簇拥着短小的伍大海，一窝蜂似的挤进了天宝赌坊。

可也真是玄。

玄当然是伍大海的十两银子才在天门下了一把便被庄家扫去。

这地方可是不讲交情的，腰里没铜不敢横行，如果这时候有人要加以援手的借你几个，大概这人又在打你什么主意了。

拍拍腰间，伍大海长身而起，苦笑道：

“没了，我该去办正事了。”

这时早有几个人把伍大海按住，道：

“慌什么嘛，门口你不是还有匹枣骝马嘛！”猛的一阵摇头，伍大海道：

“那马不是我的，我也不会有马骑的，各位，且等一天吧，天宝赌坊是我的家呀，哈……”

就在这时，远处走来个大个子，他一手端着水烟袋，笑问道：

“怎的这般高兴，赢了？”

伍大海一看，全身一哆嗦，因为这人是驻马镇上的地头蛇，天宝赌坊可是他开的，那驻马镇北面五里地的尚武山庄上，“铁壁熊”字文山还是他的磕头兄弟呢。人称“灰面太岁”蓝风便是此仁兄。

涎脸一声哈哈，伍大海道：

“蓝爷，十两银子全输光了，我这就走人呢，可是他们却仍拉着我不放人呀！”

“灰面太岁”蓝风“哦”了一声，斗鸡眼一瞪，雷公嘴一紧，道：

“这证明你伍偷儿尚有信誉，他们愿意你欠帐嘛！”伍大海道：

“就算欠帐也得等我先办完事情。”说着他一矮身子，匆匆自桌下面钻出去，一路到了天宝赌坊外。

大门外，他喘了一口气，心中着实一紧张，因为蓝风已知道劳爱同宇文山两家之间的事情，他曾听蓝风大骂劳爱不识抬举，早晚要替兄弟出口怨气呢。

如果劳爱在伍家祠堂的这码子事被他知道了，又不知要弄出什么事非出来，一旦到了那时候，只怕连劳爱也不会轻易饶过自己了。

拉马走在街道上，伍大海心中琢磨，绸缎行自己是进不去了，得找家大户弄几件衣衫出来，伍家祠堂里，劳当家还在等着呢！

突然间，附近有家大门打开来——

从里面正嘻嘻哈哈的走出几个人来，伍大海望去，只见是两个老夫妻在送客人呢。

只听那灰髯老者抱拳笑道：

“烦请禀告亲家翁，三天回门三天住，明日一早就送她回去了。”

伍大海隔着马腹瞧过去，早见大门内的正厅廊下有个女子站在那儿，一身衣衫可着实美，灯光下还亮闪闪的，显然是绸缎制做的。

伍大海一笑望望这家大门，当即拉马走去。

附近有棵老榕树，伍大海把马拴在树下面，自己蹲坐在马旁边，而驻马镇已在慢慢沉静下来了。

约莫着半个时辰过去了，伍大海这才站起身来，缓缓走近那家大门口。

附近他只是稍一打量，腾身已翻过大门里。

伍大海是个矮个子，武功虽然平平，但他的轻功了得，只在屋脊上几个腾跃，早已摸近一处楼阁前。隔着屋脊望过去，只见这座大楼十分豪华，廊下面只挂了个玻璃宫灯，似是照路的，那些廊柱与门窗，全是盘龙雕花，净光闪亮，二楼上天热还开着几扇窗子。伍大海施展夜鸟投林身法，毫无声息的进了楼内。说多巧便有他娘的多巧，这间楼内的大床上面，正躺着两个人，二人的衣衫就脱挂在帐外面。

均匀的鼻息声传来，伍大海凑近床前望去，不由得想笑又未敢笑的伸手捂住自己嘴巴。

原来那床上正睡着一男一女，女的一头秀发正把个男的一张脸遮掩了一大半，二人头顶头宛似斗绵羊。轻轻伸手取出女的衣衫，伍大海连女的内衣也一齐扫数包起来。

匆匆的跃出这家大宅子，伍大海这才坐上枣骝马吹着口哨拍马直驰伍家祠堂。

已经是四更将尽了，伍大海才赶到了伍家祠堂里，早见劳爱已走出院子来，道：

“怎的去了这么久？”

伍大海抹去额上汗，道：

“现成的新衣没买到，只得买来这几件，劳当家的你快穿上看看合不合身呀！”

劳爱见了衣衫，也不再多言，立刻拿了就走，一径到了祠堂里，灯光下她看了一遍，不由赞道：

“这还是新的嘛！”

伍大海可不敢走进祠堂里，他站在院子里问：“劳当家，可适合？”

劳爱边穿边应道：

“不错，还算适合，只是稍见小身了些。”

劳爱绝对想不到她现在穿的这身衣衫是何人的，当然，伍大海更是不会去管这衣衫是谁的，他只要能交差便阿弥陀佛了。

上身也是粉红绣花的，下面是长裙子，劳爱一向是穿长裤，这时她穿上裙子，更见她妩媚动人一面。款款走出祠堂，劳爱来到自己马边，笑对伍大海道：“今夜你做的这两件事令我心存感激，但却想不到给你什么样的报答……”

伍大海忙摇手，道：

“劳当家的，你这就见外了，上回替你跑一趟西凉，你大方的给了我五十两金字，这次只是碰得巧，顺手劳罢了，你就别放在心上了。”

东方已在发白，高原上又见晨风开始吹刮，祠堂四周的树叶已抖动，劳爱伸手入袋，狠狠抓出几锭银子，道：“这些你先收下来用……”他一顿又笑笑，道：“我很清楚你的毛病，没有赌你会活不下去的，我也不勉强你去戒，但能尽量少赌就少去赌。”

伍大海捧着一把银子，那大概足有七八十两，心中正自高兴呢，早听劳爱又道：

“真要混不下去，青龙会欢迎你去，不过夜里这码子事你最好把它忘掉。”

伍大海忙点头，道：

“我会的，我会的！”

劳爱腾身上马，调转马头没往六盘山方向去，而是赶往附近的驻马店，伍大海忙高声叫道：

“劳当家的，你这是走错方向了吧，那是往驻马店去的 这一条才是回六盘山的呢！”

劳爱回头道：

“我知道，但我得先我家客店洗去这一身霉气呀！”劳爱说的当然是端木良在她身上一阵啃咬与抓舐。伍大海却担起心事来了。

因为劳爱那身衣衫，如果被正主儿碰上，我的儿，这可有的戏唱了。

伍大海搓手直跳脚，眼睁睁望着劳爱拍马直驰驻马店，心情恶劣得大骂“天宝赌坊”三位赌友害人精！劳爱一马进了驻马店时候，驻马镇的街上已见行人，不少人望着策马而来的劳爱，投以奇异眼神。

马上劳爱也直拿手拢那散乱后被自己又扎起来的长发，匆匆的策马到了“驼铃居客店”外。

这时从店内走出个小二，几天前他侍候过劳爱，那时还有个背剑大汉跟着，今见她一人前来，早迎上去笑道：“姑娘这是赶夜路了，快请进店坐。”

劳爱翻身下马，立刻对店小二吩咐，道：

“别管吃的，先弄一大桶热水送进客房里，快！”小二知道赶夜路的客人多半进得客店来就是先洗个澡清爽清爽自己，然后吃顿饭睡上一觉。

闻言忙点头道：

“姑娘跟我来！”

就在数天前她住过的那间大客房里，劳爱好生的把自己泡在个大木桶里，口中哈着大气的撩水洗着，她这时在想，如果不是伍大海及时冒出来，

只怕自己现在已血溅伍家祠堂了，因为端木良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的。劳爱又望望床上堆的衣衫，不由一笑自语，道：“这伍偷儿可真会办事，这套衣衫也不知他是打从哪儿弄来的，倒也十分相衬呢！”

洗过澡，劳爱又吃了早饭，立刻付帐走出“驼铃居客店”来，只见街上已是车水马龙一片热闹景象了。驼铃居走出这么一位如花似玉美娇娘，早引起一阵骚动，人们谁不投以惊奇眼光直望着劳爱骑马而去！蹄声得得中，前面正有棵大榕树，附近有家大户，门口又是轿又是马，七八个家丁正忙进忙出呢。不料这时有个年轻人走出来，正看到马上的劳爱，一怔之下，他横身拦住劳爱：

“总算我们第二次又碰面了。”

劳爱见是尚武山庄少庄主，自己解除婚约的未婚夫婿宇文长江，先也是一愣，旋即冷冷道：

“有事？”

宇文长江道：

“当然有事。”

劳爱俏嘴一掀，道：

“与我有关？”

宇文长江已是肝火直冒地道：

“我问你，长青门少门主‘青衫羽士’南宫兆呢？他是被你杀了？还是被你抓去六盘山了？你快说！”沉声一哼，劳爱道：

“你以为他是被我所杀？”

宇文长江道：

“总是八九不离十。”

劳爱道：

“可是谁见着了？”

宇文长江大怒，道：

“劳爱，你以为自己真的了不起呀！那日你不请自来，表现得目空一切，你几曾把尚武山庄看在你眼中？”他一横身踏前几步，又道：“那‘青衫羽士’南宫兆便是看不顺眼你这种长辈面前卖老大的一马追你去，怎么的，你不敢承认了？”

劳爱冷笑一声，道：

“宇文长江，你真的以为那日我是专程去向你道贺？嘿嘿，我只不过是借机会归还一件东西罢了，如今劳家与你宇文家情断义绝，两不相干，再要在本姑娘面前吹胡子瞪眼睛，小心本姑娘翻脸不认人。”

宇文长江仰天一声哈哈，道：

“你能对本少爷怎样，尚武山庄可并不把你青龙会看在眼里呢！你少在驻马店上耍威风？”

一听马上女子是六盘山青龙会的人，刚走出门来的一对老夫妇忙拉住宇文长江，道：

“孩子，你就少说一句吧，别惹事，青龙会我们惹不起呀！”宇文长江戟指着马上劳爱，道：

“岳父呀！你知道这女子何人？她便是我订过婚的未过门老婆，她下海当强盗，你想想我宇文长江会娶个强盗婆？真是笑话！”

劳爱气得脸发青，一按剑就要翻身下马来呢，早被那老夫妻二人施礼不

送地道：

“姑娘你快走吧，我女婿定是酒吃多了。”

就在这时候，大门口红影一闪，宁文长江的新婚妻子走出来了。

劳爱马上望去，心中也是一惊，这女子生得好美！宇文长江见妻子走来，早上前一把搂住，故作亲昵状的高声对劳爱道：

“多谢你让位才使我得到如此美貌的娇妻，她才是个真正的女人，哈……”

劳爱气得全身颤抖不已中，突见宇文长江怀中的娇妻一指自己，尖叫道：

“我的衣裙，你怎么穿我的衣裙？啊！原来是你把我的衣裙偷去的呀！”

劳爱惊怒交迸中，低头一看自己穿的衣衫，不由面色由青转红，望望四周围观的人群，咬牙粗声，道：“笑话，你我穿的这种衣裙那是极为平常的衣衫，你再要信口开河，胡言乱语，小心我劈了你！”

那女的父母早上前拦住自己女儿，道：

“小玖，你千万别胡说，你知道她是谁？”小玖正是宇文长江的新婚妻子，闻言早又反指着马上的劳爱，道：

“我是不认识她的人，但她穿在身上的衣裙我认识，你们看上衣领口绣的两只蝴蝶，那是我亲手绣上去的，还有她穿的裙子上面配的两条彩带……”

灰发老者早拦住女儿小玖，急急道：

“别再说了，你能绣别人也能，快回屋里再说。”宇文长江仰天打个哈哈，道：

“这年头强盗与小偷本就没什么区别嘛，连别人身上穿的衣衫也会动心的下手偷，哼！”

劳爱一听大怒，戟指宇文长江道：

“你敢侮辱本姑娘？”

宁文长江道：

“证物尚在你身上穿着，难道你能否认？”

劳爱心中在想，自己明明给了伍大海十两银子要他买的，自己又如何知道这偷儿是在这里偷来的？可恶的伍大海，他怎的不明说，否则自己也不会来这驻马镇了。双目发呆，劳爱咬牙“格格”响中，突听得宇文长江又道：

“堂堂青龙会当家的，原来也是个手脚不干净人物，青龙会的……”

宇文长江话未说完，突然一团彩影当头罩下来，他尚未及出手，已听得“吧吧”两声脆响，那彩影半空中一个平旋，又飞回马背上。只听得马上的劳爱怒喝道：

“这只是个小小教训，下次遇上，必取你性命！”紧接着，她力夹马腹，直往驻马镇外冲去。

宇文长江挨了两记耳刮子，直不愣的呆若木鸡，他实在难以相信劳爱的本领如此了得，竟然面对面的自己没有还手机会，这个人可真丢大了，那么“青衫羽士”南宫兆只怕真的要倒大霉了。

围观的人群，听说马上的美娇娃竟是六盘山青龙会的当家，一大半还不相信呢，不料劳爱露了一手“云里摘月”，还真令人咋舌不已，这时除了惊异之外，谁还敢上前去拦她的。

劳爱一怒出了驻马镇，拍马疾驰直冲高原而来。她心中可在怒骂着伍大海，谁的衣裙不能偷，却偏偏偷宇文长江新娶的老婆，阴错阳差的弄得自己当街出丑。只不过一个多时辰光景，劳爱已到了伍家祠堂，翻身下马，她提

剑直入院门，边高声道：

“伍大海，伍大海，快出来！”

祠堂廊上转出个人来，只是这人并非是伍大海。劳爱一怔，问道：

“你是谁？伍大海呢？”

那人摇摇头，道：

“姑娘，只怕你要找的人已经死了！”

劳爱一惊，只见这人衣衫破烂，手臂与腿上尽是鲜血，一把青钢剑拄着地。再看这人，还真令劳爱怦然心动，只见这人年不过二十余岁，剑眉星目，胆鼻阔口，稀疏的几根胡子外，木讷中带着忠厚，只是一根蓝布带子已不能把头上的乱发扎住而使得他看来有些狼狈。

劳爱走近这人，边问道：

“你说伍大海死了，他是怎么死的？在哪儿？”那年轻人摇头一叹，道：

“他死的可惨啊！只怕已辨认不出他的模样了。”劳爱惊异地道：

“可是死在祠堂中？”

那年轻人道：

“祠堂内有血，但人是死在祠堂外的。”说着伸手一指，道：“呶，就在那处墙外面。”

劳爱指着年轻人，道：

“你的这身伤……”

一声浩叹，年轻人道：

“我这是五更天尚未到路过这里的，听得群狼争食，掩过去一瞧，只见少说也有三十头恶狼在啃食一个人，我以为那人尚有救呢，就挥剑杀入狼群，不想这群恶狼见我入，早蜂拥着围上我，所幸我距离围墙近，就在一阵砍杀中，虽被我杀死几头狼，自己也被咬得几处伤口，不得已只好跃上墙头。”他一顿又道：“天亮了，我才看清那被咬死的人竟早已四肢不全，血肉模糊一片了。”劳爱忽然想起端木良来，这人可能把端木良的尸体当成了伍大海的了。

心念及此，劳爱早走至墙边腾身而上了墙头，往外看去，立刻便知道那尸体并不是伍大海的。

冷冷一笑，劳爱正要返身呢，不料那年轻人竟然也跃上围墙来，道：

“就是他。”

劳爱惊奇的望着身边年轻人，道：

“他不是我要找的人。”

年轻人，“啊”了一声，见劳爱跃下墙头，也立刻跟着下来，边又叹惜地道：

“这人死的可真惨！”

劳爱一声冷笑，心中暗想，这年轻人自是不会知道端木良是如何死的。

就在祠堂外，劳爱望望四周，知道自己走后，伍大海必然也跟着走了。

当然，八成那伍大海又去赌坊了。

劳爱已坐上枣骝马，她低头望望一身破烂的年轻人，只见他身上几处尚在流血，不由自怀中摸出些伤药抛向年轻人手上，道：

“快把药涂上去，也可以减轻痛苦的。”

年轻人接过药来，抱拳道：

“谢谢姑娘！”

边调转马头，劳爱又道：

“你得去买两件衣衫换上了，手头可方便？”年轻人一笑，道：

“银子我还有，我这是一路赶回西凉去的，省着花用，尚能拿几个去买衣衫的。”

劳爱听说这年轻人是回转西凉，不由得下马来，仔细的望了这年轻人几眼，道：

“你是西凉人？”

那年轻人点点头，道：

“在下西凉槐山人。”

劳爱一听又道：

“你是槐山人？”她看了年轻人一阵，又道：“请教公子贵姓大名。”

年轻人道：

“在下方敬玉。”

劳爱点着头，道：

“那地方的人多都把自己名字带个‘玉’字，正说明槐山出宝玉。”

年轻人一喜，道：

“原来姑娘也知道槐山出宝玉呀！”

双手抱拳，又道：

“请问姑娘芳名高姓。”

劳爱道：

“我姓劳，劳力的劳。”

年轻人笑笑道：

“劳姑娘……”他突然一怔，又自语地道：“劳力的劳，劳……”

劳爱立刻问道：

“怎么啦？”

年轻人忙笑道：

“没什么，没什么！”

但劳爱已从方敬玉的眼神中发现了什么，她缓缓的又拉马走入祠堂围墙内，道：

“有件事情，我想顺便向方仁兄打听。”

方敬玉道：

“劳姑娘尽管问。”

劳爱突然满面冷峻地道：

“两年多前，槐山发生一桩武林凶杀奇案，不知方仁兄可曾听过？”

方敬玉一愣又惊地道：

“姑娘可是说那有关于天下之最的‘玉王玉后’之事？”劳爱精神一紧，点头道：

“不错，正是有关‘玉王玉后’之事。”

方敬玉道：

“本来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不在槐山，我是事后才听长辈说的。”他一顿又道：“不过事情发生的经过应该没有多大出入。”

伸手在鞍袋中又取了些吃的，劳爱把东西送到方敬玉的手上，笑笑道：

“该吃些东西了，你先吃些，完了我再听听两年多前的那档子事情。”

方敬玉也不客气，因为他也真的需要些吃的。劳爱又把马匹拴在祠堂廊

下，自己也取了些水来喝着。年轻人吃过东西，又把伤处敷药包扎起来，这才拉过一张蒲团面对劳爱，道：

“劳姑娘，你也坐下来吧！”

心情有着激动，劳爱道：

“我站着也是一样，你快说吧！”

年轻人看了劳爱一眼，缓缓地道：

“有位被人杀得血肉模糊年约五十左右汉子，听说这人也是姓劳，姑娘既如此关心此事，则必然与那位被杀的人有关系吧？”

劳爱点点头，却未开口。

方敬玉道：

“槐山出宝玉，但宝玉以龙舌沟为最，两年多前，盛传有玉王玉后已被人取得，那是两块浑圆如鹅蛋大小的两块精玉，通体不见一丝杂色，托在掌上迎向日头，但见通体透着乳白，毫光四射，美丽极了，似这种只有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多见的宝玉，论时价只怕无价。”

劳爱道：

“这些我已知道，我所要想知道的，是你们槐山地方的人们，有谁知道那七个蒙面凶手的！”

摇摇头，方敬玉道：

“没人知道，即算是看到他们的人，只怕一个也不认识，因为当时是在黑夜，但有一件事情，不知在下当不当在姑娘面前讲？”

劳爱一笑，道：

“你应该说。”

方敬玉道：

“但我必须先知道那位被杀死的姓劳的又是你的什么人？”

劳爱道：

“我爹。”她语气平静中含着悲痛。

方敬玉当然看得出来，这时听说那姓劳的竟是这位姑娘的爹，不由一叹，摇头道：

“那在下还是不说的好的。”

劳爱道：

“不论是褒贬，兄台尽管说来。”

方敬玉思忖一下，才道：

“在下事前说过，这些只是在下听得来的，当然不一定真实了，还望姑娘听了千万别放在心上。”

劳爱知道方敬玉在安慰自己，当即淡然地道：“事隔两年多，我也只是想知道得更明确一些罢了，方仁兄不必有所顾及。”

方敬玉道：

“好吧，那在下便直说了。”他抹抹嘴巴，缓缓道：“槐山出了玉王与玉后，这在地方上是件大事，地方上设礼祭天，击鼓鸣锣的用大红绒布包起一顶大花盘子，抬着那两颗宝玉在地方上游行，准备七天以后呈送西凉王做为大王爷的寿礼呢，当然地方上也加派人员防守着，却不料第三日晌晚，游行刚完，人群中突然冲出一个红面大汉，这大汉手施一柄劈山大头刀，腾空而起中早跃近抬宝玉人的近前——”年轻人望望劳爱，见劳爱神情似在激动呢！

劳爱见方敬玉忽然不言，低头道：

“怎不说了？”

方敬玉道：

“那个虬髯红面大汉，后来有人说他是青龙会当家的。”劳爱道：

“你应该接下去说的。”

方敬玉道：

“如果这红面虬髯大汉真是你爹，那他就太过于残忍了，因为……”

劳爱道：

“我只想听当时事情经过。”

方敬玉道：

“这红面大汉刚一落地，他竟在一招之间斩去三个人的脑袋，同时奋起一脚，把个老者踢在房顶上当场呕血而死，而他却双手握刀一阵劈杀，光景是挡者披靡，宛如虎落羊圈，就在他一阵疯狂砍杀中，突又见他凌空而起，空中大旋身，而绒盘子上的两颗宝玉已被他揣入怀里，也只是几个起落，便走的无影无踪……”劳爱忙追问，道：

“可是他怎会被人杀呢？”

方敬玉道：

“就在红面大汉刚走没多久，槐山地方正在一阵慌乱呢，突又见七个劲装人跑来，他们在听了众人的话后，立刻又追去了。”

劳爱道：

“七个人？这七个人会是谁？”

方敬玉道：

“那七个人什么来路就没人知道了，不过他们七个人还真够快捷的，竟然把红面大汉堵在龙舌沟中，但他们在一阵围杀中伤了红面人，却未曾在红面人身上搜出宝玉，所以才动刀尽往红面人身上砍，当然是逼红面人说出把宝玉藏在何处了，只可惜……”

劳爱道：

“只可惜我爹死也不说出藏玉地点来。”

方敬玉点头，道：

“后来你爹留下一口气，槐山人找到他的时候，他只能说是七个蒙面人向他下的手，依在下推测，这七个人必然认识你爹，否则他们又何须蒙面？”

劳爱点头，道：

“这么说来，宝玉仍然被我爹藏在槐山的龙舌沟了。”

方敬玉点头，道：“不错，虽知道宝玉仍在龙舌沟，但槐山人几乎掀翻龙舌沟，就是没有再发现宝玉。”

劳爱突然一声冷笑，道：

“我爹临断气的时候也叫我别为他的死去找仇家。”点头木然的样子，方敬玉道：

“不错，人们也是这么说的。”

劳爱道：

“方仁兄，你今就要回西凉了？”

方敬玉点头道：

“离家一年了，回去家乡看看。”

劳爱道：

“有件事情相托，只是我们萍水相逢……”

方敬玉忙笑道：

“在下乐意为姑娘效力。”

劳爱道：

“方仁兄真愿帮我？”

方敬玉道：

“当然。”

劳爱心存感激，目芒中隐隐然已表现出来，她拢一拢鬓发，道：

“替我打听那七个蒙面人用的何种兵刃。”

方敬玉点头道：

“在下尽力而为。”

劳爱抱拳施礼，道：“谢谢方仁兄相助，六盘山青龙会总堂口，劳爱摆酒恭迎大驾了。”

方敬玉心中琢磨，原来她叫劳爱，连忙称谢道：“不敢，只一有了消息，在下立刻赶来六盘山相告。”

望望方敬玉身上的伤，劳爱道：

“何不找匹马来代步？”

苦涩一笑，方敬玉道：

“实不相瞒，在下一直跟着师父在江湖上走动，我师父‘苦行僧’了了大师，现在正住在天王庙，我这才先行赶回西凉探亲的，哪会有马可乘。”

伸手取出几锭银子，劳爱道：

“收下吧，赶着到镇上买匹马代步，这样便走得快些。”

方敬玉还想推辞，劳爱已笑道：

“你我江湖中人，何必在银子上拘礼的。”

方敬玉接过银子，道：

“姑娘准备往哪道而去？”

劳爱道：

“我回六盘山，就等你的消息了。”说完跃身上马，朝着另一方向疾驰而去！”

那方敬玉也稍事歇息，才缓缓走出伍家祠堂朝驻马镇上走去。

就在这时候，伍家祠堂正门里，那块巨大的匾额后面，“唿”的一声跃下个人来。

不错，他正是龇牙外露的矮子，“八爪神偷”伍大海。

原来伍大海见劳爱骑马直驰驻马镇，心中立刻嘀咕起来，因为他偷的那衣衫万一被正主儿遇上，劳爱必然会当面出丑，其结果可想而知。

但伍大海已是两夜未合眼，只得找个地方睡一觉，他知道自己家门的祠堂没地方躲，只得跃上这块尘土半寸厚的匾额上睡下来。

他说睡便睡，甚至连方敬玉墙外斗群狼也未把他吵醒，也就在日出一竿高，劳爱的马蹄声才把他惊醒，他听劳爱的呼叫声，知道真的被自己料中，再大的胆子他也不敢爬出来，只得屏息的听着他们的对话。

如今，他却相当得意的抬头望望那块大匾额，黑漆的底面已剥蚀，四个大金字已蜕变成暗灰色，但仍可以看见四个金刚苍劲大字：

“佑我子孙。”

伍大海耸肩一笑，自语道：

“祖宗们，谢谢啦，哈……”

伍大海走了。

他当然是走向驻马镇的。

因为“天宝赌坊”才是他认为的快乐之地呢！劳爱一马驰回六盘山，把马留在前山的大茅屋，早听得前山发出一支响箭直冲云汉。

劳爱人尚未走近吊桥呢，吊桥的另一边石总管与祈老八、余唐、韩彪等，正率领着近百名青龙会兄弟，分排两边在迎接了。

劳爱端正一下衣裙，赳赳然的走上吊桥直往对岸走去。

石总管等见当家的突然穿着裙子，这就透着新鲜，因为劳爱一向皆以长裤加上薄底快靴，而今脚上仍是靴子而下身却穿着裙子。

劳爱过得吊桥，大元已忙着上前接过长剑。

祈老八已当先施礼，道：

“当家的好！”

紧接着所有迎接的人皆高声问安——

劳爱点点头，高声道：

“兄弟们大家好。”说完大步自中间走过，直往山道上走去。

这时石总管上前紧跟着，低声道：

“当家的，南宫兆那小子这几日似是憋不住的嚷嚷着要见你呢！”

劳爱“啊”了一声，道：

“他要见我？”

石总管道：

“这两天送去的饭还被他摔出洞外呢！”

劳爱冷然一哼，道：“那就饿他三天不给饭。”

就在这时候，迎面有个小孩子跑来，边高声道：“姐姐，姐姐，你回来了，我的糖葫芦呢？”是的，来的正是劳正。

劳爱还真的一怔，因为他就是忘了给小弟买上几串糖葫芦带回来了。

忙伸手入怀摸出一块银子，劳爱笑对小弟道：“且等等，我要他们下山给你买去，姐姐办事忘了给你买了。”

劳正挣脱姐姐双手，退了一步，小嘴一翘，道：“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不吃了，你看你尽给自己买新衣服穿，哪会管我呀！”说完回头跑回后寨去了。”劳爱心中一痛，小弟又如何知道这身衣裙的来路？是的，这是回门新娘子的衣裙，当然是新的，偏偏就是被伍大海这偷儿弄来，自己一肚子委屈尚未找地方出呢，却又被小弟这么一叫，心中大是不对劲！

劳爱伸手却未开口，她摇摇头，一叹——

余唐早笑道：

“想吃糖葫芦还不容易，着人下山去买上个三五十串回来，准叫少爷啃个三天也啃不完。”

劳爱突然回身，道：

“你们堂上等我，我去换件衣衫就来。”

石总管道：

“当家的刚回来，今日该先歇一宿，明日再说吧！”劳爱道：

“不，你们等我去。”

于是，劳爱大步走向青龙会总堂后面的大楼阁内，而楼上已是劳正的哭声传下来——

六、走马不换将

劳爱再次出现在青龙会的正厅上时，她已是换了一身装扮——

头上挽了个马尾结，大红的丝带扎得紧，上身穿一件纯白丝宽袖上衣，袖口尚用一对纯金扣子扣牢在双腕，天蓝色泛光的丝长裤，裤腿掖在皮靴筒内，一条细蟒蛇皮带扎住腰身，光景是既潇洒又利落。

劳爱坐在首座位置上，把个包袱往桌上一放，对一旁的石总管，道：

“可认识在驻马店上混的‘八爪神偷’伍大海吗？”石总管点头，道：

“上回还奉当家的命找那大鲍牙去西凉办过事呢！”点点头，劳爱道：

“去把这包衣裙交给他，告诉他要物归原主，有一天如果我知道他没把这包东西送还物主，小心我剥下他的一张贼皮！”

石大海道：

“何时起程？”

劳爱道：“马上走！”

这时各人皆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当家的为何还为了一包衣裙如此的慎重其事。

于是，石总管提起包袱立刻走出正厅。

劳爱这才把她的计划说出来……

青龙会的正厅上，“小青龙”劳爱以手蘸着杯中茶水在那张既长又大的桌面上来回的画着，边字字有力地道：

“这是整个陇山，长青门便是由这一窄狭的山道穿过去，那里便是大片丛林，而长青门的总舵就在林中。”

劳爱以手点头地正要继续画下去，一旁的韩彪道：“我们还是老法子，由我打头阵去。”

余唐怒道：

“我操，你老韩又在抢第一功了，拨指头轮也该轮到余唐了吧！”

劳爱以手制止，道：

“这次可不能再老法子，须知我们卷大雁堡的事，早已被人传出去了，再用那法子绝行不通。”祈老八也道：

“你二人先别嚷嚷，且听当家的吩咐了。”

劳爱又缓缓坐下来，道：

“贝老九把长青门地势对我说过以后，他还特别提到那长青门主‘瘟神’南宫烈与尚武山庄宇文山是换帖哥们，要我三思而后行，哼，可是我爹不也是与宇文山换帖吗？怎的我爹惨死以后就没有见宇文山积极的去西凉追凶手？换帖有用吗？说穿了彼此利用而已！”

余唐点头，道：

“若非当家的一再阻拦，青龙会谁不誓死去西凉一拼的，老当家这段仇兄弟们可无时无刻不存在心中冒泡呀！”

韩彪也厉烈地道：

“奶奶的，一人连中三十八刀，刀刀都是砍在不要命的地方，这是在诚心叫人多受罪嘛！”

劳爱一叹，道：

“我不叫众家兄弟寻仇，只因为那是劳而无功的事，因为仇人绝不会等着我们找上西凉，再说我们干的就是玩命生活，一旦被杀，那只能怨自己学

艺不精。”祈老八道：

“话虽不错，但老当家可是你父呀！”

劳爱苦笑一声，道：

“我伤心，我流泪，但我却并不盲目的追去找仇家，我的方法简单，要不了多久，我必会揪出真正的凶手来。”

这时余唐又向劳爱道：

“青龙会兄弟们整整热闹了三天，昨日已开始准备，就等当家的回来了。”

劳爱点头，道：“把人马士气好生提起来，且容我想好对策，我们就开始行动。”

祈老八道：

“这次准备去多少人，如果太多，我马上着人去分堂调人去。”

劳爱一拦，道：

“不必，有个五百人便足够了。”

六盘山青龙会足有近千人，虽说大雁堡一战也死伤一二百人，但也不妨碍这次行动。

石总管奉命亲自下了六盘山，他携带着劳爱交给他的那个包袱心中嘀咕，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情，只为了这么几件衣裙就要下一趟六盘山，这未免也太不值了吧！已经离开六盘山五十多里了，迎面黄土飞扬中，早见二十骑人马迎上前来，为首的马上壮汉是个鱼眼猪唇塌鼻子大嘴巴绕腮短须汉，一件黑风衣披在双肩，翻卷的草帽连着带子拴在颌下，有一把紫皮刀鞘内插了一把怪刀。

这人不用石总管猜就知道是长青门门主南宫烈。因为他的那副长相，多少还真像被囚在石室中的南宫兆。石总管故意将马往路边让，原打算躲过去的，不料迎面南宫烈一伸手，早见他身后的人立刻把石总管围在中央。

石总管拎着包袱笑道：“各位，可是拦路打劫？”

冷哼一声，南宫烈戟指石总管，道：

“这条路通六盘山，那是不会错的了！”

石总管点头道：

“我便是六盘山下来的。”

嘿然一声，南宫烈道：

“青龙会的？”

石总管不卑不亢地道：

“不错！”

不料南宫烈又喝道：

“你这副榜样大概在青龙会的身份地位不低吧！”石总管一笑，道：

“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总管一职而已！”又是一声嘿嘿笑，南宫烈道：

“你阁下贵姓？”

“姓石，石头的石，石冲的便是。”

哈哈一笑，南宫烈道：

“你难道不问老夫何人？”

石冲摇头道：

“有必要吗？”

南宫烈道：

“那么我将你拿下，你便知道该不该问老夫何人了。”话声甫毕，他伸手一挥厉吼道：“拿下！”

石冲见近面马上飞跃过一人，这人是个秃头鹰目，腮帮子奇大，一把大宽刀挟着窒人啸风，“呼”的一声当头向石冲劈来——

石冲包袱挂在马鞍上，立刻拔出腰间那把叉形钢刀，奋力向大宽刀上架去，同时双脚离蹬而起，便在“呛”的脆响中，他已落在地上。

大宽刀二次劈来，石冲旋身递出一刀，且旋身踢出三腿，直把秃头大汉生生逼退三丈。

这时石冲放眼环视，早见已被围在中央，一时间只怕难以冲出重围。

就在这时，只见另一长发披肩的瘦高个子，舞动一双短叉扑上来，这人完全一副拼命的架式，一经上手，立刻一头撞进石冲的叉形钢刀刃芒中。

这时那抖动宽刀鹰目大汉，也立刻双手抡刀，只不过十招之间，石冲已是捉襟见肘，攻少守多了。马上的南宫烈冷然一笑，道：

“我他娘的这么一点能耐呀！”

石冲大怒，破口大骂，道：

“南宫烈，你们要不要脸，合着你们俩打一个还他娘的耍嘴皮子呀！”

南宫烈耸肩一笑，道：

“我怎么说你不问大爷名号，这光景你姓石的是早知道我是谁了呀！”

石冲边杀边叫道：

“陇山长青门主的那副德性，不用猜就知道你是南宫烈，还用得着石大爷多费唇舌的动问？”

不料石冲话刚说完，突然一团灰云罩顶，他不及细看正要运刀上迎，突觉脑后一紧，“吧”的一声，他双目一暗斜身倒在地上昏死过去了。

也只是一阵光景，石冲又醒转过来，只见南宫烈站在自己面前，他双手叉腰，怒视着道：

“石总管，委屈你了。”

后脑有些酸痛，石冲左右连晃，已知自己双手被反绑着难以动弹，不由冷哼一声，道：

“石冲败得心安理得，因为以石某一一人应付你长青门主三人，这该是石某一生中最光彩的了，哈……”冷哼一声，南宫烈道：

“光彩那也得要活生生的去体会那份荣耀，你如果两眼一闭双腿一伸，是何荣耀对你又值几何？”

石冲笑道：

“这你大门主就不懂了，青龙会的人有个说法，生是青龙会的人，死是青龙会的鬼，只要青龙会存在一日，娘的老皮，那荣耀便是青龙会大伙分享的，大门主你说呢！”南宫烈大怒，一脚踢得石冲就地连翻滚中厉吼道：“先砍下他一只手，着人送上六盘山，那姓劳的臭女子如果不放人，我再送他一条腿，看看是她强，还是南宫大爷狠！”

石冲一听，哈哈大笑，道：

“南宫烈，你要是不砍你就是石大爷裤裆里那玩意儿！”南宫烈一怔，沉声喝道：

“刀来！”

早见身边马上一人双手递过一把钢刀，南宫烈冷兮兮的大步走向地上躺

着的石冲。

就在这时，那施一对短叉瘦子一跃而拦住南宫烈，道：“门主，你千万别上这王八蛋的当。”

南宫烈怒道：

“我会上他什么当？”

瘦子双叉一指石冲，道：

“这王八蛋想当青龙会烈士，我们当然不去管他，可是少门主还在青龙会手里，如果他们也狠下心来回敬一招的把少门主一手砍掉送来，那岂不是上他的大当了！”狠狠的掷刀在地，南宫烈戟指石冲骂道：

“你娘的真不是东西！”边回身向那瘦子又道：“白堂主，依你看该怎么办？”

是的，这瘦高长发人正是长青门一位堂主，姓白的掌管提调，另一秃头鹰目大汉叫舒适，他是掌理刑堂。姓白的正是西北高原独脚大盗出身，道上人提起白水文的无不知道这人是个狠脚色，如今他投靠在陇山长青门下，他还甚为南宫烈器重。

这时他走近南宫烈缓声道：

“我们手上有了这姓石的，正可以同青龙会来个走驾换将，不怕他们不把少门主放回来。”

点点头，南宫烈道：“师爷方泰未来，我几乎做下糊涂事来了，也亏得白堂主提醒，否则兆儿便死定了。”

突听地上躺的石冲又大吼道：

“别他妈做你们那些白日黄梁大头梦了，想拿石大爷换回你宝贝儿子，只怕是门都没有。”

南宫烈道：

“那时候再杀你不迟！”

也不管石冲挣扎，南宫烈早命人把石冲拖到马背上，一行直往六盘山赶去。

已经是午时过后了，青龙会的人正齐集在堂口场子上准备分成三批操练呢，突然有个兄弟跑来，正迎着余唐在广场上吆喝。

那人一径跑到余唐面前，忙不迭地道：

“余爷不好了，石总管出事了！”

余唐一怔，沉声喝道：

“别他娘的鸡猫子穷嚷嚷，石总管赶往驻马店，他会出什么漏子！”

那人早把手上一张条子呈给余唐。

余唐取在手中，上下左右一展又看，边骂道：

“娘的，这上面画的什么古景。”边高声叫道：“你们哪个认识字的就快站出来！”

原来余唐斗大的字只认识两升，那还是劳爱告诉他自己那“余唐”两个字是什么模样，别看就是两个字，余唐还学了半年才凑和着能写出来。

这时只见有个年轻汉子走向前，接过条子念道：“呈青龙会劳：

今有贵会总管石冲现在本门，三日后双方在双松岭换人，务必把本门少门主带往交换，免伤彼此和气。”这条子连落款也没有。

当然一看就知道是长青门的。

余唐一听，一把抢过条子操在掌中，且大骂道：“去他娘的那条腿，谁

有闲工夫同他们去和稀泥！”这时韩彪走来，道：

“余兄且等等。”

余唐道：

“别等了，杀了送信人，我们照当家的计划行事去。”韩彪道：

“不管石总管死活了？”

余唐似是粗中有细地道：

“别替老石担心事，只要南宫烈的儿子在我们手里，他们再狠也不敢动老石一根鸟毛。”

韩彪道：

“我看还是向当家的禀告一下，由当家的定夺。”余唐道：

“小事一桩，何须惊动当家的！”

韩彪道：

“这可不是小事情，你该不会忘记石总管是干什么才离开六盘山吧。”

余唐一拍脑袋，道：

“我的妈，差一点忘了，老石是被当家的派去办事的，如今他被长青门抓去，正该快告诉当家的才是呀！”韩彪笑道：

“好家伙，你总算融会贯通的开了窍了！”

正在说呢，劳爱已缓步走来。

余唐忙上前施礼，道：

“当家的来得正好，石总管他出事了。”

劳爱一惊，急问：

“怎么会呢？”

余唐立刻把揉皱的纸条呈上劳爱。

劳爱一看，冷冷一笑，道：

“送信的人呢？”

早听得持条来的汉子，道：

“禀当家的，那人人尚在马房前面候着呢！”劳爱道：

“告诉送信的，叫他回去告诉瘟神，他儿子在我这儿可没缺吃缺喝，更未掉下一块皮少掉一块肉，要他对我的总管客气一些，否则我会把他儿子的人头送上陇山去，至于走马换将这码子事，青龙会没有兴趣，想要他儿子活着回去，那得听我的通知了。”

传话的立刻往前山跑去。

这里劳爱对韩彪、余唐道：“我原以为南宫烈会去搬请宇文山的，却不料石冲被他兜上，竟然异想天开的来个走马换将，想的可真如意，哼！”余唐道：

“当家的，依我余唐想法，不如赶往双松岭一举杀光南宫烈那伙家伙，然后快马赶往陇山去抄他的老窝。”摇摇头，劳爱道：

“别忘了，我们只抢不杀，抢那当抢的，当然杀也是最后手段，双松岭他们身边没银两，我们何必白白去找他们拼命的。”

韩彪又问道：

“当家的，我们何时上路？”

劳爱道：

“送信的把信送到南宫烈手上，我料准南宫烈必去搬请宇文山，只要宇文山被我挡驾，那时候就是我们找上陇山长青门的时候了。”

余唐望望韩彪，二人实在不解当家的话中含义，却也不敢细问。

劳爱说的不错，南宫烈带着部份手下原是赶往驻马镇的，因为他还以为儿子已经回陇山了呢，哪想到了陇山长青门总舵，竟然没有儿子回来的消息，几经探查才知道是被青龙会弄上六盘山去了。

南宫烈一急之下，这才率领部份人马赶往尚武山庄，原以为那宇文山虽与劳家解除婚约，但情义多少尚在，希望透过宇文山的面子救回儿子来。巧的是半道上竟遇上了石总管，南宫烈窃喜之余下手把石冲捉住，不想劳爱不吃他那一套，倒反给南宫烈将了一军。

现在，南宫烈跳起脚来骂：

“年轻轻一个女娃儿，她竟是如此的刁钻古怪得可以，我的儿，早晚我南宫烈会叫你知道我的手段！”被拴在马鞍上的石冲立刻笑道：

“南宫大门主，依着我的意思，你何妨就把我杀了，这样你不就先出了一口怒气了。”

南宫烈塌鼻一耸，骂道：

“你那个王八命又怎能同我儿子的命相提并论的。”石冲笑笑，道：

“既不能相提并论，何妨大方些把我放了，也许我们当家的一高兴，来他娘个投桃报李的放了你儿子也不准。”南宫烈怒道：

“南宫大爷不是驴，而你们那个雌货也不傻，姓石的，你就辛苦些随我们上路吧！”

石冲道：

“可是上陇山？”

南宫烈道：

“安份些少开口，惹火了我一只臭袜子塞住你的嘴巴。”石冲还真的不再开口了，因为真的要是弄个湿叽叽的臭袜子塞住嘴巴，那该多恶心呀！

于是二十骑快马押着个青龙会的石总管，风驰电掣般的朝着驻马镇上赶去。

马上的石冲一看，心中一喜，因为这南宫烈显然是去搬请他的换帖兄弟宇文山出面。

但石冲心里可明白，如今只怕宇文山也无法把事情摆平了，因为劳爱心中早已决定对付陇山长青门的计划，如再想说服她，那将是徒劳而无功的。

现在，南宫烈一行已进了尚武山庄，山庄来迎接的则是南宫烈的干儿子，也是宇文山的新婚儿子宇文长江。当宇文长江望向南宫烈身后的人时，他不由得一怔，因为石冲可是被拴在马背上的。

宇文长江一脸的喜气未退，呵呵笑着走近石冲，道：“我的乖，这不是青龙会总管大人吗？怎的被一根绳子拴在马背上了？”

一旁的舒适早笑道：

“少庄主，你说的不错，他正是青龙会的石总管。”宇文长江道：

“怎的会把他捉住的？”

另一边白水文道：

“青龙会把我们少门主抓了去，我们当然也要抓青龙会的人了。”

宇文长江冷然一哼，道：

“这件事我们早已知道了，我爹这几日正在筹思对策呢，各位随我进去吧！”

宇文山一把拉住南宫烈，哥儿俩才分别没几日，犹似几年没见面的彼此

露出一副苦脸来。

南宫烈先是望望四周边低声道：

“这件事情……”

干咳一声，宇文山道：

“别多说了，我们老哥儿俩内室去商量吧！”南宫烈与宇文山二人走入一间精致内室，这儿显然是宇文山的书房，只见条桌茶筒，书架字画，一个大方桌面上更是摆设着纯玛瑙的文房四宝盘子，何止是高雅，更是气象不凡，堂皇典丽！

老哥俩就在书桌前面好一阵商量……

声音低，谁也不知二人说些什么。

不过从二人的面色看，显然相当诡秘。

一匹纯白健马，翻动四蹄，把个马身子烘托得宛如一片白云似的往前飞去，带起的一溜黄土尘烟，迤迤着足有半里长，厉烈而壮观。

马上的锦衣灰发老者，红光满面，威风凛凛，一把鱼鳞紫金宝刀正斜挂在鞍椅上，垂髯半尺飘飘，金刚怒目直视，犹似天将走凡尘。

这人，嗯，他可不正是尚武山庄的庄主“铁臂猿”宇文山。

“铁臂猿”宇文山自与“瘟神”南宫烈二人在尚武山庄密谈以后，独自一人快马加鞭的出了尚武山庄，从他的去向看，显然是赶往六盘山。是的，宇文山正是要去六盘山的青龙会。

往年，他也经常来青龙会，因为青龙会当家的“野龙”劳壮是他的拜兄弟，哥儿俩经常聚聚，那当然是十分平常的事。

但自从“野龙”被人乱刀砍死在西凉以后，宇文山便未曾再来过六盘山，并非是他不来，而是劳爱痛心之余，她退了婚约，谢绝任何来客，决心把爹的遗志接上手。劳爱看准了江湖生涯，弱肉强食，谈到义字，那必须掺杂着利害关系。

老爹被杀三十八刀，刀痕不同，手法不一，这显然死于多人之手，如果自己明敞着去找凶手，那是绝对不大可能的事，那么只有以武力去拼出个结果了。

劳爱也十分明白自己老爹的本事，足以列入武林高手之列，想要收拾这条“野龙”，绝不是件简单的事。可以想得到的是那些围杀老爹之人，必然是当今江湖上有名的高手，那么这些人又会是谁？

现在，尚武山庄庄主“铁臂猿”宇文山已到了六盘山下，而他的出现早在劳爱的意料中。

不过南宫烈没有来，倒是出于劳爱意料。

迎面山道就在一大块似落盘的巨石挡道而中断，那巨石下面尚插着一根数丈长巨木。

宇文山看得出来，只要那根巨木一松，巨石必顺势而下，即算是再多人马，也会被压成肉饼。

立马仰面上望，宇文山尚未开口，早见一阵脚步声传来，二十名矛刀手已分别站在巨石两边，早见一人喝道：“什么人？”

宇文山可并未把这些人看在眼里，捋髯一笑，道：“烦请通报，尚武山庄宇文山来探劳大嫂子了。”只听上面那人抱拳，道：

“原来是宇文大爷到了，但碍于青龙会新立规矩，还得请宇文大爷稍待，容在下上禀。”

宇文山道：

“有劳了。”

只见那人伸手一挥，半山腰上一连发出三支响箭。可真够壮观，只见三支响箭后，峰上面又是三支响箭，这样一连五七起传到了后山。

没多久，一支红色烟火腾空而起，巨石上面那汉子这才一跃下得巨石下，笑对宇文山道：

“当家的已在吊桥候驾，宇文大爷你下马跟小的走。”宇文山下得马来，早有另一人把他的白马牵去。这时那人竟带着宇文山斜刺里穿林而入，沿着荒林中的羊肠小道，左转右弯，忽高忽低，还不时跨涧攀岩。宇文山不由得问道：

“怎的不走原来的山道？”

那人回头一笑，道：

“自从老当家的出事以后，六盘山在我们大小姐的锐意经营中，全变了样，如果不是本会的人，只怕上不得六盘山，因为……”他又看看宇文山，笑道：“宇文大爷与老当家交情不错，我说给你老听应无差错的……”宇文山点头，道：

“本就是一家人嘛！”

那人遂低声道：

“如今山道改了，原来的那条山道设了不少机关呢。”宇文山“啊”了一声。

青龙会的前面这座山，宇文山足足走了大半个时辰，右前方忽然冲出一彪人来，一个个手中拈弓搭箭，弓箭手后面全是手持长矛大汉。

领着宇文山的那汉子早高声道：

“兄弟会！”

迎面那些人一听，其中一人也回应一声：

“兄弟会！”

于是，这些人立刻又消失在荒林中不见。

宇文山一怔，心中琢磨，怪不得劳爱这丫头敢带领人马开到五百里外去席卷大雁堡，看她这种架式，不出几年，只怕要持黑道之牛耳了。

又走了约盏茶时光，前面已到了那座吊桥，宇文山抬头望去，只见对面劳爱披了一件紫色英雄衫正守候在桥头，两旁站的青龙会兄弟足有两百人，迤迤着一直延到半峰腰，军容壮观，刀枪闪闪，一个个赳赳威武，挺胸凸肚，那与劳爱站在一起的几人，宇文山一眼就看出来，光景是劳壮的几个死党，韩彪、余唐、祈老八全在呢。

匆匆走过吊桥，劳爱早走上前去施礼，道：“宇文庄主远道前来，青龙会十分欢迎，请！”宇文山一听劳爱称呼自己宇文庄主，显见是把双方距离拉远，这种口吻明敞着是要公事公办了。

哈哈一笑，宇文山边走边问，道：

“你娘可好？”

劳爱道：

“好。”

宇文山又道：

“我那小侄儿呢？”

劳爱又道：

“好。”

宇文山这时讪讪的又道：

“来时见六盘山多处已变，人强马壮，比之从前你爹在时更是旺盛许多，孩子，倒是也苦了你了。”宇文山一心想把双方距离拉近，才说出这番话来，不料劳爱只是轻声一笑，笑里虽未藏刀，却也令宇文山心中起了个疙瘩。

走进围墙门内，眼见一排排小瓦屋，中间大厅上面，宇文山指着地上那张虎皮，道：

“这是你爹亲手杀的老虎，已有二十年了吧，记得那时候你还在这虎皮上翻滚不已呢！”

劳爱仍是轻声一笑。

这时早有兄弟捧上茶点来，劳爱这才问道：

“宇文庄主单骑前来，可是为了南宫烈的儿子？”这种开门见山的一问，立刻令宇文山手足无措，因为他原是要先见上劳家嫂子，再由大嫂子处说项的，不料劳爱竟然会来上这一手，自己如果再说是来探望大嫂，显然变成虚伪。

这时他才想到如果真的讨得这么一位能耐超人的媳妇过门，真不知尚武山庄是福还是祸呢！

心念间，宇文山抚髯哈哈一笑，道：

“贤侄女果真快人快语，老夫也就不再有所隐瞒了，是的，我来，正是为了我那干儿子南宫兆的事。”劳爱道：

“南宫兆是在我这儿，如今他每餐三大碗，吃得饱也睡得好，宇文庄主尽可放心。”

宇文山一笑，道：

“可否告知我，你怎会把南宫兆抓上六盘山的？”劳爱突的面色一寒，道：

“是他挟着长青门少门主的威风，一马追上前来拦住我的去路，只可惜他连我的手下兄弟也不如的被活捉了，如果我不看在他是来自贵庄，只怕当时就把他杀了。”宇文山抱拳道：

“想不到老朽在贤侄女心中尚有一席之地了。”劳爱冷冷地道：

“情可以没有，义不能不顾。”

淡然一笑，宇文山道：

“可是一直怨老夫未戮力为你父报仇？”劳爱心中一痛，但他表面上泰然地道：

“我可从未如此想过呀！”

宇文山道：

“西凉槐山我去过，远在千里外，那儿人地生疏，仇人又全是外去的，一时间难以找到，并非是老夫未尽力，劳哥哥的遇害，最心痛的只怕就是我宇文山了。”冷然一笑，劳爱道：

“我们青龙会是干什么买卖的？自己当然十分清楚，刀口上舐血的日子，对于那种死法该是意料中事，青龙会不能为我爹一人而大伙兄弟姐妹们正事不做的去寻仇人，相反的，就因为我爹的遭遇，更激发哥儿们的心连心，血水相融的更把青龙会发扬光大，当然劳爱也从未对你宇文庄主有什么苛求了。”

悲壮的几句话，却令宇文山大为高兴——

只是高兴是搁在他心中，表面上他还是自责地道：“不过我宇文山总觉着心中有愧。”

劳爱一笑，道：

“宇文庄主这次是为南宫兆而来，就该谈正事才是。”宇文山点头，道：

“对，是应谈正事。”

劳爱道：

“宇文庄主的意思呢？”

宇文山道：

“这次来，我是带着七分愧疚，三分过去两家交情而来，你也是知道的，本不与尚武山庄相关，只为一个义字，老夫才厚颜的来了。”

劳爱道：

“江湖上都知道尚武山庄庄主是热心人。”

赧然一笑，宇文山道：

“急他人之急，本就是我辈江湖中人的不二作风。”劳爱心中冷笑，面上一整，道：

“宇文庄主准备如何急他人之急？”

宇文山道：

“我不敢奢望带南宫兆下山，只希望能拉拢你们双方，把此事摆平就心满意足了。”

劳爱一笑，道：

“不知宇文庄主如何摆平此事？”

宇文山捋髯面对正厅上一众青龙会兄弟，他缓缓地道：“那得先听听青龙会的意思了。”

劳爱道：

“我们的先决条件是南宫烈必须当即释放石总管，如此而已！”

宇文山一拍大腿，道：

“包在我身上，那么再说出正式条件吧！”

轻摇摇头，劳爱道：

“至于正式条件，那得等我见到石总管以后再说了。”宇文山一怔，道：

“何不现在说出来，老夫心中也有个底儿！”再次摇头，劳爱道：

“有许多事情，青龙会的人得关起门来大伙商议，我们尚未有结果呢！”

宇文山道：

“各位尽管商议，我到后楼去陪陪老嫂子。”劳爱摇摇头，道：

“妈不见外人，除了我姐弟二人，所以青龙会也不能久留你宇文庄主了。”

这等于是在下逐客令，宇文山心中大是不痛快，心中暗骂，他娘的，除了一杯茶水外，竟连顿酒饭也不招待，这算他娘的什么嘛！

心念间，宇文山面色一寒，道：

“如此说来，我这远道而来的客人这就得走路了。”劳爱嘴角一撩，道：

“宇文庄主，你并非客人身份，应该是‘说客’呀！”长身而起，宇文山道：

“既是说客，自不便久留，宇文山这就告辞了！”劳爱一笑，道：

“本来嘛，做说客本就是辛苦差事，事成了也不见得摊到什么好处，一

且弄砸，不定还会捞得一身骚呢！”宇文山冷笑，道：

“劳爱，你太像你爹劳壮了，一意孤行而又唯我独尊，我就不只一次的劝过他，可是他就是把我的话当成了耳旁风，结果落得如此凄惨下场，而你……”劳爱冷冷道：

“一意孤行也好，唯我独尊也罢，总得要那么两把刷子，否则也孤行不起独尊无从。”

宇文山嘿然一声，道：

“别忘了，众怒难犯呀！”

劳爱道：

“众怒？哪些是众怒？放眼几处雄霸一方的枭霸，他们会真心联手？哼！”

宇文山道：

“谁能敢说他们不会联手？”

劳爱突然追问道：

“就如同他们联手对付我爹那样？”

宇文山一震，双目炯炯地道：

“这是谁说的？”

劳爱道：

“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宇文山道：

“揣测之词不宜出口，无的放矢落人口实。”劳爱道：

“连我也不去追究了，还提那些做什么！”

再次感到轻松，宇文山缓缓走向正厅外，边道：“我这就连夜赶回去，准定叫他们先释放石冲，余下的那就看你的诚意了。”

劳爱一笑，道：“放心，我不会令宇文庄主失望的。”

于是劳爱又亲自把宇文山送过吊桥，早见送自己入山的那人还在候着。

宇文山心中明白，劳爱早就设定好了，她是诚心给自己这顿派头吃。

是的，她准是存着报复的心理，否则宇文山当年也曾抱过劳爱，小时候她对这位宇文叔叔可好呢，只一见宇文山到了六盘山，劳爱就会缠着他，直到劳爱上峨嵋跟龙师太学艺。

现在，宇文山站在六盘山下，她回望那极天高峰，心中也觉着有愧，自己究竟在干些什么？

银财宝物本身外之物，江湖上哪个人不清楚这句话？但又有几多人会不是见财忘义的？

一念及此，他不由得伸手按按胸前——

宇文山为什么会按住前胸？

他究竟有什么愧心事？只怕只有他一人知道了。石总管果然被释放了。

南宫烈算是白白忙忽一阵子。

宇文山为了在劳爱面前示好，他还给石总管封了一百两银子算是除霉压惊。

石冲也不客气，狼吃了宇文山一顿，揣了银子就走，他必须要走，因为他还得急着找伍大海呢！

一想起伍大海，骑在马上石总管不由得摸摸挂在马鞍上的包袱，这本是宇文山媳妇的，却又被石冲带出了尚武山庄。

七、天燥有雨，人躁有祸

总管石冲一马进了驻马镇，先是在“驼铃居客店”坐下来，要了几样小菜一壶酒，边吃边望向远方。远方当然是“天宝赌坊”那个高门坎。

只是石冲的酒喝完菜吃光边拍着肚皮却仍不见“八爪神偷”伍大海的影子。

店小二刚到他身边，石冲忙问道：

“伙计，赌坊今日生意似乎不佳，未见人出入嘛！”伙计侧头望过去，边笑道：

“时辰不对，得再等上一两个时辰才有人呢！”石冲道：

“为什么？”

店小二笑道：

“看样子客官不曾下过赌坊，驻马镇的赌坊是分时辰的，午时一过得歇上两个时辰，每日卯时收场，这已是定规的事了。”

石冲点头，笑笑道：

“那我同你打听个人，就是不知你知不知道。”店小二笑着一拍胸脯，道：“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客官，你问吧！”石冲一声哈哈，道：

“这人名气说有也还真的半声雷似的，他只有这么高。”说着伸手一比，又道：“长相吗，薄嘴巴堵不住他那么一对大龅牙，瘦不拉叽的是个干……”

小二忙伸出手指做个偷东西模样，道：

“那小子是干这个的，是吧？”

石冲喜道：

“你认识他？”

小二道：

“不瞒客官你说，他是我远房堂哥，对于我的这位大海堂哥来说，实在搞不清究竟是我们伍家好子孙呢，还是个不肖之徒。”

石冲一怔，道：

“你这话怎么说？”

小二见生意已忙过，客人稀少，干脆拉把凳子坐在石冲一边，低声一叹，道：

“伍大海是我远房堂兄，说起来我们这大字辈里面还就属他最机灵，别的不说，他的那身轻功就会叫人咋舌，可是他却不务正业，不过嘛……”他想了想又道：“有时我也奇怪，他把大把银子送上赌坊，不输光他是绝不出来的，输光了他又像大梦一场似的也不知溜到什么地方养精神去了，可是我也曾见过他拿银子像石头似的送给道上朋友花用，总之，他活着好像是同银子泡上了！”哈哈一笑，石冲道：

“说了半天你尚未告诉我伍大海现在哪儿呢！”小二道：

“他呀！大概天宝赌坊的人知道吧！”

石冲抛下一块银子站起来，道：

“我去赌坊找找看。”

小二刚送石冲出门，不远处一个瘦小人影一晃，那小二早叫道：

“哈，好嘛，说曹操曹操就到哇！”

不错，来的可不正是“八爪神偷”伍大海。

只是当他一眼看到石冲的时候，扭头便走！

不，应该是调头就逃。

伍大海心中可清楚，青龙会的人如果再找上他，那准没好事，因为劳当家第一个就不会放过他，虽然伍家祠堂他无意间救了劳爱，可是钉是钉卯是卯，两码子事只怕不会混为一谈的。

伍大海要开溜，石冲一把拉住衣裳，边叫道：“你小子想溜？”

伍大海回头几乎挤出泪水来，乞求道：“总管大人，你高抬贵手放小伍一马吧！”

石冲可并不知道劳爱为了衣裙受窘的那码子事，听得伍大海如此说，不由笑道：

“我操，光景是我要取你小命似的，吓得直哆嗦！”伍大海惊异地道：“难道不是？”

石冲道：

“找上你，是我们当家的要你办件事。”说着，他自马鞍上取下个包袱又道：“我们当家的说了，要你亲自送还人家，如果办砸了，小心剥你的皮，拿去！”

喘了一口大气，伍大海拍拍胸脯道：

“吓我一大跳，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没问题，小事一桩，我这就去办。”边又自言自语道：“虽说今天还未吃过东西，也得先把劳当家的这件事办妥不可。”

石冲一听，笑道：

“光景是又缺乏银子了。”说着遂取锭银子又道：“收下吧，事情办完回我一声。”

伍大海望着银子欲取还拒地道：

“这怎好意思嘛！”

石冲往空一抛，道：

“接住！”

伍大海眼明手快的一把捞个正着，笑咪咪的塞入怀中回头便走。

小二早高声道：

“大海哥，别有了银子忘了回头来向人家说一声了。”伍大海回头应道：“炒个菜，等我回头来吃。”

伍大海提着那包衣裙，大摇大摆的直到汪家大门里才被人叫住；“喂！你找谁？”

伍大海沉声道：

“找你们主人，汪大爷可在？”

那人一见伍大海的模样，冷笑道：

“哪儿来的？”

伍大海怒道：

“别管哪儿来的，快找你们汪大爷出来。”

这时正屋里早有人叫道：

“是谁要找我？”

门房那人早对正屋门口老者道：

“问他不说话，只是要见老爷。”

伍大海早对那老者道：

“你大概就是汪大爷了吧？”

老者点头，道：

“何事找我？”

伍大海一提手中包袱，道：

“我是受人之托，把你女儿东西送来的，你收下吧！”老者忙让伍大海进内，桌上当面打开包袱，不由惊异的问伍大海，道：

“这些衣裙……”

伍大海一笑，道：

“你女儿的呀！”

这时有个老太太走来，老者道：

“全是小玖那晚丢的呢！”老太婆一见，忙点头道：

“一件不少，是谁偷去的，怎的又送回来了？”伍大海嘿嘿笑道：

“别管怎么丢的，如今东西也回来了，我这个跑腿的可是走了一天多，口也渴肚也饿，五脏庙内直哆嗦呢！”汪大爷忙道：

“那就在我这儿吃些酒饭吧！”

伍大海道：

“我还有急事待办呢，哪有功夫坐下来吃喝。”老太太向汪大爷施眼色，汪大爷明白，那日街上劳爱露的一手，就叫人吓个半死，六盘山青龙会自己绝对不能惹，有道是：鬼上门送纸银。

心念间，他忙命人取来十两银子双手往伍大海怀中一塞，还得叫着：“不成敬意，你收下吧！”

银子往怀里一揣，伍大海笑道：

“这件事到此打住，你不提我不说，全当没有这回事。”

汪大爷忙点头，道：

“我省得的，你好走！”

伍大海银子到手他当然要走，一下子就到了“驼铃居客店”，见了石冲，早迎上前笑道：

“石爷，你上天言好事，见了劳当家直言一句，我伍大然全照她的意思办了，要劳当家的放心。”

石冲点头道：“好，你可以吃顿酒了，银子我已替你付了。”说着起身走出驼铃居。

伍大海送出门来，施礼道：

“石爷你好走！”

石冲一笑，道：

“本当送你个三五十两银子的，可是我清楚你的毛病，有了银子忘了自己，不赌个鸟蛋光你是不歇手的，所以我就免送了。”

伍大海一听，苦兮兮地道：

“没办法，我就是叫那些‘哗啦哗啦’的声音弄迷糊了。”

石冲一声哈哈，拍马疾驰而去。

从六盘山青龙会送来的信函，看的宇文山哈哈大笑一旁坐的南宫烈搔着腮帮子上的短髭，问道：“青龙会信上怎么说？”

宇文山笑道：

“劳爱这孩子，多少总算买了我的交情，你拿去看吧！”

南宫烈接过信来，他可看的仔细，只等他看完信，也不由得笑起来……

宇文山道：

“他既未敲你金，也未开口要银，单单只要长青门送上一百头老黄牛，这该难不住你吧？”

点点头，南宫烈道：

“牛毛一根而已，只是劳爱说是亲自把兆儿送回陇山，大哥以为该不会有诈吧？”

宇文山摇头，道：

“江湖的规矩，要财不要命，他青龙会再狠，总不能收了别人的百头牛还要杀人吧！”

南宫烈道：

“他们限期五日，小弟得立刻回陇山了。”

宇文山突然神色黯然地道：

“表面上看，西凉的那件事青龙会不闻不问，但我看得出劳爱的心机，只怕……”

冷冷一笑，南宫烈道：

“别管她什么心机，大哥只管放心吧！”

南宫烈已走出尚武山庄上了马。

宇文山突然又道：

“事情一完，兆儿救出，你着人来说一声。”南宫烈点点头，道：

“那是当然。”

于是，南宫烈率领着白水文与舒适等二十名长青门兄弟们，连夜赶回陇山去了。

陇山就在六盘山以西百里地，那地方也属于大高原，长青门便在陇山附近的白马坡。

相传当年刘备与张飞哥俩曾在这儿把西凉来的马超收服，成了刘备手下五虎将的一员。

那长青门下也有四五百人，白马坡前面有一道十分险要的峡谷，那是条长三里宽不过三五十丈的险地，通过这条峡谷，再往里便是另一景象，大片的巨松巨柏中间，好大的一片庄院，庄院后面不远处，一道龙系山坡，那便是白马坡了。

一百头牛，对于南宫烈而言确实小事一桩，因为长青门在西北的三处分堂，便是以贩卖牛羊马匹为主。现在，一百头牛正送往六盘山，跟着来的人有十名，为首的是刑堂堂主舒适。

这不是去搏杀，连舒适也觉着轻松。

就在一百头牛送上六盘山赶进青龙会后山以后，舒适得到的回话是回去等，一两天内青龙会就会把人送回陇山峡口的，要长青门的人在陇山峡口等着接人吧。此刻已是天将透白。

陇山峡口的长青门人，连“瘟神”南宫烈在内足有一百多人，他们从三更天就在这儿等着了。

守在南宫烈一边的舒适，早已急得满头大汗的骂道：

“我啃他六舅娘亲的，说清楚了三更天见人的，怎的天将快亮了还未见个鬼影子。”

另一面白水文也骂道：

“他娘的，我就说嘛，一百头老黄牛算得了几何，青龙会岂会小鼻子小眼的！这次准叫他们摆了一道。”峡口高处，突然有人高声往下叫道：

“来了，来了，果真的来了。”

峡口的人望过去，只见一辆大马车直驶而来，四匹掀蹄快马，把个高轮大马车拉得“咚里隆咚”响不停，车辕上一个人坐在那儿，四匹马却狂奔如飞。

早又听得高处有人叫道：

“青龙会的人全站在一里外，他们真的未曾来呢！”南宫烈一听，微微一笑，道：

“这么一来，我就放心了。”

马车还在狂奔，南宫烈一挥手，立刻一窝蜂似的迎上马车去——

不料马车并未停，直往人堆里冲来，跟在南宫烈身后的师爷方泰早叫道：

“小心上当！”

南宫烈这时已看到车辕上那人，不由大叫道：“兆儿！兆儿！”

不错，马车上一人正是南宫兆，只是他却无法开口回答，他不是不开口，而是不能开口，因为一个死人又如何能开口的？

飞身而起，白水文一跃而上了那辆马车，他双手抓住缰绳，双臂运力，连声“吁”中，那四匹马才停下来。

南宫烈冲近车边，高声道：“兆儿！兆儿！”

白水文一把拉住南宫兆左臂，回头看，车是空的，一根木桩把南宫兆的尸体钉在车辕上。他咬牙沉痛的对车边南宫门主，道：

“门主，你千万要沉住气呀！”

南宫烈满面煞白，短髭颤抖不已的直吸大气不已！师爷方泰登上马车，仔细看了南宫兆全身，摇摇头道：

“是被一掌震死的。”

猛可里一回头，南宫烈厉烈的目视远方，他暴抬一臂指着一里外站的几十名青龙会兄弟，狂吼一声，道：“给我杀光这群王八蛋！”

就在他的狂喊大叫中，连峡口峰上的人也冲下来，跟着南宫烈杀向远处的青龙会一群人。

不料青龙会的人见南宫烈这面蜂拥着杀来，发一声喊回头便逃！

青龙会的人逃的可真够快，光景是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似的顺着山道直往来路狂奔——

南宫烈似是恨透了青龙会，如今决心先把这几十人杀光，然后率领整个长青门人杀上六盘山。

两下里一追一逃，刹时已冲出十多里，兀自还是保持着一里左右的距离。

就在这时候，从峡谷口的两边矮林中，突然冒出四五百名黑巾包头汉子，一个个握刀扛枪，奋不顾身的挤进峡口谷内，为首的正是祈老八与余唐二人。

那仅有三里长的峡谷，刹时被这些黑巾包头青衫短扎汉子们冲进两里。

只因那守在峡谷中的前两道卡子的长青门弟兄早随着南宫烈等追出陇山峡谷，只有最后一道关卡上尚有四五十名长青门人把守，这时见突然冲进这么多汉子杀来，慌忙间冲到山道附近悬崖上，只见这些人一阵狂叫中立刻推下不少滚木擂石。

急步奔跑的青龙会兄弟，在头顶“咚咚”响中立刻分向两边崖子上贴去，只等巨木大石落地，立刻又往前冲去。

走在前面的祈老八与余唐，二人一打招呼，立刻腾空而起，只见二人手脚并用，展臂如飞，刹时已扑上高崖上，迎面正有十多人正在搬石堆木，见二

人跃上来忙拔刀围杀而上。

余唐早施开双斧一冲而上，边口中厉骂道：

“老子劈死你们这群王八蛋！”

一阵金铁交鸣中，十几个长青门人早不要命的与余唐、祈老八二人狠干成一团。

祈老八的长把大砍刀猛的一拦横劈，迎面三个长青门仁兄齐腰被劈成两截，惨死在血泊里。

余唐也不示弱，双斧一紧，又是几个仁兄被板斧劈得脑浆迸流，只哼了半声便倒在悬崖边。

也不知是哪个狂叫一声：“快退回总舵去呀！”

这些人本来踞高临下，如今冲上两个大杀手，一上来便砍倒十几个，余下的早已胆怯，闻得呼叫，立刻拔腿便往白马坡那面逃去。

祈老八与余唐二人见长青门的人果然不堪一击，二人相对哈哈大笑，一招呼立刻飞扑下山崖，直往白马坡那面追杀过去。

从山崖上逃下去的长青门仁兄们，一路狂叫着：“青龙会的人杀来了，快鸣锣呀！”

这时那大片巨松高柏林子里，长青门的人早往总舵发出惊号，两三百名正在吃早饭的长青门弟兄，丢下饭碗立刻抄起家伙冲出院门来。

迎着这些人的正是祈老八与余唐二人。

那余唐早褪去上衣露出胸前一大片黑毛，他霹雳般的一声狂叫，道：

“青龙会的哥们，杀呀！”

双斧狂劈暴斩中，当即被他砍死三个！

“杀！”这声音蔓延得十分可怕，只听四山回鸣，划破云霄，人头攒动中宛如黑黄蚂蚁对咬，可怕极了！青龙会的人似乎十分清楚，只见余唐带领的兄弟们就以余唐为中心，一路往那大片山庄的左面杀去。祈老八的人则紧紧跟在祈老八身后冲杀，似乎在往山庄右面拼。

为何不杀进那大片庄院，这光景也只有青龙会的人知道了。

论人数，两下里本就差不多，青龙会的人多也多不过百来人，一时间有得杀的了。

这时——

陇山峡外面可热闹呢。

原来忿怒得发狂的南宫烈，率领着百多长青门兄弟一路狂追出十里外，前面只见一条小河，南宫烈当然知道那条河是渭水河的支流，有两排防洪的老柳树下，黑鸦鸦的正站了一百多名黑巾包头青龙会人。

南宫烈等还真的一怔。

但他在看到青龙会当家的就在一棵柳树下站着，心中不由大怒的骂道：

“好个不讲信义的臭丫头，原来你在这儿呀！”冷然一笑，劳爱道：

“我是专程在候你大门主的驾呢！”

其实劳爱可策划的绝又妙，这十里追下来，这些人也累的活脱似龟孙子般，别说杀了，便举刀也会打哆嗦。

南宫烈戟指劳爱道：

“那宇文山兄言及你要百头牛，南宫大爷二话不回的立刻送上，怎么的，你竟还狠下毒心把我儿子杀死呀！”他是心情激奋，怒火烧头，单眼虎头刀已拔在手中。早听得劳爱一旁的韩彪沉声骂道：

“南宫烈，你什么玩意，你以为百头牛就想换回你儿子一条命啊，老实告诉你吧，那是在逗你乐子呢！”他话声一落，早引得青龙会人哈哈大笑……

长青门师爷方泰立刻低声对南宫烈道：

“门主，眼前这种局面只怕我们是上当了。”南宫烈怒道：

“不论上他娘的什么当，眼下非把这群青龙会狗杂碎砍倒在这河岸不可！”

白水文与舒适二人也怒骂道：

“我们还有什么好同这些奸诈小人们说道理的，尽早杀出个结果来！”

劳爱一笑，道：

“一跑十里，我不想占你们的便宜，还是等你们喘口气以后，大家再动刀子吧！”

如果这时候她会是好心的为对方，那便大错特错了，劳爱真正的意思，还是为了祈老八与余唐他们那批暗中掩进陇山峡的人，因为劳爱担心青龙会的那批人会有不少死伤或被滚木擂石击毙，所以她虽事先教大伙如何躲闪，但终是不放心，这才有意在此拖住南宫烈。

那南宫烈一听劳爱话中带刺，似是不把自己放入眼里，鱼眼一翻猪唇一咧，怒骂道：

“好个臭丫头，从你的行事看来，你比你爹狠十分，江湖上怎么会出了你这么个女魔头！”

淡然一笑，劳爱道：

“南宫大门主，别把人说得恁般难听，论声誉，长青门不比青龙会高明到哪里，彼此争地盘拾生意外，还带着几分仇恨，与其暗中勾心斗角，不如来个一了百了的拼出个结果来，长青门如果高招，青龙会从此瓦解，否则，对不起长青门今日得卷旗。”

“呸”了一声，南宫烈咆哮地道：

“好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魔女，你有多大修为，竟然说出这种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岔了气！”边回头高声道：“长青门的兄弟们，为报少门主大仇，更为了长青门的生死存亡，我们心连心的杀呀！”

于是，一片震动天地的喊杀声立刻像野火般的爆发开来，刀如林，气如虹，长青门的人立刻往青龙会这边扑杀过来！

站在劳爱身边的背剑大汉大元，早把长剑递在劳爱手中，他自己也拔出身上利剪，道：

“当家的退后，大元来对付此獠！”

劳爱伸手一拦，道：

“一边掠阵！”

大元立刻与二十名大汉退守一边，各自拔刀准备支援！

韩彪抡起砍刀，一人拼搏舒适与白水文二人，兀自一抡抢攻，杀得白水文哇哇大叫！

一场惊天动地的拼杀，就在这两排老柳林下面展开来，刀光霍霍中，鲜血阵阵洒向半空，狂叫声与愤怒的叫骂声，全汇聚成一幅惨绝的画面。双方舍死忘生，一经交上手全豁上命的对砍对杀，这光景即算是个胆怯的人只怕也忘了自家是老几了。劳爱一把长剑迎着几已疯狂的“瘟神”南宫烈，别看南宫烈已奔跑十余里，动起刀来依然是锐不可挡，凶悍无已，他口中唾沫飞溅，不停的叫骂：

“老子劈死你这臭丫头！若不把你挫骨扬灰，剁成肉酱，南宫烈就是你生的！”

劳爱长剑飞洒如匹练绕盘中，她冷冷地道：

“南宫大门主，道上的例律，原本就是你争我夺，为图存而各出奇谋，你又何必恶虎疯狗似的一副张牙舞爪样，别忘了青龙会敢于捋虎须，就必有降虎能耐。”南宫烈挥刀如电，刹时连劈六十四刀，闻言“呸”了一声道：

“你这是放响屁不拣地方，着老夫当场剁了你这口出狂言的小辈！”斜身疾进，刀出如风中，大喝道：“今日剁了你，明日孝子便伙同尚武门扫平青龙会。”

劳爱冷笑一声，道：

“老狗，只怕你永远没这个机会了，因为你们今日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

南宫烈大吼道：

“好个狂妄小辈，你是什么东西，就算‘野龙’在日，他也不敢在老子面前如此狂嚣。”

“野龙”当然是指的劳爱的父亲劳壮。

另一面，韩彪展开一路刀法与白水文、舒适二人已对砍互杀到小河边，韩彪双手抡刀，不时的辙地旋身，为的是不被二人包夹住，这时如果再旋身就会退向河中，急的他哇哇大叫中破口大骂，道：

“他妈的，我们就进入河水中大战三百合，看韩大爷是否含糊你们这两个吃屎野狗！”

另一面，白水文尖笑道：

“娘的皮，打场水战倒也新鲜。”

劳爱听在耳中，早高声道：

“大元去支援韩彪，其余的人给我杀，完了早点上路，别叫余唐他们久等！”

大元早就等劳爱这句话了，闻言一挥手，对身边二十壮汉道：

“杀！”

杀声中，他腾身而起，半空中挥巨剪连闪又叫地道：“韩兄，我来了！”

劳爱随身这二十员大汉，那是青龙会的精华，也是百中选一的人物，平日里她很少用得到他们，如今在她的命令中，这二十大汉早抡刀冲杀而上，刹时间就听得声声惨叫传来，好不惊心动魄！

大元扑近河岸，正看到韩彪站在水里，而白水文与舒适二人，一个暴睁一双鹰目，挥动手上大宽刀对准水中的韩彪一阵狂劈，那白水文更是闪动身形，手中一双短叉觑空便刺，他长发尚自在头上抡动以扰乱对方视线！巨剪劈头下戮中，大元那巨大身形“吨”的一声罩向白水文，口中又冷冷道：

“他妈的，两个打一个算什么玩意儿！”

白水文见一团乌云压头，忙着横里闪身，已见巨剪刺来，忙挺叉上挑，就听得“咚”的一声，叉剪之间洒出一溜碎芒点点！

韩彪压力大减，虎吼一声跃上河岸，双手抡刀直欺舒适，立刻就是好一阵砍杀！

舒适的秃头上已见汗水，鹰目眨巴连连中，他狂叫着大骂，道：

“你奶奶的，老子同你拼了！”

韩彪一笑，道：

“已经拼了一阵子了，怎的这时候冒出这么一句。”大砍刀狂飏中，一溜鲜血已自舒适的肩背之间往外喷洒，不知怎的，从斜刺里冲来两人，双双举刀向韩彪杀来，这二人几乎是无声无息的丝毫没有征兆，韩彪正要举刀再补舒适一刀呢，水影中他突见刃芒闪动，心中还真吃一惊，急急把砍向舒适的那一刀，一个半旋而送到身后面，同时打横一偏跃出一丈外。

“啊！”韩彪的一刀正把近身一人劈了个大开膛，“咚”的一声倒在河里。

只是刹那间的事，舒适已闪在三丈外。

另一位长青门仁兄尚自挥刀冲上，完全一副悍不畏死样子。

韩彪横刀一架，暴抬一腿，生把那人踢死在河里。猛回身，见舒适正急急的以巾扎伤，不由冷笑道：“娘的老皮，你别再忙忽了，老子送你见阎王岂不省却这些麻烦事！”

舒适咬牙“咚咚”中，大宽刀刚举起来，却不料韩彪一个饿虎扑羊，冷焰激流狂旋中，就听得“当”的一声，大砍刀卷动的千层云影中，有一股腥腥鲜血，喷洒得韩彪满面一身，鹰目中露着怨毒的眼神，舒适口中未挤压出一个字，因为他满口全是血水！

韩彪猛回身，早听得大元骂道：

“去你妈的！”

半空中，只见白水文抛去双叉，双手狂捂脖根，但当他落在地上时候，只是一连两个就地滚中便死在血泊里。

原来白水文与大元二人彼此近身搏杀，大元已把巨剪分开握在双手以对抗白水文的双叉。

不料白水文的叉上造诣了得，一时间大元仍无法取胜，却在这时候，舒适的惨叫声传来，白水文不顾一切的飞身而起，显然要去救舒适。

大元见机不可失，立刻也腾身而起，空中他巨剪快得如一抹流光般一合而剪向白水文的脖根，虽未把白水文头剪下，但白水文也是活不成了。

韩彪伸手抹了一把面上的鲜血，早对大元一打招呼，二人发一声喊：

“杀！”直如两头狂狮，这二人一径往人多的地方冲杀，更见长青门下人尖声大叫不已——

劳爱一直未施杀手，但他在听得韩彪与大元二人的狂叫声以后，这才冷笑道：

“南宫烈，你的长青门即将消失于今日了。”南宫烈仍然抡刀狂砍，闻言怒骂道：

“你放屁！”

劳爱道：

“南宫老儿，我并未对你痛施杀手，你知道为什么？”

南宫烈一阵砍杀中，他心里也明白，劳爱只是一阵虚应故事，心中也正在奇怪呢，不由冷哼道：

“你又有何阴谋？”

冷笑连连中，劳爱道：

“无他，我要你亲眼看到自己惨败的下场。”南宫烈突然收刀仰头大笑道：

“臭丫头，你别忘了，长青门只不过来了百来人，大队人马尚未出动呢，陇山峡后、白马坡前，长青门总舵尚有数百兄弟等着踏平你的青龙会呢！”

右手长剑竖在胸前，左手轻抚剑身，劳爱轻松已极的淡然笑笑，道：

“只怕你没有这种机会了，因为白马坡前的长青门应该已是被我青龙会的人拿下了。”

“瘟神”南宫烈那个塌鼻子狂抖不已中，厉喝道：“怎么说？”

劳爱道：

“四百名青龙会兄弟早进了陇山峡，南宫大门主呀，你想不到，难道你身边的军师方泰也想不到？这又算什么狗头军师嘛！”

吹胡子，胡子粗又粗的吹不动！

瞪眼睛，一只鱼眼已见血！

“瘟神”南宫烈一声断喝，道：

“老子同你拼了！”单眼虎头钢刀再次挟着激流，狂斩而上，他那粗壮高大的身形，已是走地无声，身形移动中，猝然激起西股狂飚，威势十分惊人！

劳爱正要他这样，因为一个急躁而失去理性的人，他的功力必然大减。

如今南宫烈已至疯狂得早已忘了自己，他一心要把劳爱零碎了才甘心。

狰狞的面孔在扭曲，满口牙齿露出一大半，瘟神的模样光景还真像九分。

就在这时，劳爱挥剑宛似风起云涌，挟着激荡人心的呼啸声反击而上！

是的，她已施展出追魂大八式凌厉的剑法。南宫烈虽感到了压力，但他挥刀如风，声势也十分雄浑暴厉而毫不稍让。

两人这才是各出绝招，倏接不退，忽合疾刺中，刹时激起附近飞砂走石，柳枝纷纷自断落地！南宫烈功力精狠老辣，动作疯狂，已是拼上老命的豁上干，这种架式，显然是同归于尽的杀法，气势上也极为惊人，的是先声夺人而又充满震慑力量。

又是三十回合过去，就在一连串的互相劈杀中，南宫烈似是耐不住了，突见他厉吼一声，手中单眼虎头砍刀以推山阻河之势，疾往劳爱的胸前送去，波波寒芒，已至劳爱胸前半尺了！

于是——

劳爱倏的双目一亮，身形斗然一偏，同时左掌快不可言喻的在对方刀背上一推，她的人已旋身自南宫烈的身边溜滑而过。

人虽闪过对方的刃芒，但劳爱的长剑却没有闲着，只见她右手长剑忽的倒提又送，是送向身后的，看来她是漫无目标的只要把长剑送上南宫烈的身上算完事。其实她的这一剑在“追魂大八式”中叫做“回天乏术”，是一招绝对致人于死的绝活！

南宫烈一刀劈空，收刀不及中劳爱已贴着自己闪向一侧，他已知道自己急进而替劳爱制造了个绝佳机会，叫声：“不好！”

突觉右肋一凉又痛，宛如被巨石砸中般的连吸气也觉着十分困难。

忿怒的欲回刀再砍，却已力不从心，口中一甜，“哇”的一声吐出一堆鲜血，也只是错步三四次，一跤跌在地上，但他却屏着一口气，仰面怒视着劳爱，道：“你……你……会同你……爹……一样……的被……被一刀刀的……活……生生劈死……的！”

听口气，辨声身，劳爱早一冲上前，死死的揪住南宫烈狂喊道：

“南宫烈，你说是谁一刀刀劈死我爹……你说，你说，你快说呀！”

大元已走近前，他看了南宫烈那突出的双目，低声道：

“当家的，他死了！”

是的，南宫烈是死了。

劳爱缓缓的抛下南宫烈尸体，道：

“是的，他得到了报应！”

大元已向劳爱报告，道：

“当家的，长青门的人全被解决了。”

劳爱根本不用看，她低头望向死不瞑目的南宫烈，突然以剑在南宫烈胸前一阵挑劈，直把南宫烈衣衫挑开来，就如同她在大雁堡对付“大邪刀”司马玄是一样手法。她为什么要对一个已死的人这样，谁也不知道，就算是身边的大元也不清楚当家的为何要这样。

远处已见韩彪在清点人数，查验死伤。

大元也将二十名大汉召在一起，也只伤了三个，但却并不碍事。

不旋踵间，韩彪已走前来向劳爱报告：

“当家的，一百人我们死了七个，伤了二十一，尚有七十二名可用之材。”

劳爱道：

“伤的护着在此歇息，等我们回头时候坐车回六盘山，死的人集中，准备刨坑掩埋。”

于是，就在劳爱的指挥下，所有仍能一战的青龙会兄弟们，发一声喊，立刻往陇山峡方向疾走而去——这时候河岸边死的长青门人，到处可见，有几具尸体是倒在河边的，但渐渐的都被河水冲向激流，流向下游去，那些坐在柳树下正自包扎伤势的青龙会兄弟们，连多看一眼也没有的任那些尸体随波逐流……

更有二三十个长青门受伤未死的，还在哎呀不已，但这儿也全是青龙会受伤的人，谁也帮不了谁的忙。河流中向下游漂的尸体全应该连着血水，然而就是有一具尸体没有。

只见在七八具尸体一直漂了一里多远处，才突然看到有具尸体一挺而起，齐肩的河水未淹到他的头，而这人却环视四周一眼，立刻游上岸来。

爬上岸，这人好一阵喘息，道：

“完了，长青门真的彻底完了，唉！这难道是报应？”

只见这人缓缓的站起身来，他稍稍分辨了方向，这才慢慢的往驻马镇方向走去。

显然，他是要上驻马镇的尚武山庄去的，因为这种毁帮抄家席卷长青门的大事，又怎能不向“铁臂猿”宇文山去报告的。

这人，不错，正是长青门的师爷，方泰。

他在半道上就预感有些不对劲，可惜南宫烈因儿子被害而失去理智。

当然，这也是劳爱计算好的步骤。

就在一阵拼杀中，方泰见舒适与白水文双双战死，知道今日凶多吉少，立刻活动心机，借着河边淌血的死人，他也一趔趄挤在死人堆里，装孬了！

八、大战陇山峡

柳林下河岸上的一场拼杀并非是搏杀的结束，因为远在白马坡前的长青门总舵，如今正展开一场历烈的亡命拼斗，现在——

余唐与祈老八正分别各率领着两百青龙会兄弟分成左右扑向那所大宅院。

这种攻势路线，也是临出发时候劳爱设想出来的。当时劳爱就对二人明说，绝对要避免正面抢攻，因为那只是一种有勇无谋的杀法，即使胜利，也必造成自己的死伤累累，应以出其不意的形成包夹而避其正锋，一鼓作气，必有成功之望。

一开始还真是如劳爱预料的，一阵猛攻而使得长青门人措手不及的忙分头迎战，同时长青门怕正面有敌人冲来，仍然留下大批弟兄据守正门，这样便把人力分散了。那长青门的大宅子不下数百间，一座大围墙外种了许多树，等到余唐与祈老八二人分别领着兄弟们快速的冲上高墙上，长青门据守在正面的人才发现，忙着分别迎杀过来，却不料青龙会的人已进来百名。

余唐第一个高声狂叫，他双斧一举：“青龙会孩儿们，把力量扭结起来，今天若不宰光长青门的兔崽子们，大家便全部死绝在这里，杀！”“杀！”

一人呼叫，百人响应，立刻有着一股震天撼地气势，就在这大宅子里沸腾起来——

青龙会的人十分清楚，余唐的话全都听到的，那等于是在敌人面前的誓言，是必须以血与肉来履行的，青龙会的行动就是这样，而青龙会也没有孬种，也因此，只一到了这一步，所有青龙会的人皆是满面木然冷厉，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不是胜利便是死亡。

长青门那面，却出现两个老者，只听得有个红面山羊胡老者，道：

“沙总管，快带一部分兄弟西南顶着，我这里往东面杀，务必把进来的敌人赶出去！”

那老者双手端了根大铁棍边应道：

“二大爷尽管放心，青龙会够狠的，可也吓不倒我长青门，你我使把劲顶着杀，门主大概也快回来了，到时候两下里一兜，他妈的，我们捉活的。”

两个老者分别领着上面人迎向东西两面杀去。那叫沙总管的一下子正遇上掩杀过来的祈老八，倒翻的鬃毛根根上翻如戟，祈老八虎目厉睁如炬，双手长把大砍刀空中一挑，“咻”的一声当头向沙总管劈去，口中尚且厉喝道：

“老子送你回老家！”丈二长矛横着架，沙总管便在一架一送中，猛的压矛头直点祈老八眉心，同时身随矛上，狂怒的踢出三腿！边大骂道：

“奶奶的，真不是玩意儿，百头黄牛送给你们，却暗中使坏的来袭我们长青门，他妈的！”

长把大砍刀横竖连砍不断中，祈老八哈哈笑道：“老头儿，老子不说只怕你老小子尚不知道呢，你们的那个瘟神只怕这辈子别想回来了。”

沙总管一紧手中长矛，狂骂道：

“放你娘的屁，你在唬谁？”

祈老八长把砍刀疾撩又劈中一阵嘿嘿笑，道：“距此十里有条河，河岸柳林中我们可有埋伏兵，南宫烈那老儿只怕就在那儿完蛋翘，你老小子如若不相信，那就等着瞧！”

沙总管一听，还真半信半疑，旋即高声大骂，道：“他奶奶的，原是有

计划要来卷我长青门呀，兄弟们，大伙拼呀，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有得赚呀！”祈老八长把砍刀挥斩如风似浪，清啸如寒夜西北风似的尽在沙总管周身狂劈暴斩。

另一面沙总管一根丈二长矛也毫不退让，倏分倏合，互扑又退，刹时二人拼了五十余招！

别看沙总管灰发飘飘，功力确也精狠老辣，长矛在手，丝毫不把祈老八放在眼里，长青门有这么一号人物，这是祈老八意料之外的事。不过祈老八年不过四十，虎臂熊腰块头大，他当然也不把沙总管放在眼里。

双方就在大宅子里对砍对刺一阵之后，沙总管突然振臂而起，早腾身跃上瓦面。

沙总管的目的，当然是想看看远处是否有门主的人出现，当然另一方面，他要看看祈老八的轻功如何。不料他刚刚登在屋面上，祈老八已如影随形的追上来，祈老八砍刀狂扫中，边笑哈哈地道：

“老小子想逃？”

身形微闪，长矛疾送，就听得“呛”的一声，便见金星一溜，刺入双目，荡人心弦，沙总管猛力抽回长矛便待挑向祈老八的前胸。

长把砍刀斜劈如电光火石一现，祈老八突的一个内旋身，人已旋进沙总管的近身三尺内，只听他嘿嘿一声笑中，突然右膝上顶，只听“吭”的一声，沙总管犹似飞人般往屋下跌去。

祈老八的膝头一顶，何止千斤，虽未顶中沙总管要害，也足以让沙总管的右胯碎裂。

一站又倒，沙总管没站起来，所幸附近正是十几名长青门弟兄在退却，见沙总管自屋上跌下来，早有两人上前扶住。

祈老八腾身而下，半空中他狂吼一声如雷，道：“杀！”

刀光一现，血光遂洒，立见长青门两个仁兄的人头滚在地上。

祈老八又是一声大喝，直逼那护着沙总管的十几个青衫汉子追砍过去！

回身反击，四个青衣汉子举刀力战祈老八，另外几人拼命杀开一条血路护着沙总管往后面退——

祈老八一心要收拾姓沙的，对于四个近身拼杀汉子，他只是冷哼一声，一招“流劈八方”便将正面两人砍翻在地，血在淌，身子尚在蠕动，但另两名却并不稍退，二人似是不谋而合的刀人一起向祈老八连砍带抱，光景是要同祈老八同归于尽了。

长把砍刀左捣右送如电，“咚咚”两声中，早把二人顶出三丈远。

祈老八抬头看，只见远处有一道院门，沙总管已被扶进二门了。

猛回头，只见余唐光着上身，身上尽见鲜血，不由一惊，慌忙一把拉住余唐：

“老余，你受伤了？”

“呸”的一口唾沫吐在地上，余唐道：

“这身上的血不值银子，全是别人身上的，哈……”是的，祈老八也看清楚了，全是溅在他身上的。祈老八忙问道：

“有个红面使铁棍老者……”

余唐沉笑一声，道：

“老子横着臂膀挨了一棍，可是老八呀，我却把那老小子的头片下来了，算是有赚不赔……”

祈老八这才看到余唐的左上臂有巴掌那么大乌皂瘀肿一片。

似乎长青门的人能跑的全退到了后院，如今围在余唐与祈老八四周的青龙会兄弟，越聚越多。

祈老八望着地上死伤的双方人员，突然对余唐道：“老余呀！你我如今攻了进来，要紧的地方一定在那个后院里，如果当家的赶来，见你我二人如此的一副酒囊饭袋，连这么个庄子也拿不下来，我的儿，不如一齐缩进裤裆里算了。”

余唐厉烈地道：

“别管怎么的，你我先登房一观，看准了形势再往内院冲，祈老八，你看如何？”

祈老八点头，道：

“走！”

只见二人双臂箕张，腾身而起，“噗噜噜噜”中已上得屋面上，然而就在二人刚刚站定，正待举目下望，早听得有人喝叫道：

“快，哪两个狂徒上房子了！”

话声中，就见一簇箭雨射来，约莫着足有二十多支。长把砍刀一阵狂拨中，内院里又听得一阵弓箭声。祈老八忙叫道：

“老余快退！”

突听余唐骂了一句：“他妈的！”人也跟着跃下地来。

祈老八望向余唐，只见一支长箭垂在余唐胸前，那余唐低头看了一眼，嘿然一声拔出箭来甩在地上，道：“一箭中在肋骨上，老子这是鸿运当头，哈哈……”早见一个兄弟取出刀伤药上前替余唐敷上，祈老八道：

“还好你我上去查看，否则弟兄们的死伤便大了。”余唐道：

“话是不错，可是也不能就此僵持下去呀！”祈老八点头道：

“当然不能就此僵持下去，我们大家且想个计谋出来，总得把这一窝狗操的一网打尽！”

只听有个青龙会汉子高声道：

“余爷，小的倒有个主意。”

余唐举首望去，见是自己手下一个小头目，咧嘴一笑道：

“你的主意如果成功，第一功就记在你头上。”那人忙笑道：

“我们退在外面，一把火烧起来，还怕他们不一个个像小老鼠似的往外逃？”

余唐一听，嘿嘿冷笑道：

“好小子，你这是什么馊主意，如果一把火烧起来，娘的老友，我同祈老八全得被当家的拉去砍脑袋。”祈老八也冷喝道：“这小子杀迷糊了，他娘的竟把当家的话也忘了，嗯！我们拼命流血为的是什么？啊，远从青龙会赶来，只是找人拼命呀，谁犯得着这么拼？”他一顿又道：“当家的说的可实在，我们青龙会可不作兴杀人放火，当然杀人是不得已，这放火吗……”

余唐早接道：

“一把火烧光一切，我们不是什么也弄不到手了？”祈老八道：

“对，金银财帛、粮食布匹全不能见火烧的。”远处那出主意的头一缩早蹲在地上养精神去了。青龙会的众兄弟们早把这后院所有房舍围了起来。

余唐提着双斧与祈老八二人绕着这后院一阵巡视。祈老八道：

“老余呀，我忽然想起个方法来了。”

余唐道：

“可别又是馊主意。”

祈老八道：

“你先听听，要是能行得通，我们就照计行事！”余唐点头道：

“那就说说看。”

祈老八指着大围墙外，道：

“这外面尽是大树，我们找兄弟们砍上两棵下来，大伙把树干抬着尽在他们后院宅子墙上擗，只要把墙弄塌个洞，我们大伙就由洞中杀进去，你看如何？”余唐道：

“老八你别忘了，他们可是有强弓弩矢，就算有个大洞，也难免不被一阵弓箭射。”

祈老八一拍手，笑道：

“有了，我们分成四个方向，尽拿巨木撞墙，不定能把这些房子全撞倒，那时候……”

祈老八话未说完，余唐已拍手笑道：

“妙，妙，就这么办了！”

于是，余唐立刻着人在墙外面砍树。

那祈老八便把人分别固守在要道，就等屋塌人逃，拦着砍杀了！

这时那院内十分静，连个树叶落地声音也听得到，外面二门处，祈老八已在高声喊叫：

“长青门的缩头乌龟们，你们可要给八爷听清楚了，如果这时候你们双手抱头一个个的走出来，八爷保证你们毛发无损皮肉不伤的离去，要是欲作困兽之斗，等到八爷我领着弟兄们冲进去，再想跪降可就来不及了！”突听得里面“呸”的一声，显然是那受伤的沙总管声

音：

“老子们头可断，血可流，志不能屈，士可杀而绝不受辱，青龙会是什么东西，只不过听从一个裆里少半斤肉的女子指使，还他娘的踏上陇山来，有本事你们就放马过来，看看谁碎了谁？”

二门外，祈老八听的真切，不由大怒也骂，道：“不知好歹的一群畜牲，且看八爷怎么收拾你们了。”便在他的话声中，突然听得“咚咚”连响，祈老八早又大笑道：

“只等墙倒屋塌，老子拣着杀！”

突又听得内院中有人大叫道：

“别慌张，来几个弓箭手，你们只管见人就放箭。”“轰隆”一声巨响中，一堵高墙已倒，尘土一阵飞扬中，几个弓箭手盲目的射了几支箭，却未见有人冲进来。于是，内院的四周已是“咚咚”连响，不旋踵间，倒墙之声此起彼落，紧接着连屋顶也倒压下来。余唐远处高声叫道：

“好也，好也，长青门被老子连根拔除了。”守在四周的祈老八手下，早发一声喊踩着瓦砾杀上前去，尘土未落，四周全是青龙会人，弓箭手有近百名，一时也不知瞄向哪个方向。

早见青龙会一众弟兄疯狂般的杀上来。立见抛弓人仰，血肉横飞，这时只听得有人狂吼道：

“长青门下兄弟们，大家拼了！”

也就在双方近身肉搏中，远处只听得有人狂叫道：“青龙会哥儿们，我

们赶来了！”

那是韩彪的叫声——

不错，劳爱便在这时领着近七八十名青龙会弟兄，适时的赶来了。

十里路程，那需半个时辰。现在，这些人一加入战圈，早逼使长青门的人尽往一处墙边挤。

韩彪抡刀赶上，口中叫道：

“南宫烈已死，连他带的人也全死在柳树林了，这几个还想他妈的成精不成！”

他此言一出，加上未见南宫烈他们有人回来，长青门的近两百五十多人早已丧失斗志。

不料那受伤的沙总管吼叫道：

“兄弟们，为门主报仇呀！”

“杀！”

再一次的冲杀又起，长青门一众见被人堵住，如不抵抗，即将被人围歼，加上沙总管这么一吼，立刻暴烈的纷纷挥刀拼杀起来！

于是又见漫天血雨中凄厉的惨叫声此起彼落。只见二百多长青门人汇聚成一道洪流，刀枪成林中早已亡命似的向那破墙外面冲去，显然是在突围了。却不料青龙会人见这光景，竟然并没有人挥刀拦阻，一任长青门的人往外溃逃。

原本是要拼命的，如今这么的往外一冲，形势立变，所谓的兵败如山倒，到了这时候恁谁也拦不住，又有谁肯拼命的，沙总管当然明白这道理，还好有几个对他一向忠心的弟兄，大伙拼命扶着他往外冲。

刹时间这批人全逃出这片大宅子，仔细看全都往后面白马坡的绝峰上攀去。现在，这所大宅子到处是尸体，内院四处房屋被撞倒一半，有许多受伤的全被拖向院子中央。

余唐与祈老八二人这时走至劳爱面前，高声欢叫道：“当家的，我们赢了，哈哈……”

劳爱点头道：

“是的，用我们的血肉换来的胜利，我们赢了！”于是，所有青龙会的人，包括躺在地上仍在流血的弟兄们全都仰天哈哈大笑起来……

是的，这种胜利来之不易！

当然，任何成功必得付出一定代价！

青龙会是胜利了，但地上也有不少青龙会哥们的尸体。劳爱对祈老八等吩咐，道：

“依照惯例，该怎么做就不用我再多所吩咐了。”祈老八笑道：

“当家的尽管前面歇着，清理战场，搜集财物，还有援救伤者，我三人自会很快处理的。”

点点头，劳爱又对一旁的大元道：

“带他二十人去帮着套车，这次只怕我们伤的人还真不少，单就柳树下就得两辆大车拉。”

大元点头忙回身对跟着的二十名青龙会大汉，道：“跟我来！”

二十名大汉跟着大元去拉马套车，韩彪仍然负责各处搜找金银财帛。

陇山长青门外地有分舵，一在内地专管供销西北毛货，三个在西北，贩马以外还干私盐买卖。

如今这陇山总舵库里各种毛货之外，更有成堆青海盐，大宅右面骡马之外，还有二十几头骆驼，只是马车并不多，只有十二辆分别放在个场子一边。

青龙会这次共出动弟兄五百五十名，如今能够开步走回去的不到四百名，死了五十几，受伤的近百名，早把十二辆马车挤得满满的。

韩彪并不发愁劫得的财帛无法拿，因为那二十几头骆驼正可以派上用场。

长青门的这座后院里，原本是重地，南宫烈一生搜得的古玩玉器全珍藏在这里，只是由于房塌墙倒被砸坏了不少，即使如此，还是被韩彪的人找回不少，成箱的银锭，成匣的珠宝金子外，更有不少珍贵毛皮，二十几匹骆驼，有一半就是运这些贵重财物的，另有十匹骆驼运的可是粮食与青海盐。

青龙会的人直忙到第二天一早，才算完成。

就要起程了，劳爱对祈老八吩咐，道：

“昨日放走不少长青门的人，这些人不定会在陇山峡谷那面再作怪，领着你的人前面开路。”

祈老八点头，道：

“不定准这帮杂碎想来个起死回生呢！”

余唐道：

“当家的，这押运任务有韩彪的人就够了，我同祈老八二人各率本属兄弟们分我两批往峡谷岭上冲去，不见人那是王八蛋们命长，否则必把他们碎在上面。”劳爱一想，点头道：

“我不想再有兄弟们死伤，你二人可要多加小心才是。”祈老八遂与韩彪二人兵分两路，直奔陇山峡而去。不料陇山峡那面，还真有埋伏。

原来前一天冲出去的两百多名长青门弟兄，他们在沙总管的率领下，先是流窜到后面的白马坡后，大家就在一阵商议后，那沙总管道：

“青龙会卷了我长青门总舵，可是大伙别忘了长青门尚有四个分舵，只等我们把消息送去，四位舵主必兼程赶回总舵，只要我们与驻马镇尚武山庄一联上手，杀上青龙会那是指日可待的事。”

早有人出主意，道：

“总管，我们不能就这样让青龙会得逞，大伙连夜上陇山峡，多备滚木擂石，好歹也要出其不意的截杀他个百二八十人方消我们心头之忿！”

此言一出，不少人赞成，其中更有人对沙总管道：“陇山峡那面有三处可以住人，只等我们上去以后，把上山的小道阻断，就等青龙会那批龟孙子们往布袋口进了。”

沙总管一想，这才点头道：

“有个一百五十人便足够，这可是要自愿的，我不便硬派谁去。”

早见长青门弟兄一个个全站起来，沙总管一看还真感动地道：

“到了这步田地，还见门下这般的视死如归，门主地下有知，他会含笑的了。”

于是沙总管亲挑一百五十名精壮汉子，分从三个关卡，这些人连夜就上了陇山峡两边的悬崖上，搬上大批滚木擂石弓箭之类，就等青龙会得意忘形的由此经过了。现在——

青龙会的人共分成两批走出白马坡前的那片大宅院，山风徐徐，林木轻摇，叽叽吱吱的鸟叫声，宛似对这批满面笑意昂扬的青龙会人马欢送呢——

第一批走的人当然是祈老八与余唐两部人马。三五里距离，刹时两部人

马已到了陇山峡，就在这时，余唐对祈老八道：

“老八，你我二人还是分从左右领着孩子们往岭上摸，这主意你瞧如何？”

祈老八一顿长把砍刀咧着大嘴往两边峰上一阵瞧，遂点点头，道：

“你的主意很好，我二人分别上去吧。”

余唐突然冒出一句话：

“昨日就不该放那么多人逃走，一顿砍杀，哪还有今日这码子事。”

祈老八道：

“青龙会的规矩，当家的交待，别忘了杀人放火是强盗干的事，青龙会只抢银子。”其实这算不算强盗，祈老八与余唐也弄不清楚，只见二人互打个哈哈，分别领着本部人马往峰上扑去。不料二人渐上得半峰腰，深壑处横木便挡在对面，若非具真本领人绝难跃过，而附近又没有下脚地方，光景是走上绝路了。

那余唐遥望向对面，只见祈老八正领着他的人走下山峰来，看样子祈老八也是无法上得山峰了。

要知这陇山峡就如同一座巨岭，被利斧自中间切断似的十分陡峭，最高处足有三百丈，峡谷中有几处弯道是靠近悬崖的，长青门早在这里设有三道关卡。

如今长青门在惨败中，一百五十名门下兄弟，他们以敢死队的决心，准备给予青龙会重创，光景是豁上了。祈老八与余唐二人双双下得山来，那余唐骂道：“登峰小道已断，那批龟孙子们准定是躲在上面了。”祈老八道：

“如果想通过这条峡谷，只怕已不是我二人的能耐了，老余呀，你看怎么办？”

余唐道：

“娘的老皮，弟兄们攀不上去，但却阻不了你我二人，干脆，你我杀上去，你看如何？”

祈老八道：

“如果是三十二十的，你我也就足够了，人数太多，我二人就难以应付，要知双拳难敌四手，能狼也难敌众犬，这事有待商榷。”余唐一愣，骂道：

“老八，你他娘什么时候走了样变了形的畏首畏尾起来了，你怕了？”

祈老八一顿长把砍刀，沉声道：

“我怕他娘的那条腿，你余唐只要往上冲，祈老八就不会走在你后面。”

余唐道：

“老八，这话可是你说的了？”

祈老八道：

“没错！”他一顿又道：“你说吧，我们该上哪一边？”余唐仰面一看，道：

“山道靠哪边峰壁，咱们就上哪一边。”

祈老八双手端着长把砍刀，余唐双斧一摆，二人遂各自向部下人交待几句，立刻往峡谷中冲去——二人冲进峡谷，只见余唐手中板斧一指，厉喝道：“上！”

祈老八立刻与余唐双双直向峰顶跃去，从远处望去，宛似两头攀崖巨豹。

一开始，峰上的长青门人并未出手，因为要等大队人马，走近他们才会发难。

然而祈老八与余唐二人已快登上峰顶来了，长青门下早有人叫道：

“是青龙会两个杀人王，快拦住他们！”

不料余唐与祈老八二人早已听见，二人不约而同的大喝一声，道：

“杀！”

那余唐更是狂怒的叫道：

“我的儿！昨日老子放生，今日回头一口，看来你们这群狗东西果真不见棺材不掉泪。”

“嗖嗖”又是数支箭射来。

祈老八在前面，立刻挥起长把砍刀一阵狂拨，不料竟有一箭正射中他的面上，箭头生被他用牙咬住。祈老八连哼也没有哼，反手拔出箭来，怒吼一声直杀过去，十几个青衫大汉立刻举刀迎杀而上，厉烈的直要把刚踏上崖边的余唐与祈老八二人推下山崖似的，只见刃芒激荡中从不同的角度纵横扫戮而来！

长把砍刀刃芒猝映，“咚”的一声便扫飞近身几柄钢刀，反手回刀中，已见三颗人头一飞冲天，血雨中三具尸体直往崖下落去！

另一面，余唐双斧已当头劈死五个大汉，他正自跃向十几个扑过来的青衣大汉呢，身后面突的有了箭响声传来，余唐昨日攻那长青门总舵时候，曾在胸前中了一箭，这时他是存着戒慎恐惧之心，所以上得峰来，一拨箭雨全被他躲过，如今再听弓弦声，他竟连看也不多看的腾身连翻三个空心筋斗。

“咻咻”之声在他的周身飞过，余唐便在间歇之间，狂骂一声，道：

“老子劈碎你们！”怒骂声中早听得“咔咔”之声，一连四五个青衫大汉竟全被他劈得四仰八叉，脑浆一地！现在，三十多名青衣大汉，已把祈老八与余唐二人牢牢的围在这悬崖上面，喊杀声中但见血雨狂飚，刀飞人倒。那余唐杀得性起，舞动双斧就在一片炫目的冷焰激荡中狂攻一百二十斧，凶悍的口中不住发出“嗨嗨”声！余唐的这种杀法，活脱是动作疯狂，一派玩命杀法！那祈老八早已忘了面上箭伤，一把大砍刀劈左挑右，直杀得长青门这些兄弟惨号连连，却也没有一个退走的。祈老八似已杀红了眼，他厉吼着冲前跃后，刀刀撩起阵阵血雨。

不料崖上长青门人已倒下一半了，忽然间有人狂叫道：“哥儿们，觑准了上不如合力一拥而上，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只要合力把这两个杀人魔拖抱住，就算死两个也没关系，上！”

那人一声提醒梦中人，早听得齐声大叫，道：“上呀！”

这是不讲招式，不论刀法的杀法，更是疯狂的一拥而上，十几个围抱一个，而每个人全是张开双臂，就算你祈老八与余唐二人拣着个儿杀，总还有七八十个来拖住自己的，一旦到了那步田地，再大的本事也难施出来。祈老八不等十几个人围上，长把砍刀打横狂扫如电中，突然长啸一声振臂跃起二丈余，半空中一个大飞旋，又见一溜血雨中当场又被他劈死三个。

余唐那面他的兵刃短，等到他挥斧收斧腾身而起的时候，背上着实挨了一刀。

余唐连哼一声也没有，他一起又落，立刻拦住又围上来的几个青衣大汉狂劈而上。

又是一阵“当当”声中，一连又响起“呱呱”数声，只见一大片红白不分脑肠成堆的一地血肉，那余唐脚踏上面，兀自发出似踩泥地声音。

转眼之间已不过十几人在拼命了。

祈老八吼骂道：

“你们这些王八蛋的命好像他妈的不是自己的。”余唐也叫道：

“我操，你们要死，余大爷准叫你们如愿以偿。”眼看着这一关卡上面的五十名长青门弟兄就要被歼灭在这第一关卡了，突然间人影闪晃间，劳爱已登上来。她只是看了几眼，立刻沉声叫道：

“退下！”

祈老八与余唐正在杀得性起，闻声已知当家的到了，斧刀交互狂劈而逼退十几人，双双已跃在劳爱身边来。那十几人似也认识劳爱，青龙会当家的来了。劳爱冷然望着十五六个长青门大汉，道：

“利是别人的，命却是自己的，昨日我放了你们，想不到你等仍不死心，如此做法何异螳臂挡车。”十几个人面面相觑，其中一人大胆的问道：

“如今你仍会放过我们？”

劳爱面无表情地道：“青龙会除了万不得已是不会杀人的。”

十几个人彼此一望，正要回身走去，不料劳爱道：“等等！”

十几个人立刻握紧手中钢刀，那人又道：

“你可是无意放走我们？也罢，就算老子们是鸡蛋，也要碰你一身黄汤水，上！”

劳爱淡然一笑，道：

“你们误会了。”

那人道：

“你究竟想干什么？”

劳爱道：

“你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只他们二人就足以收拾这里关卡，我手下像他二人本领的人总还有二十几个，陇山峡是挡不住我的归路，我就放你们到另外几道关卡处，叫他们全离开，早早回白马坡长青门总舵，否则我会派人一把火烧了那大片宅子，当然，关卡上的人也别想一个留下来。”

对劳爱而言，她这话绝非是恫吓，十几个长青门的仁兄全都心里明白。

就在一阵窒息中，那人才点头，道：

“好吧，长青门这次算是栽了个大跟斗了。”劳爱一笑，道：

“青龙会能放走你们，当然也不怕各位他日找上六盘山，相反的，我欢迎各位去寻仇、去报复。”这真是目无余子的大话一句，然而劳爱的作风便是这样，是的，她不能叫别人不去报仇雪恨，如果她惧怕，便不会明目张胆的领着人马袭击别人了。

那人听得劳爱的话，冷冷一笑未开口。

劳爱又道：

“你们去吧，我等你们半个时辰，时辰一过，可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那人双目直视劳爱，他心中在想，如此一位美娇娃，她竟是率领着青龙会纵横江湖的女罗刹，太可怕也太不可思议了。

十几个青龙会弟兄这时在大元的率领下正站在崖下面，突见十几个长青门人跑下来，一声怒喝，道：“哪里逃！”

崖上面，劳爱已叫道：

“放他们走！”

大元斜身一让，十几个长青门仁兄立刻向另一高崖处攀上去，他们对于山道暗径似是十分熟悉，只两个转弯，便全消失踪影。

劳爱这时才见祈老八面上还在淌血，而余唐背上一刀也见骨，忙对二人道：

“快下去敷药吧！”

祈老八早应道：

“当家的不来，我二人准能把他们杀得一个不留！”劳爱道：“战果并非杀人多少，我们的目的已达，又何必在此玩命呢？”

余唐已有些支撑不住似的，猛喘几口气，道：“娘的，背上这一刀还真叫人吃不消……”他已感到有些晕眩，眼前似是进溅着一片金色星斗，光景是力气也有使尽时，再加上挨了这么一刀，铁打的身子也会变了形走了样！

劳爱伸手一托，道：

“走！我扶你下去！”

余唐还想充英雄，早被劳爱暗中运功一架，不由得双脚离地，身子但觉一阵飘浮似的，早到了三十多丈深的山崖下面！

大元一见，便知道余唐受伤不轻，忙回头叫他身后的大汉，快把余唐扶到一辆马车上敷药。

祈老八也把脸上箭穿的伤口涂上药。

劳爱缓缓的在人马前面来回的踱步，不时的望向峭壁上面，更不时的看看日头。

这一趟青龙会死伤共一百余人，死的已埋，伤的运回，大量战利品一系列的就等在陇山峡口。

劳爱自信守在峭壁上的长青门仁兄们，他们虽抱必死决心，但那对已经被毁的总舵又有何益？

而劳爱要提醒对方的，就是顽抗无益，重整旗鼓找上青龙会才是可行之道，当然，那得在好长一段日子之

后了。这时韩彪走上前来，对劳爱道：

“当家的，我仍不能尽在这儿干耗下去，不如由我同大元，加上他们二十个能腾跃的哥儿们一举杀上去，这样岂不干脆！”

大元也道：

“韩大哥的话对，由我领着他们杀上去，准能把长青门余孽一马扫！”

原来大元率领的二十大汉，都具有腾空上屋本领，他们一向就跟在劳爱身边。

这时劳爱又望望天上日头，道：

“我已宽限他们半个时辰，如今尚未到。”

韩彪道：

“到现在没有动静，只怕那些王八蛋们已横了心。”祈老八这时也走过来，道：

“当家的，可要再杀上去？”

劳爱道：

“你已受伤，还是歇着吧！”

祈老八一拍胸脯，道：

“当家的，这点伤算什么，就算是从脸上割下四两肉，也没什么关系呀……”

劳爱摇摇头，道：

“我们还没到连受伤的人也要拼命的地步。”又是一阵窒息——

劳爱已在满面怒容咬牙欲碎了。她突然对韩彪道：

“叫他们出来个人答话！”

韩彪是个大嗓门，闻言早敞开喉咙狂叫道：

“长青门的鳖娃儿，你们站出个人来。”

他一连叫了几声，就是不见有人出面。

连劳爱也狠声，道：

“不到黄河不死心！”

韩彪也沉声骂道：

“娘的老皮，这就叫人拉着不走，鬼赶着飞跑！”劳爱突然沉声道：

“大元！”

大元早近前道：

“当家的你吩咐！”

劳爱道：

“你带他们冲上去，千万要注意对方弓箭。”大元道：

“当家的放心，我们正从长青门的库房里弄来许多水牛皮盾，这时正派上用场了！”

劳爱点点头，道：

“你们上吧！”

韩彪忙问道：

“当家的，还有我呢！”

劳爱道：

“祈老八同余唐全受了伤，我不想身边三员大将全挂彩，你还是注意大伙行动吧！”

韩彪一听，只得干望着大元与他率领的人飞扑上峭壁，急得他虚空狂抡着手中砍刀不已！

九、英烈千秋

陇山峡的右面峭崖上，背剑人大元率领着劳爱的近身冲士二十名，纵腾飞跃，宛似群猿争逐，刹时消失在绝壁上，劳爱等青龙会兄弟们全站在峡口仰面望。

大元当先扑上峭壁，只见那里堆满滚木擂石，如果这些滚木擂石全推下去，足以把山道阻塞，车辆马匹便休想过得这陇山峡。

这时却见一个长青门汉子从一处石后转出来，这人看来四十几岁，一张大板脸上毫无表情，青衫还有些血迹，显然昨日大宅内一场搏杀可能有这位仁兄一份。

大元厉喝一声：

“人呢？”

那人木然地道：

“算你们青龙会狠，长青门认栽，我们这是打不过躲得过，各位请上路吧！”

大元一怔，旋即冷笑道：

“青龙会不是傻子，等我们走到要紧处，你们突然下手，吃亏上当的可是我们。”

那人依旧面无表情，道：“三关上来的人传话，你们当家的传下话来，要我们放弃抵抗，否则……”

大元指着崖边堆的滚木擂石，沉声道：

“我只问你们这儿的人呢？”

那人道：

“早由暗道退走了。”

大元与二十大汉环视四周，真的不见有人，便问道：

“退到哪儿了？”

那人指向白马坡方向，道：

“回总舵去了。”

大元惑疑地道：

“我们的人就在峡谷口，怎的就没有发现你们长青门有人走过？”

那人一哼，道：

“老实对阁下说，长青门在此陇山经营数十年，明道暗路当然我们最清楚，我们的人如今只怕快回到总舵了。”

大元冷笑一声，道：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

那人轻摇着头，道：

“什么情况下你老兄才相信？”

大元道：

“未见你们长青门的人从这里下去，更未见你们走出峡谷，这光景恁谁也难以相信你们的人已撤走。”牙齿咬得“咯咯”响，那人沉声道：

“长青们吃亏上当已经认栽，但却是每个人心中全有数，是中了你青龙会‘调虎离山’与各个击破之计，江湖上这是弱肉强食的明证，我们只怨自己太过大意，败虽是败了，但长青门的人还不曾把一张脸磨蹭厚，一个个非得低三下四的从你们的人面前溜过呀！要知道人是一张脸，树要一层皮，如

果你青龙会的人想看笑话出爷们洋相，别忘了狗急跳墙这句老掉牙的话。”

淡然一笑，大元道：

“那我问你，这儿是谷中间，往前面尚有一处关卡，哪儿的人呢？也像这儿一样，全撤走了？”

那人冷冷地道：

“全撤走了，不信你们也可以去看。”

大元思忖一阵，点着头对身后的二十名大汉道：“留下一半在此守着，等我们的人走过以后，你们再从后面赶上去。”

只见那汉子这时走到一棵矮树过，自腰间他抽出个旱烟袋，敲着打火镰燃上烟，悠闲的坐在石头上，双目一闭，宛似老僧入定。

大元已经走至崖边正要往下落去，这时他猛的一回身向那汉子望去，不由得双眉一紧——

望着那汉子手上的旱烟袋，心中暗思忖，这人的旱烟袋奇特，铮光闪亮显系铜制，那个黄澄澄有儿拳那么大的烟袋锅，少说也有十斤重，光景准是这家伙的兵器。

也只是一念之间，但大元只是心中冷笑，旋即领着十名大汉又跃下峡底。

劳爱正觉着大元的人怎的上得峭崖上未见动静，突见他率领一半人从上面下来，立刻问道：

“怎样了？”

大元立刻将情形向劳爱报告，且说那汉子一人正坐在上面自顾的吸烟呢。

劳爱想了一阵，又问：

“你说那人是什么样子的？”

大元道：

“四十多岁，脸上无须，是个大板面孔。”

劳爱道：

“这人竟敢一人留下来，显然在长青门下有其一定地位，是个不简单人物。”

大元这时才想起那人手中拿的烟袋来，忙又道：“那汉子神情十分冷漠，手上拿的旱烟袋显然就是他的兵器应无疑问了。”

劳爱一听，突然双目一亮，自语道：

“难道是他？”

连一旁的韩彪也是一愣，不知当家的指的是谁。劳爱这时才问大元：

“你说那人身上染有血？”大元道：

“衣袖上是染有血。”

劳爱道：

“这就奇怪了，昨日在大宅中搏杀的时候，怎的我未曾见过这人？难道——”

韩彪道：

“当家的，我到上面去把那小子提下来。”

劳爱摇头道：

“如果真的是他，只怕你不一定会拎得了他呢。”韩彪一听，毛胸膛一挺，道：

“当家的，你看我韩彪能不能拎他下来吧！”说着就要往悬崖上跃去，

却早被劳爱喝住：

“长青门设在内地柏林镇上的分舵，舵主叫侯长春，人称大先生，他便是以手中烟袋为兵器，这人在长青门地位也仅次于南宫烈，是个心机极沉的人物，只怕往后长青门就看他的了。”

大元道：

“我已留下十人在上面守着，车马可以先过去了。”劳爱道：

“他可是也说了，那最后一关卡上的人也撤走了？”大元点头，道：

“他是这么说的。”

韩彪道：

“等快到第三关时候，我老韩上去先看看，如果有人，我就一刀一个，劈他娘的一个不留。”

劳爱想了一想，对大元道：

“只等我们人马过去，你把上面十人找回来，再赶到第三关口上，我们只要出了这陇山峡，便算平安了。”大元点点头退向一边。

劳爱立刻把手一扬，人马车队这才缓缓的往峡谷中移动，劳爱走在前面，韩彪便在她的身后面，第一辆车上坐的有祈老八与余唐二人。

劳爱走的慢，她目光一直是望向峭壁顶。

大元等着人马全进了谷而且过了第二关卡，便立刻招呼守在峭壁上的十人下来，匆匆的又赶到第三关上面。

大元等一众上得第三关卡，往远处望去，已是平原小山坡，这时峭崖上与刚才的第二关一样，也是只有一人守在上面。

大元见这人双目尽赤，满面怒容的直视着上来的大元。

淡然一笑，大元道：

“不用问，阁下也是与那第二关上的人一样说词，此地的人全撤走了？”

那人冷冷道：

“阁下看来甚是得意，但别忘了，失败并不可耻，只要人不倒下去，便不算彻底失败，一时的得手，不值得夸耀，江湖之大，青龙会敢言永立不败之地？”大元怒哼一声，道：

“青龙会早传出话来，十分欢迎有人上门寻仇。”冷笑一声，那人道：

“这话不新鲜，因为一个制造仇恨的人，他早已清楚总有人会上门算帐的，倒不如先把话放出去，以示大方。”

大元不愿多与此人费唇舌，“呸”的吐了一口唾沫，道：

“长青门，什么东西！”

那人面色一紧，双手十指箕张，但他却又咬着牙忍了下来。

大元为了赶着向劳爱报告，立刻对身边二十人吩咐，道：

“给我坐在此守着，只等我们人马出了峡谷，你们再由后面追上去。”

这时那人才又开口，道：

“你们最好早早离开。”

大元回头一笑，单独跃下山崖来。

于是，劳爱这才一挥手，命人马快往谷口移动——前队已快要接近第三道关卡了，后队已越过中间那道关卡，便在这时候，突然间第二道关卡处一阵隆隆响声传下来，众人仰头回望，早见关卡上面滚木擂石雨点般的砸下来，刹时间尘土飞扬，树折叶飞，虽未砸中人马，却是已把山道阻塞起来。众人再向前面望去，不料崖上突然一片喊杀传来，同时，又见那些滚木擂石自峭

崖上往下滚落不停——劳爱一声冷笑，一举手叫人马停下来。

韩彪早叫道：

“老子杀光这批王八蛋去！”

劳爱沉声喝道：

“不可妄动，自乱阵脚会给敌人可乘之机，难道这点道理都不懂？”

韩彪道：

“这时候除了杀便是杀，没有二话好说的了。”劳爱道：

“要杀也得觑准时机，对于眼前这种突变，时机上对我们不利。”

车上面祈老八与余唐二人早拔出兵器，那余唐吼道：

“这就叫纵虎归山后患无穷，当家的你想想，把老虎再放掉，那老虎还会感恩图报呀，回噬一口还差不多！”劳爱道：

“这道理我懂，眼前他们是要困住我们再下手，只是不知道他们如何下手。”

大元手指着上面，道：

“当家的，属下得赶上去支援他们了。”

劳爱点头，道：

“必要时带他们先下来！”大元点点头，立刻施展轻功直往峭壁上攀去——不料就在他腾升到半途，斜刺里一阵箭雨过来，大元急忙挥剪拨挡，且把手中牛皮盾牌迎上，但他还是被一箭射中大腿。

吸气咬牙，大元仍然要向上冲去，却早被下面的劳爱等人看到。

韩彪气的直跺脚，破口大骂，道：

“这些野生杂种鸟……我饶不了他们！”

劳爱却对韩彪道：

“叫大元下来！”

韩彪不敢违抗，敞开毛嘴大叫：

“大元，当家的要你下来了！”

大元正感中箭大腿处痛的钻心，闻言立刻跃身而下，待到劳爱身前，一只裤腿已是血水染红一大块。劳爱忙命人替大元敷药包扎，一个人站在大石边向上面望——

只见峭崖上人影闪动，刀芒激闪，不时传来一声凄厉惨叫声——

就在她一阵思忖中，劳爱一声冷笑，“呛”的一声抽出长剑来。

韩彪道：

“我陪当家的上去——”

劳爱摇头，道：

“守好车队，叫大伙尽量把自己掩藏起来。”韩彪不解地道：

“难道长青门的人真想作怪不成？”

劳爱道：

“不错，他们是在作怪，如果我料的不差，他们必定派人暗中回到长青门总舵，准备把所有的人力物力投到这峡口谷来，作殊死一拚了。”

谁知劳爱正欲往峭壁飞跃呢，便在这时突然半山壁处冒出一群青衣汉子，只见这些人全是长青门下的，一经露面，他们连话也不说的举箭便往人马群中狂射。幸而劳爱想到这点，因为峡谷两边就属这一段山道距离山壁近，如果两边出口被堵截，显然对方有狠毒招式会加诸在青龙会人身上。

也就在她刚叫各人找地隐藏起来时候，竟然会在半山崖处冒出这群弓箭

手，当时便被对方射伤数人，有几匹拉车的马与两匹骆驼也被射倒。

劳爱目光冷酷，俏嘴紧绷，她突然长身而起，挥剑如风车急转，圈圈刃芒便如同东升的寒月，劲急无与伦比的直往峭壁上落去。

青龙会的人这次全守在山道上，这时候他们才领会到他们的这位女当家的真本领了。

只见一簇簇箭雨射向劳爱时候，早被她的剑芒拨挡横飞不知去向，就在一阵又一阵的“吧”声中，劳爱已冲进那群箭手群中。

原来就在一处陡峭如立的巨石后面，有一条弯弯峭岩，那儿距离下方不过二十丈，但却是一处不易被人发觉的地方，如果有人藏在此处，任何人走在山道上也看不出这儿会藏有埋伏。

劳爱冲近这片大不过仅能容得下三四十人的巨岩后，那些箭手知道劳爱利害，立刻蜂拥着拚死向她围扑过来；他们有的尚不及拔出钢刀，却只能抡起手中弓来打。劳爱见这些弓箭手全都不要命的向自己扑来，发一声喊，腾空而起，半空中，人头飞闪，鲜血迸现，已见三个长青门下张着双臂往峭崖下摔去。

劳爱岂会被这些人迎面围抱住自己，只见她冷叱连连，时而飞旋在半空中，每一次闪击中，便见鲜血飞溅，凄厉的惨叫不绝于耳……

守在下面的韩彪却急的直跺脚——

坐马车上的祈老八沉声喝道：

“阿彪，你他娘的是吃屎长大的不成！”

韩彪一听，回骂一声，道：

“老八，你小子冒他妈的什么火？你以为我阿彪这是在做作给人看呀！哪个龟孙王八操不是打心眼里替当家的在干着急——”

余唐也叫道：

“那么你还杵在这儿干鸟，还不杀上去！”

韩彪气的骂道：

“你二人一拉一唱的可真是好搭挡呀！就你们身上那点伤，还他娘的哼呀哼的活脱两头癞皮狗，要死不活的，还尽在那儿耍嘴皮子捻舌根——”他边骂，边仍着急的望向半山崖上。

祈老八又吼道：

“八爷看，你小子准是怕挨箭，不敢往上面冲杀——”韩彪猛回头，怒指祈老八道：

“祈王八，要上你去上，我还不想去违抗当家的军令，娘的老皮，你也不用用你那大脑袋，这是什么地方？嗯！这儿是两军阵前呀！违抗当家军令可是要杀头的呀！”祈老八沉声道：

“你就别他妈在老子面前拿鸡毛当令箭了，你拐弯抹角的一句话，还是怕死！”

余唐也沉声道：

“即算是你老韩违抗命令，可也是上去支援当家的，这是情有可原，再说真要是当家的怪罪，也有我同老八二人替你扛着呢，你怕个鸟！”

韩彪骂道：

“去你娘的鸟毛灰，我若上去厮杀，眼下这批青龙会兄弟们由谁掌管调度？你二人那点伤又算得了什么，干脆你二人下车往上冲去，当家的如果怪罪，二位何妨往我老韩身上推！”

祈老八与余唐二人对望一眼，一旁刚受伤的大元忙道：

“祈爷余爷，二位身上的伤——”

那祈老八的伤是在面上，刚敷了药但却是一片红肿，痛得他不时以手去抚，面上被一箭扎了个洞，自然不太好受了。

余唐背上一刀见骨，如今他连翻个身都会龇牙咧嘴，痛的就差没有叫出声来。

但他二人却对望一眼，那祈老八一把抓住长把砍刀，厉裂的对韩彪道：

“八爷这就杀上去给你这胆小如鼠的小儿看看！”说完他长身而起，疯虎般的狂叫着摸上峭壁。

韩彪一见，骂道：

“我操，一生玩刀，半辈子宰人，临头落得个‘如鼠小儿’，好，老子何妨杀个痛快给你们看看！”大元直叫道：

“韩爷你不能去呀！”

躺爬在车上的余唐喜的直拍巴掌，道：

“这才算有种！哈……”

这时由于劳爱的搏杀一群弓箭手，山道上已不再有箭雨射来。

跃上崖去的祈老八却一路狂叫着往上腾跃，在他后面的韩彪也厉烈的吼道：

“祈王八，阿彪来也！”

仰天一声大笑，祈老八的人已登上那半山峭石后面，正看到当家的挥剑不绝，全身是血，长发似欲披散开来。

祈老八一声狂骂，道：“我劈死你们这群长青门忠狗！”

地上横倒不少尸体，当然全是长青门人的，祈老八就踩在尸堆中鲜血上冲杀而上。

后面，韩彪一声霹雳般大喝，砍刀起处生叫他把一人迎头劈成两半！

正在奋战的劳爱见祈老八与韩彪杀上来，早冷冷叫道：

“这里尚用不到你们，要杀就上去接应大元那二十人去吧！”

祈老八与韩彪已砍死砍伤十几个长青门仁兄，听得当家的说，立刻一声招呼，二人施展轻功，直往峭崖上冲去。由此再往上本就难以高攀，何况二人又拎着家伙，所幸这时已不见弓箭射来，等到二人上得崖顶，不由也是一怔的对望一眼——

只见大元手下这二十人中，真正仍在挥刀的已只有一半人，另十人却死在人堆里。

原来此处山崖地方小，就在这二十人奉命看守的时候，突然从斜刺里冲来一百余人，早把这地方塞满，有一半人冲过去推下滚木擂石，另一半扑上青龙会这二十精英围杀起来！

二十名青龙会精英徒具一身武功，但比之劳爱却差一大截，立刻被围了起来！

初时二十人尚合力砍杀不少长青门兄弟，不料那些推下滚木擂石的人，只把石头推落以后，也立刻加入战团。

于是，二十人立刻感到压力陡增而难以展开身法。近身肉搏中，二十名青龙会精英虽尽力施展身法，却也难以突破对方人多冲杀硬拚。

于是，一个个便死在对方不要命的拚斗上。

虽然如此，每个倒下去的人都会拉个五七人垫底。现在尚余十人在同四

十不到的长青门汉子们拚命，双方皆已杀红了眼，没有人再去在乎这场死拚的结果，眼前放倒对方一个便是一个。

祈老八与韩彪二人这时不约而同的狂吼一声：“大爷来收拾你们这群疯狗！”

长把砍刀疾闪连挥中，当场被他砍死三个。

那韩彪更是狂喊叫骂不绝地道：

“操，昨日爷们放生，不知感恩图报，今日却暗中施坏，想坑陷我青龙会，奶奶的，今日一个也放你们不得！”正在拚杀中的长青门人，突见又上来两个杀人王，全都是一惊，因为昨日才见到祈老八与韩彪二人那种疯狂的杀法。

不过虽然如此，四十多名长青门，却自动的冲过三十余人向祈老八与韩彪围杀过来。

长青门的人似是恨透祈老八与韩彪二人，一经围上，立刻往二人身边紧缩距离，显然也是要采同归于尽杀法。

只是祈老八与韩彪可不比大元的二十位仁兄，他们出招，招招夺命，身法怪异，不时的腾身而起，闪向圈外。

长青门的仁兄们几次未如愿，却被祈老八与韩彪又杀死几个。

便在峭崖上一场混杀中，半山壁后面也起了变化。劳爱已是杀得性起，地上又是尸血一片，四十多名弓箭手已伤不少，也倒下快一半。

突然间，一声沉喝传来：

“退下！”

劳爱半空中望去，只见一个大板面孔中年汉子，手上拎着一管精光发亮儿臂粗的旱烟袋，缓缓自一处峭石后走来，他满面寒霜，咬牙咯咯的走来。

一众长青门下弟兄见来人，立刻退向这人身后。劳爱一声冷笑，道：

“先生，你是从柏林镇来的吧？”

对方双目一亮，道：

“你怎么知道？”

劳爱一声哼，道：

“侯长春的招牌兵器，江湖中又有几个不知道的？”那中年人怒道：

“不错，大爷就是长青门下第一舵主侯长春。”劳爱道：

“在此设伏的，必也是先生杰作了！”

咬牙点头，侯长春道：“长青门不能任由你青龙会人欺上门来，但有一口气，也得拚出个结果来。”

劳爱道：

“就你这愚蠢的一念之间，长青门的人又白白死伤这么多，你可知道？”

侯长春冷凛的沉声道：

“长青门只有断头鬼，没有窝囊废，他们的死正表现了他们为维护我长青门而忠肝义胆死而后已的精神！”说着望望一地的尸体与伤者，又道：“全是你杀的？”劳爱点点头，道：

“这种你死我生的局面，我不得不施杀手。”她一顿又道：“只是我不明白，昨日怎的未见阁下出手？那种场面才是你这位大舵主出力报效时刻呀！”

冷哼一声，侯长春道：

“大爷昨晚才赶到此地，遇上兄弟们来此峡谷，一听之下，才知青龙会

来毁我长青门总舵，姓劳的，你可真是颇具父风呀，想当年你父人称‘野龙’，率领着一群悍不畏死的杀胚，活脱似狗鼻子，哪儿金多便上哪里抢，如今你可名儿响亮了，江湖上传出，你已卷了大雁堡，满载而归，今竟设计踹我长青门，姓劳的，你究竟讲不讲江湖规矩？武林道义又何在？”

劳爱一声冷哼，淡然地道：

“姓侯的，我问你，你我双方干的是什麼营生？明着各地设立生意，暗里干的什麼你我心里明白吧！”侯长春道：

“不错，彼此真正做的全见不得人，可也是各凭道行，各出奇谋，加上哥们拚血流汗换来的，这就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却也不着兴彼此之间似你这等的找上门来硬抢豪夺连带杀人呀！”

劳爱嘴角一撩，道：

“这些话出自一个失败者口里，乃极为平常之事，但你我心中全有数，江湖道上以大吃小之事可是司空见惯，再说我不如此做法，就难保你们不会找上我的青龙会，这时候可不是说长论短讲道理的时辰，姓侯的，你还是快点划出道来，劳爱这里全照单接着了。”

侯长春沉声一哼，道：

“年纪轻轻一个丫头片子，竟然心狠手辣到血洗长青门，那劳壮有了承他衣钵之人了。”

劳爱道：

“姓侯的，闻得你虽在长青门下坐第二把交椅，可是你的一手敲穴截脉功夫有其独到之处，今日倒要见识一番你阁下的绝学了。”

侯长春道：

“那是一定的，因为当你尝到敲穴截脉，也便是你痛悔不该轻率的跑到陇山来撒野的时候。”

劳爱一晒，道：

“你有必胜把握？”

侯长春道：“必胜把握没有，必死决心一个。”

“哦！”劳爱冷笑，道：

“原来只是个莽夫嘛！”

“呸”的一声，侯长春怒道：

“处在眼前这种局面，侯大爷即使收拾了你，但你在山下的人多，我们又有几成胜算？”

劳爱再次冷笑一声，目光却移向自己的长剑，道：“青龙会虽踹了你们长青门，却也不多杀人，更不随意放火，当然更不以众凌寡，如若你姓侯的就此撤走，劳爱仍然放过，你说呢？”

侯长春旱烟袋已平举身前，闻言厉哼一声，道：“既然兜上，又是在这种场面，试问如果是你，是否夹着尾巴走开？”

劳爱道：

“如此说来，我得成全你了？”

侯长春道：

“谁成全谁那得比划过方知道。”就在她的话声中，青衫抖动，人影腾空，侯长春的一支旱烟袋，已幻化成无数星芒，直往劳爱的身前敲去，那种历烈的奋身出招，端的威猛绝伦！夺目的冷芒“嗖”的伸缩映闪，劳爱一声冷叱中，手中长剑已恰到好处的搭上对方击来的旱烟袋。双方大不相同

的兵刃一经接触，立刻爆发出一溜火星碎芒。劳爱哪有闲情逸致在此耗时辰，她还在牵挂着上面的拚杀呢。

也因此，她出手便是那套凌厉的“追魂大八式”。二人才交手十招，侯长春已觉出自己的“风雷三十六绝敲”难以尽情施展开来。

就在一阵逐击追扑中，劳爱不屑地道：

“姓侯的，你仍然不是我敌手，这一仗你笃定失败无疑了。”

侯长春面上已见汗水落下，但他仍然敲打掌劈不已。

炫灿的激荡冷芒便在此时突然扩大面向四外溢出，侯长春好像觉得自己一下子跌入一个寒冽的冰窖之中，不但是满目尽是冷芒幻掠，更且通体一寒而哆嗦，不由得狂挥出满天精芒，企图去阻止那即将临身的剑芒。劳爱的长剑便在这时一阵狂旋，腾身而起，半空中她冷笑连连，道：

“你输定了！”

侯长春咬牙苦撑，他上下左右前后一阵敲点横阻中，奋力欲闪出剑芒外面，但劳爱那锋利的剑刃已阻住了他的退路！

“啊”的一声沉叫，侯长春心惊胆又颤的拚命倒翻连连，“咻”的一声轻响，他的头上青巾连着一绺长发已被削掉，随着山风吹向地上，有的吹得不知去向，有的却粘在地上未干的血浆里。紧逼在侯长春身后，劳爱的一把长剑尽在侯长春身前半尺远如影随形，直到侯长春紧身贴在一块石壁上。长剑冷冷的点在侯长春的喉结处，劳爱冷笑道：“可认输？”

低眉望着劳爱，侯长春咬牙道：

“你杀了我吧！”

劳爱道：

“杀了你长青门就失去中心领导人了，那以后谁又会替长青门报这天大的仇恨呢？”

劳爱的话令侯长春吃惊。

那有放人生路然后再叫人上门寻仇的大傻子？但反过来一想，这人不是傻子便是个目空一切的自大狂，因为她的自信心太过强烈，强烈得根本目无余子。

心念间，侯长春怒道：

“今日你不杀我，他日我必杀你，而且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直到杀了你，直到灭绝青龙会。”

劳爱一声哈哈，道：

“有志气，就你这一点，便值得我不杀你。”说着，她长剑一收，后退三丈。

侯长春收起旱烟袋，猛回头对那些弓箭手喝道：“快把我们的人召回总舵。”

劳爱收起长剑，几个起落，人已到了峭壁上面，但她却也怔住了。也只是转眼之间的事，她随身的二十名近卫也死了一半，而祈老八与韩彪两人，正搏杀于忘我之境。再看地上，每个黑巾包头的近卫，总是倒卧在数名青衫汉子中间，其死状之惨与烈，非目睹之人绝难以相信。

就在劳爱愣然之间，附近侯长春已沉声喝道：“住手！”

劳爱也对祈老八与韩彪叫道：

“放他们走路！”

祈老八一听，鼓着半张破脸，吼道：

“不！青龙会人的血不能糟蹋在这里，老子非杀光这群驴日的！”

韩彪也叫道：

“当家的，不出半个时辰，准把这些王八蛋全数撂倒，一个不留！”

劳爱冷声喝道：

“住手！我说叫他们走路。”

韩彪与祈老八对望一眼，又见十名近卫也收起刀来忙着去找地上躺的自己的人尸体，这才对望一眼退到劳爱身前。兀自怒目直视着正自走去的长青门四十多人。劳爱目中似见泪光，她仰视着天际，仿佛望见那片刚刚遮住天上日头的乌云——

人的生命本够短暂，因为当一个稍有成就的人，正欲享受其的成就的时候，也就是他走到人生终点的时刻。

所不幸的，是那些正自为生命而挣扎的人，他们却在一无成就中默默无闻的死去——

眼前——

是的，眼前这些曾经忠心跟在自己身边流血流汗的人，也终于流尽了他们身上的最后一滴血而厉烈的死去——黯然的抽动一下双肩，劳爱对祈老八道：

“你身上有伤，先回车上歇着，这里就由韩兄领着他们把人抬下去，我要把他十人埋骨在六盘山。”祈老八道：

“头儿，我还是觉得应痛宰这群东西——”

劳爱面色一寒，道：

“你怕他们有一天会找上六盘山？”

祈老八急的口没遮拦道：

“哪个王八蛋才怕他们找上六盘山。”

韩彪也道：

“昨日我们放了这些人，只一夜之间竟回头想置我们于死地，如果放他们就此离去，太便宜他们了。”劳爱道：

“这也难怪，他们在柏林镇上的第一份舵舵主侯长春正好昨夜赶来，他们才在姓侯的设计下在此埋伏。”祈老八道：

“那个姓侯的龟孙王八呢？”

“没有杀他，我放他走了。”韩彪道：

“为什么？至少得把姓侯的干掉才对！”

劳爱道：

“人在江湖走，刀剑少出手，不杀姓侯的，绝非是要在江湖上搏得宽大虚名，只是叫姓侯的知道，青龙会是不会滥杀人，除非遇到抵抗。”

祈老八仍然心中塞着疙瘩似的跃下峭壁。

韩彪立刻帮着另外十名大汉，他们一人背一个，缓缓的也下得这峭壁。

本在车上歇息的大元，一见自己平日细心调教的手下转眼之间死了一半，不由冲上前去抚尸痛哭起来——劳爱面色极为难看的吩咐把死伤的马匹换下来，更把受伤的人当场上药安顿在车上。

那韩彪更是记着命人在前面清理山道，直忙到日偏西才算顺利的出得陇山峡。

原本是个大获全胜之局，但如今死了十名近身卫士，所有的人谁也笑不出来了。

离开陇山，劳爱率领她的青龙会人马，连夜往东疾走紧赶，她不时回头望向后面——

那是最后面的一辆马车，只有大元一人亲自驾着，而车上面，正堆放着十具尸体，那是大元的手下兄弟，平时他们便是兄弟相称，情同手足，如今遇上这种场面，大元一路上一直是双目滚泪，光景是恨不得死的是自己。一天一夜的紧赶，青龙会的人马终于又回到了六盘山的青龙会。

劳爱一进入正厅上，立刻吩咐把抢得的所有金银珠宝搬进正厅。

这次她与前几次一般的，仔细把所有的宝物细看详审，直到全部东西看完，她才似失望的对石总管道：“一半入库，一半分给大家。”

石总管道：

“大元的手下如何处理？”

劳爱双目一闭，道：

“后山青龙墓园给他十人造墓吧！”

青龙墓园中只埋青龙会有彪炳功劳之人，如今劳爱把大元的十名手下也埋在后山青龙墓园，算是令大元等十一人安慰的了。

只是劳爱为什么看了抢来珠宝等以后便现出失望样子？这大概无人知道。

而劳爱呢，她是不会说出来的。

现在，她带着满身的疲惫回到了青龙会的后面，就在那座三层楼阁上，她还有老母与小弟在等着她呢！长青门的师爷方泰终于来到了驻马镇。

他赶到尚武山庄时候，口干舌燥四肢无力，一步三点头的直到尚武山庄的庄门前，才被人认出 he 竟是长青门的师爷。立刻，他被人扶进庄子里，却正碰见“铁臂猿”宇文山在督促儿子练刀法。

方泰一见宇文山，大喘气似跪不跪的斜身往地上一矮，却早被宇文山一把拉住，道：

“方师爷，怎的变得如此狼狈？”

方泰未开口先落泪，犹似被人欺侮的孩子见到亲人般，直是耸动着双眉不已！

宇文山忙对一旁的人吩咐：

“快扶方师爷进厅上。”

那方泰坐在椅子上，这才喘着气道：

“宇文老爷，你要为长青门主持公道啊，为我们门主报仇啊……”

宇文山一听大惊——

十、义薄云天

大碗清酒喝光，又吃了二斤酱牛肉，大白馒头一口气塞了三四个，师爷方泰这才喘过气来。

原来师爷急走快赶的快两天未吃一点东西，人一到了尚武山庄便似虚脱一般的双腿再也无力站起来了。宇文山等师爷方泰气平心不浮躁，这才缓缓地问道：“说吧，看你这般狼狈样子，必然是陇山那面出了大事，究竟如何，你就快说吧！”

师爷方泰伸手摸摸嘴巴，灰白的胡子有些粘叽叽的，他轻声一叹，道：

“我们长青门完了，门主也被那个青龙会的女魔头杀了，连……连……连少门主也全完了！”

宇文山一听，几乎是从椅子上弹起来，他一怒冲到方泰面前喝道：

“你说什么？”

方泰道：

“那日我们门主来到尚武山庄请求宇文庄主协助，欲救少门主性命，不料我们先将青龙会石总管放回，二天他们却把少门主杀死以后又伪装送回，诱我们追出陇山峡谷，那女魔便在柳林中设下埋伏，于是……”

方泰详细的把事情叙述了一遍——

宇文山一听惊怒交加的骂道：

“劳爱这女子，她简直就是魔鬼，她比她老爹还狠十分，她……她太嚣张了。”

方泰双目已见泪的又道：

“门主被杀，只怕长青门总舵不保，所以我也就连夜赶来尚武山庄求助了。”

宇文山怒哼一声，道：

“劳爱呀劳爱！你不看老夫薄面也就算了，不该反利用我诱杀我南宫贤弟，宇文山誓不与你干休！”方泰当即又道：

“宇文庄主，可否先派一得力手下跟我一起到陇山一趟，看看那女魔是否毁了长青门总舵！”

宇文山道：

“青龙会的作用一贯的为金银财帛而不择手段，那劳爱与南宫烈之间又有的是什仇？若非长青门的财帛，青龙会也不会大举出动的围歼南宫烈了。”

方泰一听，顿足叹道：

“如此说来，陇山长青门那边只怕不保了！”宇文山沉声道：

“江湖上尽多以大吃小，以强凌弱，弱肉强食事例随时在发生，但脱不开血债血还与以牙还牙。”他一顿又道：“如今既发生这般大事，必将震惊江湖，方师爷能把这消息带来尚武山庄，宇文山自应振臂而起，主持武林正义。”方泰忙站起身致谢，道：

“南宫门主地下有知，必感激涕零！”

宇文山道：

“长青门尚有四处分舵，这就得方师爷辛苦一趟去转告这不幸消息了。”

方泰点头道：

“但求盆缠若干，快马一匹，方泰立刻先赶往柏林镇第一分舵去。”

宇文山点头，道：

“见了侯长春，何妨叫他先到我尚武山庄，大家共研共商破青龙会大计！”

方泰道：

“在下一定把庄主的话转到就是。”

于是方泰一骑快马离了尚武山庄直驰向柏林镇而去。方泰怎知道前一日那侯长春已到了陇山，而且还同劳爰在陇山的半山峭崖后拚过一场。

望着方泰离开尚武山庄，宇文山独自一人关在书房里，他想的很多，很多……

来回踱着，宇文山边自言自语。

“她的目的是什么？她为什么要这样明目张胆的干？”也就在这时候，尚武山庄总管“地崩子”马耀已在房门外轻叩着房门，道：

“老爷，狼山风家寨风寨主来了。”房内宇文山一听，立刻拉开房门，道：

“快请！”

根本不用请，因为这位大光头老回子已满面急躁不安的直闯进来。

宇文山一见，忙抱拳道：

“怎的风兄如此急匆匆的又来了，外面发生何种大事了，否则——”

一挣山羊胡子，老回子风雷道：

“光景是天都快塌下来了，宇文老弟台尚不知呀！”宇文山却先对一旁的总管马耀，道：

“风寨主远道赶来，快去备桌酒菜来。”

风雷一叹，道：

“事情未弄清楚，我又怎能吃得下酒啊！”

宇文山故示轻松地道：

“天塌一阵风，地陷一堆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风兄既来到我尚武山庄，尽管安心吧！”

马耀早应着去备办酒席。

宇文山见马耀走去，一把便把老回子风雷拖进书房里，只见他回身紧关房门，然后又伸头窗外看了一阵，这才吁了一口气，道：

“风兄可是说那青龙会挑了长青门总舵之事？”风雷惊异地道：

“怎么？你已经知道了？”

宇文山道：“难道你在半道上未遇见长青门的师爷方泰？”风雷道：

“我那匹‘一条鞭’，奔驰起来一如腾云驾雾，在驻马店上我并未遇上方师爷呀！”

宇文山知道“一条鞭”是一匹马，这匹马他心中最清楚不过，因为……心念一动，他笑笑，道：

“也许方泰抄小路赶往柏林镇了。”

风雷道：

“这就奇怪了，我得知方泰与南宫烈一起死在柳河岸，怎的他会赶到你这儿来了？”

宇文山道：

“当时一片混战中，方泰见苗头不对，他才诈死在一堆死人中顺河而流的逃过一命，到得我这儿，他人几乎虚脱，既累又饿，可真是难为他了。”

怒容满面的哼了一声，风雷道：

“老弟台，以你看这女魔如此明目张胆大干，她难道不惧道上，众怒难犯？”

宇文山轻摇头地道：

“青龙会作风至为明显，风兄没忘那劳壮的作风吧！”风雷点头，道：

“不错，劳壮是狠，但像劳爱这女魔头的灭帮毁门大干，却是并不多见，往后这女魔就难免也会……”宇文山道：

“可是会找上你风家寨甚至我的尚武山庄？”实际上宇文山心中另有一番兴奋，因为青龙会的行动，正附合他的利益，明是青龙会得利，实则尚武山庄也有好处。

只听风雷道：

“总得想一良策共同对付这个心机深沉的女魔呀！”宇文山道：

“风兄的意思是……”

风雷咬牙，道：

“似她这种尽在道上蛮吃横啃无法无天作风，早该激起共愤，与其他这般的各个击破，不如以老弟名义约她在某一地点比斗，不知老弟为然否？”

宇文山稍作思忖，当即道：

“以我之名义怕不太好，终究他还是我未过门的媳妇，再说嘛，她爹劳壮也与我叩头换帖过，有道是人死情不断，我总不能……”

冷冷一笑，风雷道：

“野龙早不认你这位老弟了！”

宇文山道：

“至少青龙会的人不知道，场面上我还得维持吧！”风雷道：

“眼前你以为何人出面为宜？”

宇文山毫不考虑地道：

“你！”

风雷一怔，道：“有什么理由要我出面？”

宇文山道：

“理由太多了，其中最大的一条理由，便是青龙会下一次的行动必然是指向你狼山的风家寨。”

风雷惊异地道：

“宇文老弟台，你不是在唬人吧？”

宇文山淡然一笑，道：

“我会在此时唬你？”

风雷道：

“你能提出什么充分理由？”

宇文山道：

“就我暗中打探的消息，劳爱虽口口声声不为老爹报仇，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暗中打探有关西凉槐山她爹惨死的事情，你该也想得到似她这种狠角色岂有不为自己老爹舍命报仇的！”

风雷双眉一扬，道：

“可是我并未——”

宇文山一笑，道：

“凶手未找到之前，只怕她还会大干下去的。”风雷道：

“如此说来，西北道上的几处门派全得遭殃了！”宇文山道：

“以我的想法，风兄何妨暗中邀几个高手，我再去陇山一趟，把你邀斗劳爱之事，说成是为江湖道上主持正义才出面的，想那长青门在听了我的消息以后，必会大力支持暗中支援，有此三方面力量，胜券必然握在我们手中。”

风雷道：

“难道宇文老弟不出面？”

宇文山道：

“我在暗中协助应比之明处好得多，再说我也总得要顾及他人闲话我尚武山庄不念旧情义的欺侮寡妇弱女呀！”捋着一把山羊胡子，风雷道：

“以你看，什么地方才是约斗的最佳地方？”“六盘山！”宇文山毫不考虑地说。

风雷一愣，道：

“六盘山？那不是青龙会的地盘吗？”

宇文山道：

“不错，六盘山是青龙会的地盘，但那也只限于六盘山的双分岭南北百里内，而六盘山南北总长足有五六百里，我们把她约在六盘山最南端的清水镇郊，这可是有个绝大的好处。”

风雷道：

“好处是什么？”

宇文山道：

“第一，从那地方往西北方两百地便是陇山，长青门如果暗中支援，那是个理想地方，因为劳爱那女人是不会想到长青门的，其二，那儿距离关雄的黄衣社最是近，如有必要，‘黑骆’关雄绝不会袖手旁观，而见兄——”

风雷道：

“我们暗中约人只怕这女煞星不会上当。”

宇文山一笑，道：

“不，她明知上当也会独自前往。”

风雷道：

“这是为什么？”

宇文山道：

“很简单，因为他是‘野龙’劳壮的女儿，更因为宇文山未再说下去，他忽的压低声音，道：

“风兄，你选个日子，我设法着人替你跑一趟六盘山，当然，风兄可得有万全准备。”

风雷山道：

“八月中秋夜如何？”

宇文山点头道：

“大麦藏高粱长的好季节，应是农闲团圆时——”宇文山的话不错，中秋节在北国，早已把收刈的大麦晒干入仓，而玉米高粱已是一人高了，这时候正是家家安闲时日，但——

一声无奈低喟，风雷道：

“劳爱这个女魔，我以为……”

宇文山道：

“大丈夫行事绝不瞻前顾后，事情既已决定，还是及早安排，何况她也并不一定会知道我们早有合计！”风雷摇头，道：

“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折磨，她真会找上风家寨？”正在这时，“地崩子”马耀走来，他轻叩旁门，道：“老爷，酒席已摆，请风寨主入席吧！”

风雷哪有心情吃酒，只随意吃几杯，立刻骑马离开尚武山庄。

那宇文山把他送至庄外，才嘱咐道：

“中秋节距今不过二十几天了，风兄可及早绸缪，我这里也会把约斗之事送信上六盘山去的。”

风雷一咬牙，道：

“中秋圆月夜，清水飞鼠崖，风某决定斗一斗这青龙会的女罗刹。”说完骑马疾驰而去。

遥望着风雷的背影，宇文山不由的抚摸着胸前耸肩哈哈大笑起来……

从陇山长青门回到青龙会的劳爱，虽然是大获全胜，却也损兵折将，尤其跟在她身边的那十员大汉的惨死，令她好一阵哀伤，连前面的正厅上她也有三天不走去，只是陪着老母与小弟，闷闷的关在那座楼阁中。

有时候，劳爱又像个软弱的女子，她会一头钻进她妈的怀里好一阵抽搐流泪，感染得一旁的小弟也不停的哭着拭泪不已！

有时候劳爱哭得伤心时，连她的妈也哭起来……当然，劳爱是不会在青龙会兄弟们面前流泪的。现在——

劳爱已是第四日未出楼门了。

连小弟拉着要她出去走走也没有答应。

也许她想到了某一件事情，这时她低喟地道：“过两天青龙会又要发放粮银了，一年三大节，住在六盘山的近千户人家来领粮，只怕要忙上两三天了。”劳太太道：

“你也该打起精神了，唉，终究你还是年轻女人啊，不比你爹，手下死了几个人，他只是平淡地说自己无能，害哥儿们丧命，哪像你，一伤心便是好几日的……”劳爱摇头，道：

“并非全为死去的哥们，主要的女儿想到爹，爹死的好惨，他身中三十八刀，刀刀见骨，这绝不是一人所为，而爹身上常挂的那只青龙钻，至今仍未有下落，也许……也许我应该用另一种方法了。”

一声长叹，劳太太道：

“你爹是杀人不眨眼，可是我跟你爹一辈子，就是没见他杀过一个老实人，单就六盘山区的人们，一提起你爹就竖大姆指，青龙会的担子搁在你身上，也是青龙会哥们的意思，别太为报仇之事而使青龙会大伤元气才好。”劳爱突然拉过弟弟来，她一阵抚摸，笑笑道：“过年就是六岁了。”

劳正点头，道：

“是呀！妈说我又长高了呢！”劳爱道：

“可要学读书还是学武功？”

劳正竟一拍胸膛，道：

“当然是学武了，我要像姐姐一样领着青龙会打仗，和那些叔叔们一起杀敌人。”

劳爱一笑，道：

“学武那得要吃许多苦呀！”

劳正道：

“姐姐不怕吃苦，还学得一蹦能上房子顶，我当然也不怕苦了，将来我就跟着姐姐学本事——”

劳爱摇头，道：

“不，姐姐只怕没功夫教你。”

劳正不依地磨到：

“你是我姐姐，你不教我就是不行——”

劳爱忙道：

“姐姐虽然不教你，但姐姐会把你送到峨嵋山，姐姐的师父叫龙师太，她的本事可大的很呢！”

劳正忙点头道：

“好啊，我们明日便上峨嵋去。”

劳爱回头望向呆坐的妈，半晌，她低声道：

“妈！”

劳太太一叹，道：

“这是我意料中事，只是正儿太小，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可是……可是……”劳爱道：

“记得我是九岁上峨嵋，爹曾答应龙师太此生不杀善良之人，她才答应收我为徒，十年艰苦磨练，总算能替爹接下这付担子来，然而我终是个女流，未来发扬我青龙会，大概只有小弟了。”

劳太太道：

“这些我全明白，你怎么决定便怎么做吧！”劳爱一把搂住小弟，双肩耸动，两目垂泪——劳正不解的仰头问道：

“姐姐怎么哭了？”

劳爱哑着声音，道：

“姐是在替你高兴，这件事一直搁在姐心里，怕的是妈不答应叫你去学武，如今这消息只怕连青龙会兄弟们也高兴呢！”

劳太太这才对劳爱，道：

“你决定下来的事，我又怎会反对呢，不过我希望你能叫阿正过了中秋节再上峨嵋，这样……”

劳爱摇头，道：

“不，明日立刻上路！”

劳太太一怔，道：

“也不过二十几天，过完节再去也是一样呀！”劳爱道：

“娘有所不知，过节以前与过节以后的情形便完全不同，我师父龙师太一向很注重‘诚意’二字，她老人家如果见我们竟放弃过完中秋节再上山，必然知道我们是诚心的，以后的话我便也好开口要求了。”

劳太太点头，道：

“你是比你爹心细多了，唉，那就明日把你小弟带上峨嵋去吧！”

劳正这年五岁，是个不知愁滋味的孩子，见妈与姐二人决心带自己上峨嵋，自是打心眼里高兴，早就蹦着跳着走出去了。

劳爱见小弟走出去了，这才又偎到妈身边，道：“小弟去峨嵋，他短时间觉着好玩，时间一久，加上学武吃苦，只怕他会吵着要回家，不定还会在山中走失，所以……所以……”

劳太太道：

“有话你直说吧！”

劳爱一叹，道：

“下此决定，是我这两日足不出户的结果，女儿如今正在江湖上树立强敌，我没有绝对把握抵挡住他们联手一击，所以最好妈同小弟一齐上峨嵋，女儿也好放手一拚，早晚我会把元凶逼出来的。”

劳太太道：

“也要妈明日就走？”

劳爱道：

“我亲送妈上路。”

劳太太一叹，缓缓站起身来，她在女儿的扶持下来到了劳壮的灵位前。取香燃烛，母女二人拜了三拜。

劳太太突然泣道：

“阿壮，我只要求你一件事，可要保护我们女儿呀！”说着连叩三个头，热泪滴在蒲团上——

劳爱把妈扶起来，道：

“妈，你歇着，一切女儿自有安排。”

于是，劳爱走了。

她三日未出门，如今精神似是好多了。

因为她终于决定了一件大事，这是令她高兴的。青龙会的正厅上，劳爱望着面前一排排小瓦屋，青龙会的哥们全住在这里。

大元早已把十名手下葬在青龙会后山墓园。

劳爱这时把石冲叫来，道：

“快把余唐、祈老八、韩彪几人找来。”

石总管也有三日未见当家的面，其实青龙会人全知道，当家的关起门来独自在为死难的哥们掉泪呢！见石冲走去，劳爱对大元道：

“准备着你去收拾一下，明日我要送妈上峨嵋去了，”大元一听，精神一振，笑道：

“上峨嵋去见见龙师太，散散心最好不过了，大元立刻去办！”说着立刻走出正厅。

就在这时，祈老八第一个走进来，边还对劳爱道：“这几日见当家的一人关起门来伤心，我祈老八真想大哭一场——”

劳爱一笑，道：

“谁说我哭了？倒是睡了有一天多呢！”说着她走近祈老八，伸手在他的面上摸了一下，道：“伤好了没有？”关怀之情，流露无遣！

祈老八哈哈一笑，道：

“就等结痂了，这点伤祈老八还没放在心上，倒是叫当家的操心了！”

就在这时，韩彪已抖着声音走来，他粗声地道：“当家的，你总算想开了，青龙会死上几个人又算得了什么，要知道我们可并不吃亏呀，哪个死去的哥们不是弄他娘的三五个垫底的？”

劳爱忙问道：

“余唐大哥呢？”

韩彪道：

“余唐这老小子朝天睡觉睡惯了，如今背上挨了那么一家伙，他可是不得不爬着睡，罪是受大了！”劳爱一阵难过，道：

“我们去看看他吧！”

就在这时，早听得余唐叫道：

“当家的，男人住的地方你怎么能去的，余唐这不是来了吗！”

劳爱见石冲正扶着余唐走来，忙也上前去扶，边道：“还很痛？”余唐感动地道：

“当家的，我余唐二十岁投到老当家的麾下，如今整整二十年，如若是老当家的在世，像我这点伤，难保他不叫我余唐绕着大宅子跑三圈呢！”

一边祈老八也道：

“不出那么十天八天，老余准会又是活蹦乱跳的又是个好样的。”

韩彪也道：

“皮粗肉厚活像一只老蛮牛，那点伤就别理他了。”余唐突然一瞪眼，沉声道：

“哦！这点伤呀，要是搁在你老韩身上，娘的皮，你不哎唷哎唷直叫唤才算怪呢！”

众人一笑，全坐了下来！

劳爱这时望了四人一眼，她缓缓地道：

“仓中粮食与库中银两，可全都备妥了？”

石总管忙回道：

“昨日已开始把粮食运往前山，三日后开始发放。”劳爱点点头，道：

“万一人多粮食不足，就散些银子吧！”

石总管道：

“大雁堡加上长青门两地运回的粮食足够了。”劳爱道：

“祈大哥余大哥有伤在身，发放粮麦之事，就由韩大哥与石总管二人多出点力了。”石总管道：

“忙也不过三日，有我与老韩二人也足够了。”劳爱缓缓一瞥这四人一眼，淡淡一笑，又道：“明日一早我要送妈上峨嵋去，青龙会总堂口就要各位齐心费神了。”

四人一听，先是一怔，旋即韩彪问道：

“当家的要去峨嵋，可是去拜望龙师太？”

劳爱道：

“那只是原因之一，另外我是把小弟送去师父那里，由她老人家加以调教，将来也好……”

祈老八一拍大腿，道：

“当家的主意我赞成，有朝一日青龙会全得靠小阿正来接棒了，哈——我赞成送他上峨嵋。”

石总管道：

“老夫人也一齐去？”

劳爱点头，道：

“是的，我是这么决定的。”

余唐这时目中见泪，道：

“老夫人也就是余唐老嫂子，她这一去又不知何时才回六盘山，别的不用说，我余唐得去给她叩个头去！”石总管道：

“既然当家的如此决定，我这就去立刻叫灶上人备酒席，再说陇山一战回来后，大伙还未庆功宴呢，不如趁此时全青龙会先热闹一番，一举两得，当家的以为如何？”

祈老八早叫道：

“你真是石头，这种事还用得着问的，快去准备呀！”

劳爱一见，也不好拦阻，只得点头答应下来。这时大元又匆匆地走来，道：

“当家的，他们十人听说当家的要出远门，一个个直嚷着一定要沿路护送老太太呢！”

劳爱道：

“连你我也没打算叫你跟去，为的是在此照顾伤者，还有协助石总管办事，再说——”

劳爱话未说完，大元早单膝一跪，道：

“上次大元未跟去驻马镇，听人说当家的几乎上大当，这次除非你杀了大元，否则大元是跟定了。”劳爱道：

“你去，他们十人必然要跟去了！”

韩彪道：

“孩子儿们忠心可嘉，当家的就别太叫他们失望了。”

劳爱道：

“从此地赶往峨嵋山，路途一千五百里，你们既然决心跟我去，那就每人一骑快马，沿路一切打点就由你去张罗了。”

大元大喜的站起来，道：“此去峨嵋拜望当家师父，当家的总得备些厚礼吧！”

余唐道：

“你小子还用问，库里拖出一箱黄金也就是了！”劳爱一听，笑道：

“我师父乃出家人，视黄金如粪土，不如带上千两白银，锦绢十匹要淡色的也就够了。”

大元立刻返身把这好消息告诉另外十人去了。这一晚，青龙会可真热闹，就连那很少到前面正厅上来的劳太太，也由小儿子陪着到了大厅上。

望着一众人等，青龙会本就是她夫在日打下的基业，如今自己突然离去，怎不令人感伤的。

但见一队队青龙会兄弟们，分批轮流走进大厅向劳太太叩首敬酒，早令劳太太涕泗滂沱不已！

劳爱却在弟兄们面前表现得十分得体与自然。这顿既欢乐又令人伤感的酒筵，却也热闹到三更天才散席！

双辔快马拖车，由两个大汉驾驶，大元与另外八名大汉各骑快马跟在后面。

劳爱却未立即跟上，他拉马站在前山道上十分慎重的对一众青龙会兄弟们再三交待，在她未回来以前，青龙会决不可随意出山。

走在一边的石冲这时道：“当家的尽管安心前去，我们青龙会只有找上别人门前去的，还未曾有哪帮哪派的人敢招来捋虎须。”韩彪也笑道：

“当家的这次下山，哥们有句话要我向你当家的说一声，这时候也是该说了。”

劳爱道：

“什么事？”

韩彪道：

“哥们希望今年中秋能同当家的六盘主峰赏月去。”轻声一笑，劳爱道：

“尚未到那种闲情逸致赏月心情，不过我会尽快赶回来的。”

前面尘土飞扬，但已不见马车踪影，劳爱这才跃身上马，只听得数百青龙会兄弟们不约而同齐声高叫：“当家的一路平安！”

劳爱马上仰面，她神情激动中对大伙一抱拳，道：“兄弟们多保重！”

于是，只见她一夹马腹，枣骝马扬起四蹄，直往前面飞驰而去！

天下事本就有那么巧的。

如果不用巧字来解释，怎么会在劳爱走后第二天近午时候，六盘山前山道上会来了一骑？

而此人——是的，正是方敬玉。

劳爱在驻马镇附近高原上的伍家祠堂曾拜托方敬玉代为设法打探那七个蒙面大汉所用兵刃。

方敬玉又是槐山人，自然对于探听两年前轰动槐山的那件事情容易进行。

现在，方敬玉虽未曾探得七蒙面人的兵器形状，然而他有更好的消息，所以他来了。

只是他来的十分不巧，劳爱已走了一天，怕不已在两百里外了。

方敬玉一人一骑才刚刚来到青龙会前山，怪石后面未见人，却是人声已传出来：

“朋友，你已走在陷阱中了，如果你聪明，那就站着别动了。”

方敬玉马上高声，道：

“在下方敬玉，特自西凉槐山赶来。”

石后面那人喝问道：

“远从槐山赶来六盘山，干什么？”

方敬玉笑笑，道：

“在下是受一位姓劳姑娘之托，探得一些消息，如今特来面见劳姑娘的。”

石后面立刻转出八个端着箭匣的汉子，八支硬箭全对着方敬玉。

缓缓的，自另一面又走出一人来，一把砍刀扛在肩上，边指着方敬玉，道：“拿来！”

方敬玉一怔，道：

“阁下欲要什么？”

“当然是我们当家的信物了。”

方敬玉一怔，道：

“当时劳姑娘并未给在下什么信物呀！”

那人一声哈哈，道：

“怎的恁般巧合，昨日我们当家的才离去，今日你来到青龙会？”

方敬玉心中甚是不快，自己这是替你们办事才绕道而来的，不但不感谢，反倒找起麻烦来了，这真正是太过岂有此理。

心念及此，一抱拳，道：

“既然你们当家的不在山上，在下也正有要事待办，带来的消息，就等以后遇见再奉告了。”说完调过马头拍马就走。

只听那大汉道：

“娘的，走了倒也干净，哥们这是谨慎门户，小心防守，什么样的消息会比六盘山青会安全重要？”

这真是阴错阳差，这人又怎会知道劳爱每日必欲得到的消息，就是方敬

玉带来的？

方敬玉已经走出半里了，不料石冲在前山后面的马棚转到前山来，因为他正忙着准备发放粮食呢！斗然见一骑往山道远处驰去——不快，但也不慢！

从马上那人的模样看，无论如何有些似大漠中人。石冲当即跑下山来，正遇上守卫大汉迎上来。石冲指着已驰出很远的方敬玉，道：

“那人是谁？”

大汉笑道：

“那家伙呀，哼！是个来路不明的人。”

石冲道：

“他要找谁？”

大汉道：

“总管就别提了，他说是我们当家的托他办件事，如今是要见我们当家的，你想想哪有这么巧的事，偏偏当家的昨日上路，这小子今天就赶来，所以我三言两语的就把他打发走了。”

石冲一听，指头点在那大汉的鼻尖上，骂道：“王八蛋，你是头猪呀！”

大汉一愣，道：

“总管你怎的骂起我来了！”

石冲“呸”的一声，道：

“不定我会杀了你呢！”

大汉一惊，忙问：

“我处理得不对路？”

石冲咬咬唇，道：

“我问你，他替当家的带来什么消息呀，你可是问了没有？你笨，你猪，也该问上一声呀，怎的擅自作主的把人赶走？”

大汉一听，慌了手脚的踮起脚来向远处望！

远处已是人马模糊了。

石冲当即道：

“快替我拉匹马来。”

大汉不敢多言，立刻狂奔向马棚处牵出一匹马来，不及上鞍，石冲已翻身上马，狂奔着追上前去。正在徐徐骑马前驰的方敬玉，突然听得身后有急骤的马蹄声，不由回头看去，见是一个粗汉向自己追来，不由地立马道边。

石冲怒马急停，早在马上抱拳，道：

“兄弟可是要见我们当家的吧！”

方敬玉面无表情地道：

“你们劳当家不是不在吗？”

石冲道：

“当家的是昨日出去了，但欲找我们当家的人必也是当家的朋友，还请兄弟移驾回转六盘山，如何？”方敬玉道：

“请问你们当家的何时回来？”

石冲道：

“总要半个月以后吧！”

方敬玉道：

“时间太久，我不能久等。”石冲忙问：

“但兄弟为我们当家带的消息，可否告知在下？”方敬玉还真是好一阵

犹豫——

十一、方敬玉受托走六盘

石冲见方敬玉沉思犹豫，已知事情十分重要，当即又抱拳道：

“兄弟来的不巧，偏就是我们当家的昨日离开，再加上刚才我那名兄弟说话不得体得罪了你，真叫我……”方敬玉突然一笑，道：

“请问仁兄贵姓大名，你在这青龙会职司是……”石冲忙笑道：

“我叫石冲，青龙会总堂口司总管一职。”

方敬玉这才下得马来。

石冲见有转机，也立刻翻身下马。

方敬玉道：

“我是在驻马镇附近高原上，那儿有家伍家祠堂，就是在那儿与贵会当家的相遇，是她托我替她在西凉槐山打听一件事情，我这是来向他回信的，只可惜……”石冲的脸上已笑僵了！

他一直是笑着。

因为他知道这是在求人，如果不以笑脸，姓方的拍马而去，自己如何向当家交待？现在——

他连皱纹也笑出来了，低头哈腰地道：

“兄弟，不论是什么消息，你请告诉我，当家的走时交待过的，一切事情皆由石某小心办理，你这一走，他日我怎向当家交待？”

方敬玉一笑，早又听石冲道：

“兄弟如看薄面，就请回头，青龙会总堂口我备水酒，我们喝着聊着，你看如何？”

方敬玉道：

“三两句话尚用不到多聊……”

石冲一把拉住方敬玉马缰绳，道：

“就快正午了，附近又没有客栈野店，再说嘛，你方兄算是替我们当家办事才转道六盘山的，明白地说，这是对我青龙会有恩，岂能不把方兄拖进总堂口吃杯水酒的，去吧！我的方兄弟。”

方敬玉想，人说青龙会全是一窝杀人王，不料这姓石的却是一团和气，果是个干总管的人才呀！

心念间，方敬玉哈哈一笑，道：

“既是石兄诚意相邀，在下便叨扰一顿酒饭吧！”哈哈大笑，石冲道：

“这是石某荣幸，方兄弟，你请上马。”

方敬玉跨马前行，石冲随后紧跟上，笑道：

“方兄弟言及，自己是西凉槐山人？”

方敬玉点头，道：“在下是槐山人。”

石冲又笑问：

“今见方兄弟身边带剑，想必是我辈江湖中人了。”方敬玉道：

“后学未进。”

哈哈一笑，石冲道：

“既然方兄弟是我辈武林中人，就更应大方的走入我青龙会吃顿酒了。”

方敬玉一笑道：

“可有说词？”

石冲道：

“我辈武林中人，讲的是恩怨分明，所谓一钵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方兄弟这是对我青龙会施恩，青龙会可绝非不明事理之地，岂能让方兄弟就此离去，日后哪个还会同青龙会人打交道？”

双骑到了青龙会的前山，早见刚才那大汉走出来相迎，石冲把两匹马交在大汉手中，道：

“差一点你误了当家大事。”

大汉一听，忙向方敬玉施礼不迭，道：

“对不住！对不住！”

方敬玉一笑，道：

“你为青龙会总堂口安全着想，我不会怪你的。”大汉哈哈一笑，道：

“谢谢，谢谢！”就在石冲引领下，二人绕过前山，走过大吊桥。方敬玉回头望，兄见这座吊桥十分奇特高大，两边三层巨缆全挽在巨大木桩与峭岩上面，桥面上铺设着原木板，人走上如履平地而不见吊桥稍动分毫。

正厅廊下，韩彪正指挥为数四百多人在操演呢，见石冲领了个风流有余倜傥十足的年轻人走来，立刻高声对一众青龙会操演的兄弟们道：

“回去擦把汗水，准备吃饭了。”

场上人一哄而散。

韩彪这才迎上来指着方敬玉，道：

“老石，你在哪儿带来这么个小白脸呀！”

方敬玉一怔，见韩彪一脸络腮胡，双目如豹，一件背心未上扣，露出一身坟起肌肉，膀宽腰圆，巴掌如箕斗，根根手指头宛似十根小棒槌，知道这人孔武有力。石冲早沉声道：

“我说老韩，你不会说话就站一边去，你知道这位兄弟他是谁？”

韩彪一怔，嘿然一声道：

“总不会是你我的小祖宗吧！”

石冲道：

“虽非小祖宗，却也差不多，人家是受当家之托，这是赶来向当家的报信呢。”

韩彪道：

“可是当家的已下山了。”石冲道：

“就是因为当家的不在，我才请人家上山来吃顿酒，至于带给当家的什么消息，那得由这位方兄弟琢磨，能告诉我们最好不过，如不方便，等当家的回来，再约个时间地点也好叫当家的去回见人家呀！”

方敬玉早冲着韩彪一抱拳，道：

“在下方敬玉，阁下是……”

韩彪双手叉腰一声哈哈道：

“我叫韩彪，小兄弟，请进吧！”

正厅上，方敬玉这是头一回上得青龙会内来，他不觉十分好奇的把这精巧宏伟的正厅看了一阵。

就在这时候，只见有两人走进来向石冲道：

“粮食与银子全已准备好，就等往前山运了。”石冲道：

“别急，还有两日呢。”

韩彪一旁道：

“六盘山远近那些住户们可曾着人去通知他们前来此地领粮？”

另一人早应道：

“派出的二十多人一大早出去了，只怕得两天才能见他们回来呢！”

方敬玉一听大惑不解地道：

“贵会尚设赈粮，倒是令人想不到的事。”

石冲一笑道：“这原是我青龙会开帮立堂时定下的规矩，行之有年了，一年三节，或多或少的总得对六盘山近千口人一点小助，如今眼看中秋即到了，按往例的就在这几日要发放了。”

方敬玉不由肃然，道：

“外传青龙会在江湖上强取豪夺，杀人越货，原来这些传言皆属不实呀！”

韩彪摇头哈哈笑道：

“方小兄弟呀，你又猜错了，青龙会如果不硬搭强取，又拿什么去放赈的？”

方敬玉一愣，石冲早又道：

“不错，青龙会是以硬碰硬，强抢掠夺，但青龙会只抢当抢的，如那些土豪劣绅，一方恶霸，贪官污吏，以及那黑吃黑的道上强梁，除此之外，当然我们也做点低头买卖，因为我们也并未把自己人当成孔夫子呀！哈……”方敬玉直觉的以为面前这些粗犷大汉个个可爱，他们赤胆忠心而又毫不故作。

这时已见几个汉子端来酒菜。

石冲立刻把方敬玉请入上席。

祈老八与余唐二人也来了。

那余唐背上一刀虽然不轻，可是青龙会备的金创药却也十分灵验，第三天他便痛苦大减，如今已不觉痛的也走来吃酒了。

方敬玉在石冲的引介下，也认识了这些青龙会的大汉，心中也觉得高兴。

也许酒喝下肚火气旺，方敬玉放下酒杯，道：“当初我在受贵当家的托付时候，见她十分慎重，所以我对人也不便说，怕的是坏了贵当家大事，今见各位如此忠心的对青龙会，方敬玉十分感动，所以我把知道的就说给各位听……”

石冲笑道：

“方兄弟正该如此。”

方敬玉环视各人一眼，这才道：

“西凉槐山那件事情……”

方敬玉也才说了这句话，祈老八等全都双目直视，满面惊怒中露出一脸的凶相来！

方敬玉便是在这种情形下说了一句未再说。余唐早沉不住气的，道：

“说呀！”

方敬玉道：

“看各位模样，我惑疑当不当说。”

石冲道：

“方兄弟，我们只是变得惊奇，因为一桩无头案突然间峰回路转，自然就是这般样子。”

余唐也沉声道：

“只方兄弟的消息正确，你就是青龙会的大恩人，快说吧，我的小祖宗！”

祈老八也急的双手按在长方桌面上，道：“你小兄弟可是要我祈老八趴地上给你那几个响头你才会启动尊口呀，我的哥哥大爷！”

方敬玉好感动，真的好感动，劳姑娘能有这些对她忠心不二誓死效命的干部，青龙会当然是无往不利了。心念及此，方敬玉十分庄重地道：

“单凭各位这种炽热的表现，我方敬玉就不会令各位有所失望。”他环视了几人一眼，又道：“其实我所听来的消息如果去访查，天下之大，只怕是如同海底捞针。”

石冲一笑，道：

“至少我们有这么如海底针的一点线索了。”方敬玉道：

“我回槐山没住几天，却感到劳姑娘赠金赠马之恩，我把那几日全放在访查上，而且也去了一趟龙舌沟。”石冲等四人谁也不敢开口，就等方敬玉说下去了。方敬玉稍又思忖，这才缓缓道：

“那晚月色很好，正有七个骑马大汉围杀一个，先是马上砍杀，后又下马追逐，那被追杀的似是中了刀，但他却如飞般的冲入龙舌沟，等到另外七人追上他，围上他，且又在一阵搏杀中，直到那人躺在溪流边昏死过去！”石冲忙在方敬玉的喘息中间问道：

“这场面是谁看到的？”

方敬玉道：

“玉匠水连天。”祈老八道：

“谁是玉匠水连天？”

方敬玉道：

“就是那槐山鉴玉老祖。”

余唐道：

“她怎么知道？”

方敬玉一笑，道：

“我不说明，各位当然不会知道，在我们槐山，人们以玉为生的有一半人，那玉匠水连天已年近古稀，却仍然玩玉不疲，龙舌沟的宝玉，往往都是在夜晚出世，那些光泽美极的宝玉，在月光的照射中隔着山溪清澈见底的沟水，不断的闪闪发出洁白露光万道：所以只要圆月夜，水老便会躲在暗处，就等宝物现身了，那晚上他就是看到了龙舌沟这一幕。”

石冲忙问：

“可看清这七个蒙面人？”

摇摇头，方敬玉道：

“当时水老吓坏了，他隐在一个石缝中不敢吭声，不过他却看清两件事来。”

祈老八道：

“你快说呀，小祖宗。”

方敬玉一笑，道：

“有个人骑了匹净白的良驹，这匹马的尾巴可奇怪，是黑的，这种马万中无一，塞上人称这种马叫‘一条鞭’，各位可曾见过？”

石冲等人面面相觑，因为这还是头一回听说过。方敬玉又道：

“还有，其中有两把刀特殊，刀在月光下会发出碎光，好像刀上有眼睛似的，刀头也特别宽大，另一把刀上也似生了眼睛，上面叮当响中似有环呢！”

石冲一听，道：

“武林中是谁在用这两把怪刀的？”

突然祈老八双目一亮，道：

“难道是他？”

余唐道：

“你说是哪个王八蛋？”

祈老八咬牙，道：

“大邪刀司马玄，大雁堡堡主，那老小子手上家伙叫做‘三环四眼钢刀’，老子以为八成是他。”

点点头，韩彪也道：

“可能，记得那日我先进入大雁堡，那司马玄却领人从堡后面包抄上来，我便发觉那老小子手中家伙怪异。”

余唐道：

“他司马玄如今已是厉鬼一个，就算有他老小子一份，娘的老皮，怎么个找法子？”

突然韩彪一掌拍在桌面上，叫道：

“操，想起来了，我老韩也想起来了！”桌面上杯碗盘子跳起半尺高，方敬玉一怔间，石冲忙沉声问道：

“你又咋唬什么？”

韩彪道：

“那日陇山峡外，我们把那‘瘟神’南宫烈诱到了小河边的柳树林下，当时我同当家的迎着南宫烈，他娘的，南宫烈手上就是拿了一把单眼虎头钢刀呀！”

石冲一叹，道：

“唉，又是个死人，说了等于没说，白高兴一场。”祈老八道：

“现在就看谁是骑那匹‘一条鞭’的人了。”石冲举杯向方敬玉道：

“方兄弟，有了你送来的消息，青龙会全感谢你，来，我敬你。”

方敬玉举起酒杯，祈老八也举杯，道：

“我祈老八也敬你一杯！”

方敬玉道：

“不如大家同干一杯，我还有话未说完呢！”余唐与韩彪忙举杯，大家饮干杯中酒。

方敬玉似是不胜酒力的满面泛红……

他晃晃脑袋，这才又道：

“听水老说，那晚不只是七个蒙面的，还有另一人出现呢！”

石冲等一听惊异地道：“还有一人！谁？”

方敬玉道：

“那被杀之人原是被七人围杀的，但这人一经出现，立刻拦住七人，就在一阵争论中，那人伸脚踢开倒在血泊中的大汉，且蹲下身来在那人身上好一阵搜摸，七人全看得十分清楚，于是，七个蒙面人似是十分失望的走了，那后来的人则似是冷冷发笑的也匆匆走了。”

石冲一咬牙，道：

“可恶呀！这家伙定是主谋！”

余唐也点头，道：

“不错，这家伙一定是主谋者。”

这时方敬玉起身抱拳，道：

“叨扰一顿酒饭十分感谢，在下已把知道的全都告诉各位了，已无再留下的必要……”

石冲早拦住道：

“也得住上三五天再走吧！”

方敬玉忙摇手笑道：

“实不相瞒，在下必得尽早赶往天王庙，敝师了了大师还在那儿等在下呢！”

祈老八道：

“方兄弟，跟着和尚学本事可以，切记千万不能出家当和尚呀！”

方敬玉一怔，祈老八又笑道：

“男子汉大丈夫，宁愿抛头颅洒热血死去，也不干那整天咕咕啾啾念经的勾当，那种日子过的多窝囊，打死我也不干。”

方敬玉道：

“宁静致远四大皆空，不是也很好嘛？”

祈老八指头点着方敬玉，道：

“你看，你看，说着说着你就来了一句和尚话。”一声哈哈，方敬玉道：

“今日能与各位一席话，衷心快乐，我们后会有期。”

方敬玉已登上马鞍，祈老八还咧嘴笑道：

“方兄弟，有朝一日你觉着没酒没肉的日子不好过，何妨来青龙会，哥们全欢迎你来呢！”

方敬玉抱拳，道：

“谢谢，劳当家面前请代为问候了。”

于是，方敬玉快马离开了六盘山的青龙会。

从这里赶到驻马镇上，已是二天过午时候。

方敬玉拉马走在驻马镇的街道上，缓缓的，他到了“驼铃居客店”外。

马匹拴在店外，方敬玉走入客店内，店小二见来了客人，忙上前招呼！

“午时已过，客官这是刚赶了长路到来，你吃点什么？”

方敬玉道：

“随便弄些吃的，完了我立刻赶路。”这小二点点头回头往灶房走，不料身后面有人叫道：

“堂弟呀，也给我弄碗面什么的。”

那小二正要转弯了，闻得声音，他根本不用回头，因为来的准是伍大海。

不错，伍大海刚刚自伍家祠堂赶回驻马镇，他是被官道上一阵马蹄声吵醒的，当时还以为是劳爱呢，但当他走出祠堂，骑马的已经走远了。

伍大海这才匆匆的赶来镇上，不料正看到堂弟往后面走，他这才叫了一声。

那小二只是一顿，立刻走向后面去了。

矮小的伍大海这才搓搓双手，大龅牙就在上嘴唇的一阵磨蹭中偏头看向店中唯一的客人方敬玉。于是，他愣然一怔，旋即嘿嘿笑道：

“你……你呀……你……”

方敬玉不识伍大海。

伍大海却认识方敬玉。

在这种场合方敬玉不认识姓伍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伍大海认识方敬

玉。

原来那天方敬玉在伍家祠堂与劳爱二人的对话，伍大海躲在大匾额后面全听得清楚，当然他也在暗中看了方敬玉几眼，是以这时一见立时便认出来。

方敬玉双眉一紧，见这活脱瘦三像的矮子已向自己走来，不解地问：“兄台是……”

伍大海“啊”了一声，道：

“你是不知道我是老几，可是我提个人你一定会立刻知道。”

方敬玉一笑——

伍大海已拉过一张椅子凑在方敬玉身边坐下来。方敬玉道：

“兄台贵姓？”

伍大海道：

“我叫伍大海，有时候替人跑跑腿办点事。”方敬玉道：

“兄台欲提何人？”

伍大海遂低声道：

“兄弟呀，说起来你我也算得是同路人了呢！”方敬玉道：

“我不懂兄台此话何所指。”

伍大海道：

“六盘山的青龙会当家，难道兄台不识？”

方敬玉道：

“不错，我是识得劳姑娘。”

伍大海道：

“而且是在我们伍家祠堂认识的。”

方敬玉一怔。

伍大海立刻又道：“劳当家且托你为她打听一桩大事，是吧？”方敬玉一惊，因为他体会出这件事的严重性，如果万一被有心人听去，自己的麻烦可就大了。

伍大海低声一笑，道：

“兄台别慌，我不是说过吗，我们是同路人，都是替劳当家办事的呀！”

方敬玉一笑，力持平淡地道：

“实际上在下并未打听出什么来。”

伍大海一笑，道：

“那到没什么，我还为劳当家的跑过一趟西凉呢。”方敬玉道：

“啊！她要兄台去探听何事？”

伍大海话到口边又咽下去，道：

“对不住，虽然我明知道彼此同路人，但收了人家五十两金子，自然是嘴巴已被封得紧紧的了。”

方敬玉惊异地道：

“如兄台之言，这消息定然十分重要了。”

伍大海道：

“说重要也不重要，说不重要嘛，娘的还真重要，要不怎值五十两金子的。”

就在这时，姓伍的已端了个盘子出来，只见是两盘热炒一壶酒，白馍四个，另外一碗羊肉汤。

小二根本未看伍大海，只淡淡地道：

“转眼间功夫，你又有了新朋友了。”伍大海怒目一瞪，旋即笑道：

“四海之内皆兄弟嘛！”

小二这才冷笑，道：

“别逗了，谁不知我这位堂兄的朋友在赌桌上。”方敬玉笑道：

“兄台的话不错，可愿同在下喝几杯？”

伍大海道：

“故所愿也，乐于奉陪。”

方敬玉立刻叫那小二再加酒杯与筷子。

小二冷冷的望了这位本家一眼，道：

“别忘了我也姓伍啊！”

小二的话伍大海当然明白，他是在提醒别给姓伍的丢人现眼，但他还是替伍大海拿来杯子筷子。三杯酒下肚，伍大海这才一声叹，道：

“兄弟呀，我不说你大概尚不知道呢，江湖上有名的‘八爪神偷’伍大海的便是在下。”

方敬玉道：

“似乎曾听人提过。”

只见伍大海左手打右手，右手反过来又打左手，边沉声骂道：

“我便是坏在这双手上了。”

方敬玉道：

“怎么回事？”

方敬玉道：“那日在伍家祠堂，原本你是遇不到劳当家的，只因我……唉！只因我那天替劳当家办事办砸了，她才一气之下找回来的，我知道只碰上我准会杀我，所以我便躲在暗中没出来。”

方敬玉一笑，道：

“我怎么说呢，原来你全听到了。”

伍大海道：

“那日我先给劳当家的办完事，她还塞给我七八十两银子的，可是后来……唉！”

方敬玉欲问，但伍大海绝对不能把“双刀将”端木良差半点没糟害劳爱的事说出来，他不是不能，是不敢。

于是，他咬咬牙，道：

“那家天宝赌坊害了我呀！”

方敬玉才明白，原来面前这如鼠矮子是个赌鬼。早又听伍大海道：

“原本我有机会上一趟六盘山的，劳当家也要我去的，可是就坏在那天不该害了劳当家，虽说后来我也听她的话把衣裙送还人家，可是已无颜再见她了。”

伍大海可并未把石冲叫他归还衣裙时候又敲了人家银子的事说出来。

方敬玉见这伍大海颇有悔意，立刻笑道：

“只要往后不再去赌，兄台仍然是大有可为的。”伍大海摇头道：“难呀！只我口袋一有银子，不吃不喝都可以，非得往天宝赌坊不可，那种感受，就好像有鬼在身后推我，不去不行似的。”

方敬玉一直是跟着苦行僧了了大师的，这时见伍大海这样，一时动了恻隐之心，稍一思忖便道：

“兄台最好暂时离开这里，换个环境也许会改掉赌瘾。”

伍大海摇头道：

“腰里没铜不敢横行，驻马店上没银子我可以赖着我这位堂弟吃一顿，没地方睡就回我伍家祠堂去，当然，如果弄到银子，赌坊又可以摸他几把去，换个地方……”方敬玉道：

“凭兄台这江湖神偷之尊，还怕饿到自己？只要不赌，你绝对能有一番作为的。”

伍大海道：

“作为？哼，提起作为我就窝囊，师父当年给我三个戒律，第一要偷那当偷的，第二忠臣孝子不能偷，第三不能以偷致富，说是不义之财祸害子孙呀！”

哈哈一笑，方敬玉道：

“这是侠盗作风，而你今能守住令师三戒律也算不易了，佩服！”

二人边吃边聊，那方敬玉真的有意要带着伍大海去天王寺呢，便在这时，突然外面蹄声“噗噗”，街上正有个骑马大汉，这人大光头上直冒汗，山羊有子往前翘，样子十分威猛，一把大泼风刀挂在鞍桥上。

最令方敬玉吃了一惊的，却是此人骑的那匹马——全身白得无一根杂毛，可是马尾巴黑如墨般不停的左右连甩。

“呼”的一声站起来，方敬玉冲至门外看，只见这大光头正往南面行去。

而这个大光头，不错，正是刚由尚武山庄出来的狼山风家寨寨主老回子风雷。

身后面，伍大海低声问：

“兄台识得这人？”

方敬玉一把拉住伍大海，二人又来到桌边。

伍大海还直拿一双杏仁眼望着方敬玉。

沉声紧张的，方敬玉道：

“兄台，你的机会来了。”

伍大海道：

“我有什么机会？”

方敬玉指着风雷去的方向，低声道：

“设法盯住这人，看他是哪条道上的，然后你再把消息亲送上六盘山去，我保证你发一笔大财。”

伍大海道：

“发大财？多大？”

方敬玉道：

“只要你能把那匹马的模样说出来，千两银子他们也会出的。”伍大海几乎是由椅子上弹起来，他伸舌舔唇又擦大龅牙，怔了一下道：

“那么多？”

方敬玉道：

“不算多。”

伍大海突然摇头，道：

“这么大的好处你为什么不去？”

方敬玉道：

“在下恩师是个苦行僧，我若带去千两银子，必被他老人家责问，所以这机会也只能奉送仁兄了。”他一顿又道：

“当然，有一天你得了银子，就别再送往赌坊，换个地方讨房媳妇，过着太平日子该有多好！”

伍大海笑道：

“那是以后的事了，眼前我去追那骑马的。”说完抹头便跑，跃出店门已是十丈外了。

二门处，那姓伍的小二早跑过来叫道：

“我们伍家的人叫你丢尽了，吃饱喝足连声谢也不说，擦嘴就跑，算什么嘛！”

方敬玉早笑道：

“小二哥错怪他了，是我托他办事去的。”

小二一皱眉道：

“他会替你办什么事？”

方敬玉已站起身来，道：“我要上路了。”边取出一块银子，道：

“多的不用再找了。”

方敬玉骑马也自后追去，他心中在想，天下事可真有诸多巧合，自己竟然会在这里遇上这匹马来。只是，当方敬玉出了驻马镇的时候，早见那“八爪神偷”伍大海急步赶向右面高原上。

于是，方敬玉犹豫了。

他不能再追去了，因为师父尚在天王寺已等了自己十几日，再不回去，难保师父不责怪自己。

就在他一阵犹豫后，遂调转马头往另一高原上驰去。

不料方敬玉赶到天王寺的时候，听说了了大师早已离去五日了，这时天王寺主持惠因大师把方敬玉叫到弹房里，他看了方敬玉几眼，点头笑笑，道：

“你师父的眼光不错，你是不适于我佛门。”方敬玉急问：

“我师父是往哪个方向走去的？”

惠因大师摇头道：

“已经走了五日，你已无从追起了。”说着自桌上取出一本手抄，又道：“这是你师要我交给你的东西，是一套‘降魔剑法’，要你好生习练，也好在未来江湖上做出一番事业来。”

颤抖着双手接过剑谱，方敬玉道：

“恩师年迈，这以后何人伺候他老人家呀！”说着，不由垂下泪来……

惠因暗中点头，道：

“你师是苦行僧，天下寺庙皆可落脚，你就安心去修习这套剑法吧！”

方敬玉神情激动地道：

“他日我方敬玉有成，必走遍天涯也要找到吾师。”说完立即拜别惠因大师，骑马离开天王寺。

然而，就在方敬玉驰出半里远，那惠因大师身后，了了大师一声哈哈道：

“正当年轻有为，怎可坐念佛经？”

惠因也笑道：

“是个有良心的好孩子，未来定有出息。”

然而方敬玉却满怀伤感的走了。

狼山。

此处的狼山非塞外狼山，而是终南山里的一处支脉，那儿住了一批回子。

风家寨便在这儿。

远从驻马店追踪而来的“八爪神偷”伍大海，可并未赶到这儿，他甚至连渭水河也未走过，因为他绝对想不到那骑马的风雷，会突然一阵疾驰，刹时失了踪影，等他衔尾追去，早已不见影子了。

原来伍大海拼命在风雷后面追踪，不巧被风雷发现，冷笑一声，拍马疾驰。他坐下原是千里良驹，伍大海轻功再了得，也难同四条腿比快。

人虽被追丢了，但伍大海也有小聪明，他一路问下去，直问到大散关才没有再问出个名堂来。

即使是这样，他已追了快两天。

于是，他决定赶回六盘山去报这个信，如果方敬玉没有骗他，青龙会他便有得吃喝的了。

“八爪神偷”伍大海连夜赶到六盘山的时候，那已是第四天过午时候了。

六盘山的青龙会前山，那大片的矮荒林后面，突然转出一彪人来，早见一个大汉拦住伍大海的去路：“哪里来的矮子，干什么的？”

“八爪神偷”伍大海笑笑，道：

“我是专程来找你们石总管的，他可是在吧？”那大汉上下仔细望了伍大海一阵，嘿嘿笑道：“就你呀！大龅牙。”

伍大海指着自己鼻头，道：

“我怎么了？”

那大汉呵呵一声笑，道：

“别是来伸手要几个花的吧，石总管会有你这么一号龅脚朋友？”

伍大海哈哈一笑，道：

“敢情你小子狗眼看人低呀！”大汉怒喝道：

“兔崽子，你这是怎么说话？”

伍大海道：

“娘的，你别跟伍爷比个儿人，没听人说，山高遮不住太阳，水大漫不过桥去，真要比划，你不定够伍爷三摔的，你老小子倒是信不信！”

别看伍大海个头小，他的轻功可是一流，虽说武功平常，那是比江湖一流高手差一截，眼前这些汉子还真不入他的眼。

那大汉一听还真的一愣，心中在想，这个仗可不能打，因为，如果赢了，这小子明敞着是来找石爷的，自己揍了他，石爷那面就难交待，万一自己栽在这矮子手下，那更是难堪。

琢磨中，伍大海冷笑一声，道：

“其实我也还不只是要见石总管，认真说来，我是要见劳当家的，可是当家的不在，我才只好见石总管了。”

大汉一听，心中一惊，面前这矮子竟然知道当家的不在六盘山，当知其来头不小。

一念及此，大汉立刻拉下笑脸，道：

“妈的，算你是二大爷，干脆我这就带你上山吧！”伍大海一笑，道：

“那就带路吧！”

大汉早对另几人道：“小心守着，我去去就回来。”

另外八人遂立刻又隐入荒林中不见。

伍大海见这些人带的家伙可真齐全，除了背着一把钢刀外，每人手上还端着匣箭。

跟在大汉后面，伍大海转过前山立刻看到那三间大茅屋，马场子上还卧

了二十多匹骆驼呢！

当然，这些骆驼是掠自陇山长青门的了。

十二、线索、曙光一现

“八爪神偷”伍大海人站在吊桥一边，只听身边大汉高声道：

“有人要见总管，烦请通报一声——”

这时那伍大海见这座宽约一丈的吊桥只有六根粗索，中间有一排丈长尺宽的木板被串成串的竖立在这一边，两根长绳又连在对岸，如果这些木板不被对岸拉铺在一根根编的绳索上去，人是无法走过去的。

果然，只见对岸走出四人来。

其中一人道：

“谁要见总管？”

伍大海道：

“我叫伍大海，是驻马店来的。”

对方高声道：

“候着！”这人说着便往青龙会总堂走去。

伍大海道：

“青龙会果然固若金汤。”

一旁大汉得意地道：

“三面悬崖，一面山沟，这儿又叫双分岭，下深二十七丈，只低头一看就会叫人头晕，另外三面悬崖上全栽种的棘藜，拇指般大的棘藜成堆，别说是爬了，便是走了上去也会扎得人两脚流血呢，哈……”

就在这时，吊桥对岸只见石总管高声哈哈笑道：“好家伙，原来是偷儿来了。”说着只见他手一挥，早见四个大汉分两边，合力拉着两根绳子，刹时便把重叠一起的木板铺在吊桥上。

石总管一招手，道：

“过来吧！”

伍大海回头对送他来的大汉一横手，道：

“老兄要不要一齐过？”

那土汉咧嘴一笑，道：

“你请吧，二大爷，我还得守大门呢！”说完回头便走，而且连头也不回的走了。

过了吊桥，立刻听得哗啦啦一阵响，吊桥上的木板又全被用绳子拉合在一起重叠起来，光景是要过吊桥那得这边的人拉开木板才过得来，否则只有双手攀那臂粗的吊桥绳子了。

一掌拍在伍大海肩头，石冲笑骂道：

“你会来到青龙会总堂口，娘的，手脚可得弄干净呀！”

伍大海双目上翻，大龇牙一露，道：

“我操，敢吗？伍大海有几个脑袋！”

哈哈一笑，石冲道：“上次要你把衣裙送还人家的事，究竟怎么一回事，你今来，可得说给我听了吧！”

伍大海一怔，道：

“如果你要我偷儿的命，那就拿去吧，要我说清楚那档子事，歉难从命。”

石冲一愣，道：

“有那么严重？”

石冲当然不知道劳爱上端木良当的事，而伍大海也经过劳爱的警告，忘

了这回事似的，如果一旦说出来，劳爱第一个就饶不了自己。

伍大海道：

“我的石大总管呀，你是怎么干的呀！我赶来六盘山可是日夜兼程的走了四天，你怎的不先问问我偷儿吃了喝了没有，开口先谈公事，未免太现实了吧！”

指着一处小瓦屋，石冲笑道：

“我就住在那间瓦屋里，只你老兄一坐下来，当然也就少不了你吃喝的了。”

石冲住的地方还真清爽干净，一张木床上铺着六盘山特产的大叶凉席，两件缎面棉袄叠的可齐整，床下面那支瓷夜壶像个大南瓜，有一张桌子四把坐椅，靠墙上还挂了一把叉形钢刀，也有人叫这种钢刀叫蝎嵌钢刀，看来足有三尺长。

石冲早命人端吃的喝的去了。

伍大海坐在椅子上，突然听得如雷般喊杀声传来，他一惊之下跳到门边望外看。

石冲早哈哈一笑，道：

“那是兄弟们在操练。”

伍大海不解地道：

“石总管，容我说句不该说的话，是人人都知道‘强盗没事干，敞着大门么二三’，怎的大伙不在屋里赌，反倒场子上穷操练，干什么嘛！”

石冲嘿嘿笑，道：

“伍大海，你小子就知道赌，而你又把我们青龙会当成了强盗，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伍大海忙笑道：

“我没别的意思，只是一般人的看法嘛！”

石冲道：

“青龙会的买卖就是青石板上蹭屁股——硬碰硬的生意，为了不被人砍杀，为了不被他人连根拔，当然青龙会上下就必须朝夕警惕，时时操练了。”

这时一个汉子早送来一盘吃的，伍大海也不客气，当着石冲的面，刹时吃了个盘朝天。

拍拍肚皮，石大海道：

“听你大总管这么一说，伍大海这才明白为什么青龙会一向总是无往不利，敢情是养之有素了。”

石冲道：

“青龙会操了刀枪剑戟之外，想找乐子可没有，当然赌上几把更没有了。”呵呵一笑，伍大海道：

“石总管你别会错意了，我可并未想到你们这杀气重重的地方来赌的。”

石冲一笑，道：

“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且又放了一阵闲屁，也该你言归正传了，说吧，你这时赶来的目的何在？”抹抹嘴巴，还伸出右手小指露出一段黑不里叭长指甲尽在他那对大龅牙上剔上几下，伍大海道：

“我先说，这世上有种马名叫‘一条鞭’的，大总管你可听说过？”

石冲初听之下一怔，道：

“什么样的马叫一条鞭？”

伍大海道：

“名叫一条鞭，实则就是千里驹……”

石冲已是全身血脉贲张，嘴巴闭得一条线。

伍大海一见心中一喜，已知那方敬玉的话是真，总算这几日自己没有白跑。

心念间，呵呵一笑，又道：

“这马可生得奇特，全身纯白无一根杂毛，马尾巴黑得发乌光，一旦奔腾起来，远望只见一根黑尾巴挑起，宛似一条大黑鞭，所以又叫‘一条鞭’，但不知大总管你……”

虎吼一声暴伸右手，狠狠一把抓住伍大海，石冲厉声狂叫道：“跟我来！”其实伍大海根本不用走，因为他的双脚已离开地面，笔直的身子垂下来，他吓的一哆嗦，道：

“石总管你怎么啦……”

咬牙切齿，石冲道：

“怎一么一啦，伍偷儿呀，你马上便知道了。”像提起一只死狗，伍大海被石冲一直拎到青龙会的正厅上，只见韩彪正在同余唐抬杠呢，见石冲拎着个矮小子走来，以为青龙会来了奸细呢。

余唐咧着大毛嘴笑道：

“我操，活脱像个小老鼠，也敢摸上青龙会呀！”韩彪也惊异地道：

“吊桥那面的人该死，外人摸进来他们尚不知……”石冲并未把伍大海往地上扔，却往一张大椅子上一塞，那伍大海个头小，连手脚也全搁在椅子内。

伍大海惊慌地道：

“石总管，你……你……”

双手分握着椅子两边把手，石冲的头几乎碰到伍大海的鼻尖，他沉声道：

“伍大海，你可要实话实说。”边指着一旁的余唐与韩彪又道：“你如果不说实话，我就把你送在他二人手上，看到了没有，那个大草胡子的叫余唐，他可是挖过人心的，另一个鬃毛倒长的叫韩彪，他曾撕过十几张人皮……当然……嗯，你若为青龙会跑腿，与我们合作，那当然你的好处可也多多。”

伍大海未开腔，韩彪已问道：

“老石，这小子干什么的？”

余唐也迷惘地道：

“老子没见过这个人呀！”

伍大海一笑，道：

“各位，伍大海如果不是为青龙会跑腿合作，哪个王八蛋吃撑了没事干的一跑三四天。”

石冲道：

“那就说吧！”

伍大海道：

“上回替劳当家的去了一趟西凉槐山，幸不辱使命的把劳当家的事办成了，还蒙劳当家的赏了我五十两金子，我这是感恩图报之心，江湖道上的义，舍死忘生的把意外看到的事情跑来转告各位，我这是……”

石冲早无奈地道：

“你小子闲屁少嘞，还是说那匹马吧！”

伍大海道：

“好，我说，我说！”

余唐闻听马，忽然想起那日方敬玉带来的消息，不由也冲近伍大海身边，道：

“什么样的马？”

伍大海道：

“其实这回事我也是压根不知道，就是在驻马镇上，我遇见方兄弟，是他在看到街上有人骑了一匹‘一条鞭’，他因有事，就暗中叫我去追那骑马的，我伍大海一向是替青龙会劳当家跑腿的，听说青龙会要找这样的一匹马，伍大海便以上刀山下油锅的牺牲精神追了下去……”石冲急问：

“往哪道追去了？”

伍大海道：

“跑此四百多地，只是我才追了大半天便被骑马的发现，立刻他扬鞭疾驰，各位想想，三五里距离也许我还赶得上，可是距离一长，那人又是的骑千里马，所以我把他追丢了。”

石冲叹道：

“可惜，可惜！”

伍大海忙又道：

“可是马虽被追丢，但我却一路探听，直到过了渭水，赶到大散关那面才没有再问出来。”

石冲道：

“人往哪里走，这人会是谁？”

韩彪道：

“只要冒个头，早晚必会被我们兜上。”说着他骂了一句。

石冲问伍大海，道：

“就是这些了？”

点点头，伍大海道：“这还少呀！两腿都快跑断了我的二大爷！”轻拍拍伍大海双肩，石冲直起身来，笑道：

“不错，你的这个消息是值几个。”

伍大海一听，忽然想起方敬玉的话，银子赚来不易，送上赌场就太不值了，不如……

正在这时候，石冲伸手入怀取出一锭银子往伍大海怀中一塞，笑道：

“伍大海，这里是十两银子，光用来吃饭足可以用上半个来月的，你先收下来！”

伍大海一怔，道：

“就值十两银子？”

石冲道：

“少说也值一千两银子。”

伍大海道：

“可是你怎只给我十两？”

石冲道：

“花完再来取呀！”

伍大海不悦地道：

“这种买卖还讲分期付款呀！”

一指头点在伍大海脑门上，石冲笑骂道：

“你娘的老蛋，我全是为你好呀！”

伍大海道：

“如果为我好，就一次付清如何？”

石冲摇摇头，道：“不，这次我不会一次给你了。”

伍大海不解地道：

“喂小鸟呀！一点一点吊胃口！”

呵呵一笑，石冲道：

“石大爷非常明白，你是赚的多花的多，全送进驻马店上的天宝赌坊，我问你，‘灰面太岁’蓝风吃了你多少银子了，你知道蓝风也是宇文山一伙的？你每次输光他们连顿饭也不管你吃，怎么办？所以说我这里替你吧银子存下来，十天半月你来一趟，至少你不会饿肚皮，伍大海，这回你懂我意思了吧！”

伍大海一听，知道石冲与方敬玉一样，全是为自己好，自己岂有不知屎香屁臭的。

这时他哈哈一笑，道：

“石总管，原来你是为我打算呀！”

一巴掌拍在伍大海肩头上，石冲笑骂道：

“你小子如果不怕饿肚皮，那就把十两银子送赌场，当然你要是不怕跑断腿，来一次我也只给你十两银子，哈……”

余唐咧嘴一哼，道：

“老石呀，你这是为朋友绞脑筋，要是我余唐最干脆，娘的老皮，一板斧斩断他两只手，我看他还敢赌不赌！”

伍大海一哆嗦，道：

“毛病已久，伍大海慢慢戒，慢慢戒！”石冲道：

“这一阵子你最好别去赌，往大散关的路上你多走走，也许还会碰上那小子，只要你能打听到是何人，你的一千两银子说不定会变成金子。”

伍大海一听，宛似天雷轰顶，几乎瘫在椅子上，道：

“石总管，我这就立刻上路，驻马店我暂时是不去了，你看如何！”

石冲道：

“好，我这就设法替你弄匹马，你给我那条道上来回的遛，不定还会真的遇上呢！”

伍大海道：

“石总管，十两银子只够养马的……”

石冲一笑，又是一锭银子，道：

“你小子要是拿了银子不办事，小心你的这张人皮。”

伍大海望望余唐与韩彪，道：

“放心吧各位，只一有消息我就立刻回来的。”于是，石冲把伍大海送过了吊桥，而且替他备了一匹快马，伍大海骑在马上，两只脚勉强插进马镫里，一旁的大汉还真透着不解，不知这小子同石总管是什么的交情，竟还替他备马骑。

伍大海一马离了六盘山，他还真的驰往大散关方向，但他再也知道方敬玉却又回头来了。方敬玉这次是回槐山的，有了师父了了大师的降魔剑法

抄本，自己总得加以苦修磨练，以期他日有所成就。

然而他在返回槐山途中，想起那日所见“一条鞭”宝马之事，更想起青龙会当家的模样，心中不由急欲再见一面。

上次因怕师父久等，这次自己是返回故乡，路上耽搁十天八日也没有多大关系。

于是，他拨回马头又来到了六盘山。

这是第二次到青龙会，方敬玉很快被引入后山正厅上。石冲见方敬玉来到，自然热烈招待。

方敬玉问及劳当家的，不料劳爱尚未回来，难免有些失望的样子。

这时为了证实伍大海所言，石冲才笑问：

“方兄弟上回在驻马店上果真见到那匹‘一条鞭’了？”

方敬玉点头，道：

“那确是一匹宝马。”

石冲忙又问：“可看清马上人的模样？”

方敬玉一怔，道：

“那日有位伍兄，他不是跟踪下去？难道他……”石冲道：

“追是追去了，可是他把那家伙追丢了。”

方敬玉跺足，道：“可惜，可惜！若非在下那日急于赶路，必会衔尾追去的。”

石冲道：

“马是方兄弟所见，骑马的模样总该看到吧！”方敬玉想了一阵，道：

“好像是个留着山羊胡子的大光头吧，一闪而过其他的便知道了。”

一阵沉默，石冲道：

“就看伍大海那小子是否能等到那人再出现了。”方敬玉见劳爱不在，又见青龙会人在前山忙于发放粮食银钱，这才起身欲走地道：

“石兄，在下不便在此打扰，这就赶回槐山了。”石冲哈哈一笑，道：

“方兄弟，如今你无事一身轻，便在这六盘山多住上几日又何妨，就快过节了，不定就在这一两天内我们当家的就回来了，也许她还有大事拜托呢！”

方敬玉笑道：

“石兄如此说我便多留几日自是无妨。”

却不料就在第二天午时刚过，劳爱已率领着大元等十一人快马赶回六盘山来了。

原来劳爱去时七天，返回只有五日，就是她心系青龙会，一个袭击别人的人，她当然不能不防范别人找上门来寻仇报复，因为她曾说过，而且不止一次的扬言，欢迎别人找他报复。也因此，她人上了峨嵋见了龙师太以后，托付小弟子于龙师太门下，连老母留她过完中秋再走也没有的当天便下得峨嵋返回六盘了。

劳爱一进入青龙会正厅，见方敬玉竟然也在，她一愣又喜，因为方敬玉必然得到什么消息才来到六盘山的，高原上伍家祠堂是自己拜托他替自己打听信息的，现在“方敬玉”竟真的来了。

这日赈粮也已发放完，但劳爱并未查看放银事情，她迫不及待的向方敬玉道：

“方兄真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竟真的来到青龙会，劳爱在此先谢了。”

方敬玉见风尘模样的劳爱竟连休息也没有的立刻向自己说话，忙微笑道：

“劳当家的刚刚返回，这么长的路途，何不先歇一日，等明日我再详细向你述说。”

劳爱精神振奋地道：

“不，我不累，如果我不把方兄带来的消息听完，只怕再累也难以合眼。”

一旁石冲也道：

“当家的问你，方兄弟就长话短说吧！”

劳爱面色一沉，怒道：

“什么叫长话短说？”

石冲一惊，忙笑道：

“属下也是想当家的早回后楼歇息呢……”劳爱沉声，道：

“两年多了，你我都在做的什么？好不容易有了眉目，我怎能不急着知道的？”

石冲道：

“我……我……”

劳爱摆摆手，道：

“你同韩兄几人去忙吧，都快过节了，还有长安分堂的人，怎的现在还未见回来，也该着人去看看了。”石冲不敢多言，立刻与韩彪等几人全走出正厅。现在，方敬玉似是体会出自己所带来的消息是如何的重要了。

于是，他把对伍大海说的一切，又详细的对劳爱讲了一偏……

于是劳爱沉默了……

沉默不是无话好说。

她缓缓站起身来在正厅上蹀躞……

半晌，他忽然冷笑一声：

“竟然还有另外一人，嗯，这人会是谁？”

方敬玉道：

“那位‘鉴玉老祖’水老人家未看清那人模样，只觉得这人身法奇快，听他说好像来无影去无踪呢！”劳爱道：

“月光下刀身有眼，这二人只怕就是他们了！”劳爱的猜测当然与石冲他们是一样的，只是她未曾对方敬玉说出是何人。

现在的线索便是那匹马了。

劳爱一阵沉思后，对方敬玉道：

“方兄能为我青龙会事暗中相助，劳爱衷心感激。”方敬玉淡然一笑，道：

“我是槐山人，对于令尊干下的事当然不表同意，然而中途杀出七人欲黑吃黑，这在江湖上而言，更是不为人所齿，今更见青龙会仗义疏财，实令在下佩服，觉着能为劳当家做点小事，也是应该的了。”

劳爱笑笑，道：

“方兄现已不跟令师了，今后打算……”

方敬玉道：

“先回槐山住一段时日，师父尚有消息，在下自是立刻找去的。”

劳爱道：

“以我看令师是要你在江湖上先闯出一点名声，常期跟着他老人家漂荡

必然埋没英才呢！”

方敬玉点头道：

“在下也体会出恩师的一番苦心了。”

劳爱趁机道：

“何不投入我青龙会中来，轰轰烈烈干一番？”方敬玉一愣，心想：她这是叫自己当强盗嘛！不料劳爱又道：

“当然，你投入本会以后，我不会叫你留在六盘山的。”

方敬玉道：

“除了六盘山，青龙会还有什么地方？”

劳爱笑道：

“实对方兄说吧，青龙会尚有三个分堂，此去往东，长安小南门内的京广大百货店，那是本会第一分堂，堂主叫展飞，再往东去，汴梁城东大街有家最大粮行，那便是本会的第二分堂，然后南下金陵城，离江边不远的那家万象绸缎庄便是第三分舵。”

方敬玉一惊，道：

“这些全是最赚银子的买卖呀！”

劳爱一笑，道：

“如果方兄愿意，此三处随便你选，副堂主之职暂时委屈你干。”

劳爱是十分诚意的，那不只是方敬玉长的潇洒，仪态大方，而是方敬玉的为人，他以一个局外之人尚且对受托之事用心去办，这种人到哪儿去找！

方敬玉起身抱拳，道：

“承蒙当家的提携，方敬玉在此谢过。”

劳爱一喜，道：

“你答应了？”

方敬玉道：

“只怕会令当家的失望。”

劳爱喜道：“不碍事，我正有意把展飞调回总堂来的，你且到长安去，只等熟悉一切，第一分堂便交在方兄手上了。”方敬玉道：

“不知要在下何日启程？”

“就过完中秋吧！”

不料劳爱正欲起身回后楼呢，突然正厅外一个汉子跑来，他双手捧着一张帖子。

那绝不是一张请人吃饭的大红帖子。

是白的，白得有些刺目。

白色的帖子上面是红的字。

红得如同鲜血。

那汉子双手举着红字白底大张帖子直到劳爱面前。“禀当家的，有人骑马送来这张纸笺。”

劳爱问道：

“人呢？”

那汉子道：

“听前面宇山兄弟们说，那人抛下帖子拨马而去，等到兄弟们追出，人已远去了。”

劳爱展开来看，不由地冷笑连连……

这时余唐石冲等人全闻声赶来……

劳爱把帖子放在长方桌面上，哈哈道：

“我正在惑疑他呢，他却反倒找上我来了。”后走进来的祈老八吼道：

“当家的，是哪个活腻了的龟孙子，竟敢给青龙会下战表呀！”

劳爱道：

“不是给青龙会下战书，是单挑独斗的我一人。”韩彪叫道：

“约当家的便是对我整个青龙会，娘的老皮，这免崽子是何许人！”

劳爱道：

“狼山风家寨的风雷，是个老回子。”

石冲怒骂道：

“不就他娘的终南山北面的狼山吗，姓风的算他奶奶的什么东西。”

劳爱沉声道：

“又忘了我平日怎么对你们说的了，永远别看低敌人，只要是敌人，他便有令你失败的条件，如果要打败他，事先上就得看重这人。”

石冲几人面上仍然忿恨不已——

一旁的方敬玉却在心中暗暗佩服。

劳爱指着那张白纸，又道：

“他约我八月中秋圆月夜，渭水河畔比高低，但我却找不出他约我比斗的理由，唯一的理由也许就是我常以为行动准则的一句话——江湖搏杀，弱肉强食而已。”祈老八怒道：

“他娘的，不就只有两天了！”

韩彪破口大骂，道：“理他个鸟，当家的你就别去了。”

劳爱摇头，道：

“一个风雷，尚不放在我心上，各位尽管放心吧！”石冲道：

“那把大元找来，要他暗中准备一下……”

劳爱一摆手，道：

“我说过，我一人赴会，别人谁也不许去！”这时他见各人面有难色，不由淡淡一笑，抚摸着椅把，又道：

“各位，别如此愁眉苦脸，这是有伤我们士气的，难道各位已对我失去了信心？”

石冲急忙道：

“当家的千万别如是想，当家的一人前去，我们这些大男人怎能不为当家操心的，要知当家的赢了，自然是风光，一旦败了，不但青龙会的基业动摇，往后哥们便再也休想在江湖上挺胸抬头了……”

劳爱道：

“你是说的有理，可是风雷的几手，我也早经打听过，前些时尚武山庄我还见过他呢，哼！我本来的要找上他风家寨的，正好我将计就计了。”

说着，他望望方敬玉又对石冲几人，道：

“我来给大家引介，这位方兄弟他已经……”不料方敬玉忙站起身来，道：

“当家的，方敬玉十分感谢当家的盛意！”劳爱一怔，道：

“难道方兄你又……”

一笑，方敬玉道：

“不，说了的当话然算话，但要正式加入青龙会，那等过完中秋节。”

劳爱一怔，道：

“为什么？”

方敬玉道：

“在下突然想起一件要事待办，而且十分的紧急，只等这事一完，在下立刻向当家的报到。”

劳爱道：

“可是十分重要的事？”

方敬玉道：

“立刻启程，三天后在下必会赶回来的。”

劳爱点头一笑，道：

“这样我便等你回山来以后再向大家宣布了。”方敬玉果然走了。

是劳爱同石冲等亲送他到吊桥边的。

看劳爱十分高兴的样子，似乎忘了中秋夜渭水河畔决斗之事，祈老八低声问道：

“当家的，这位方兄弟真答应加入青龙会？”劳爱道：

“你不是也亲耳听说了？”

韩彪道：“就不知他的本事如何了。”

劳爱道：

“一个人能同二三十只野狼搏斗，而且还杀死几头，而自己只是被咬破衣衫受点轻伤，他的本事该不会太弱吧！”余唐惊异地道：

“就是他那么细皮白肉还有点弱不禁风样子……”劳爱冷目怒视余唐，道：

“一个有本领的人外表又如何看得出来，我不也是个女流吗！”

是的，劳爱的本领他们全清楚，如今从她嘴里说出方敬玉有本事，应该是错不了的。

就在当天晚上，劳爱对石冲吩咐下来：

“你马上去一趟渭水河，记住，别被人看出你是青龙会总管就成了。”

石冲道：

“观察地形呢，还是准备埋伏我们的人马？”劳爱道：

“不，我说过，赴约决斗是我的事，而你只是早早去找贝老九详细问问他风雷的近况。”

石冲道：

“敢情是找‘包打听’贝老头儿了！”

劳爱道：

“时间很短，我要你连夜启程。”

石冲点头，道：“当家的尽管放心，属下这就上路。”

石冲走了，走的可真快，他连晚饭也没吃，怀里揣了一大块酱牛肉就快马加鞭的赶往渭水河了。

劳爱就在这天夜晚，他交待祈老八：

“作个准备，拉五百人往狼山。”

祈老八笑道：

“当家的一个命令，兄弟们随时都能上路。”劳爱又问余唐，道：

“余兄的伤……”

余唐胸一挺，道：

“已经结痂就快完全好了。”

劳爱这才点头，道：

“记住，准备归准备，这个中秋还是要大伙过个尽兴，怎么个办就不用我交待了。”

石总管骑马连夜赶，快马加鞭的天亮时已赶到了渭水河岸，他骑马顺着河岸找，柳林下见老九的那只小船仍然在，但他叫了几声不见有人应，遂下马登上小船，只见那小船是空的。

石冲上得岸上四下望，觉得这贝老九可恶，自己连夜赶来，他竟然不在。

靠在一棵柳树下，石冲啃着酱牛肉，边吃边等，因为他心中明白，要找到贝老九，大概也只有在这小船边上等了。一个多时辰过去，但仍然不见贝老九的人影子。石冲开始骂大街了——

“娘的，你死到哪个老鼠洞了！再不露面老子要骂你祖宗了……”

石冲不能不急，因为他要打听的事，不定贝老九还得时间去探听，再说这中秋又快到了，如果见不到贝老九，如果打听不出什么名堂，当家那儿就无法交待。石冲正在发急得跳脚呢，不料远处一骑驰来，石冲渐渐看清楚，马上竟然是伍大海。

伍大海也看到柳林下坐的是石冲，不由一喜，道：“哈，是石总管呀！可真是巧了。”

石冲冷冷地道：

“伍大海，你不在大散关那条路上溜达，回到驻马店附近来干什么？”

伍大海道：

“在那条道上骑马溜达，就是不见那匹马，不过昨晚我遇到了一个人，不，是两个人往这里走来。”石冲道：

“走来？”

伍大海道：

“是呀，两个人走路来了。”

石冲道：

“谁？”

伍大海道：“说出来准吓人一跳，一个是狼山风家寨寨主风雷，另一人是关洛道上的大煞星，‘长腿追魂’淡云。”石冲一听暗吃一惊，可好，贝老九不在，伍大海却把消息送来了。

哈哈一笑，石冲道：

“你怎的会认识这两人的？”

伍大海道：

“我本来就认识这二人，上回尚武山庄宇文山庄讨娶媳妇时候，那风雷还来过驻马镇的，至于那淡云，我曾见他在华阴郊外一连砍死七个灰衣汉子，这个人是个要命人物，刀出必见血呀！”

石冲淡然地道：

“算得是个狠角色了。”

伍大海突又道：

“本来我一直的怀疑……”

石冲道：

“你怀疑什么？”

伍大海道：

“我怀疑那日我从驻马店驼铃居客店追出那个骑‘一条鞭’的人，他有点像风雷，可是昨日见风雷走路来，嗯，可能就不是这老小子了。”

石冲道：

“这种事可不能瞎猜，是便是，不是便不是。”伍大海道：“所以我一直搁在肚子里任其发霉也没说呀！”便在二人谈话中，远处又来了一个人——

十三、伍家祠堂蓝风绝后

顶着个大叶帽，手提烧酒壶，额头上滴着汗珠子一啊！汗珠子正顺着腮边灰胡子往下滚——

贝老九张着大嘴巴往船边跑来，柳树下他看到了石总管与伍大海二人。于是，他喘息不已的半天才稍见平息下来。

石冲早上前叫道：

“贝老九，我等你一个上午了，你老小子窝到哪儿去喝马尿了？”

举着烧酒壶，沙哑着声音，贝老九道：

“满满一壶酒，我是一滴也未曾沾唇呢！”遂又望向伍大海，道：“你来干什么？”

伍大海道：

“替石总管在办事呀！”

贝老九道：

“办完了？”

伍大海道：

“没有。”

贝老九沉声道：“去，快去办事去，没办完你来干什么？”

伍大海指的是那匹“一条鞭”的事。

而贝老九是有话要向石冲说，有个伍大海在就不方便了，所以他得借词要伍大海走路。

哈哈一笑，石冲道：

“伍偷儿已是自己人，他不碍事的。”

贝老九咽着气道：

“好吧，且说你这次来要什么消息吧！”

石冲道：

“狼山风家寨。”

贝老九心中一喜，表面却怔怔地道：

“你！”

石冲道：

“我要风雷的消息。”

贝老九虚软的坐在柳树下，道：

“巧，娘的太巧了。”

石冲道：

“怎么个巧？”

贝老九道：

“本来我正要设法把消息送上六盘山呢，不料你竟也问起那个家伙来了，你能说这不巧？”

伍大海一笑，道：

“贝老头可是也看到跟在风回子身后面的那个杀人王，关洛道上的‘长腿追魂’淡云？”贝老九愣然道：

“你怎么会知道的？”

伍大海一笑，大龅牙龇在嘴巴外，道：

“贝老头，那已不算是什么新闻了。”

贝老九沉声道：

“可是你知道风雷拖来个淡云是干什么的？”伍大海当然不知道，因为石冲并未向他提起风雷约斗青龙会当家的这码子事。

只见伍大海猛摇头道：

“这就知道了。”

呵呵一笑，贝老九道：

“淡云是专门对付劳当家的呀！”

石冲并未惊慌，反倒是伍大海破口骂道：

“什么东西，便是风回子拖来个‘长腿追魂’，不见得就是劳当家对手。”

石冲道：

“就只这些消息？”

贝老九道：

“还有……”

石冲急问：

“你快说。”

贝老九道：

“这事也出于我意料之外，当初劳当家问及陇山长青门的情况，我尚在劝她三思呢，为的是南宫烈同那宇文山是哥俩好，歃血换帖立盟的兄弟，劳爰又是宇文山未过门媳妇，怎么的那宇文山未也不会袖手旁观，哈……这真的是出乎我包打听意料之外，那宇文山在听了陇山出事以后竟装聋作哑，直等到长青门的师爷找来，宇文山这才拍桌子瞪眼睛一跳三尺高的骂不绝口，可是等到他送走那姓方的师爷以后，没消息了，娘的，这就叫只听雷声响不见雨下来。”贝老九这是明贬宇文山实褒尚武山庄。

石冲一声冷笑，道：

“宇文山他是什么东西，哼！”他哪里会知道贝老九的意思。

贝老九道：

“只知道那风雷欲对付劳当家的，石总管，你得快回去禀告一声呀！”

石冲道：

“我本来是为这事来的，你二人算是帮了我的忙了。”说着伸手入怀摸出几锭银子，道：“二位收下吧，我得快马赶回去了。”

伍大海接过银子，道：

“我还是去那条路上等，早晚我会等上那‘一条鞭’的。”贝老九见伍大海上马离去，一把拉住石冲，道：“什么叫‘一条鞭’？”

石冲已跨坐马背上，闻言低头道：

“是一条黑尾巴的马，马身上全是一色白……”贝老九一听，几乎是把石冲拖下马来——石冲怔怔地问道：

“你知道？”

贝老九道：

“你先说，打听这匹马干什么？”

石冲道：

“十分的要紧。”

贝老九道：

“这消息能值多少银子？”

石冲道：

“你真的知道？”

贝老九点点头，尚未开口呢，早被石冲一把扣牢，光景是怕他跑掉似的，逼问道：

“说，那马在哪儿？”

贝老九抖手一甩，脱开石冲抓的手，沉声道：“石老总，你稍安勿躁如何？”

石冲道：

“如果消息可靠，价码你随便开！”

贝老九一愣，道：

“当真如此要紧？”

石冲道：

“你应该从我的行为上看出来的。”

贝老九道：“价码我还是不开，我贝老九同六盘山打交道，一向是随你们给，你们觉着值多少就多少吧。”石冲已在跳脚地道：“那就快开尊口吧！”

贝老九道：

“你们说的那匹马，是风雷老婆‘仙狐’贺三媳的心爱坐骑。”

石冲一愣，道：

“‘仙狐’是风回子的老婆，倒是没听说过呢！”贝老九道：

“‘仙狐’的坐骑就是那匹你所要知道的‘一条鞭’。”石冲点点头，道：

“这就难怪了。”

贝老九道：

“怎么着？”

石冲道：

“有人见这么一匹马自驻马镇驰过，骑马的是个秃头山羊胡子人，风雷便是这模样，而姓风的又是宇文山至交兄弟，那天他大概是从尚武山庄出来的。”

石冲是猜测，但也是事实，因为那天风雷确实骑着“一条鞭”从尚武山庄赶回狼山风家寨。

那风雷回到风家寨以后，由宇文山派人往六盘山约斗劳爱，而风雷便赶往青风岭找那“长腿追魂”淡云去了。淡云住在青风岭，那儿只是岭岭相连的山路，只能行人不易骑马，所以风雷同淡云是走路来到驻马镇的。贝老九这时才又问道：

“石总管，你探听这匹马做什么？”石冲突然沉声道：

“干什么你就别多问了，等这件事完，以后，五百两银子我会着人给你送来了。”

贝老九惊喜而心中琢磨，少顷又道：

“我的儿，只随便一句话就是五百两银子，大概是十分重要的了。”

石冲突地仰天哈哈狂笑，拍马疾驰而去。

石冲当然高兴，原来是找贝老九探查一件事情的，无意间竟有两种收获，太也出乎意料了。贝老九更高兴，因为……

青龙会总管正厅地上的那张虎皮，一大早才有人把上面的灰尘清刷过，虎头摆正，虎牙磨光，一双嵌青绿色宝石的虎目，炯炯然直视着远方——远方是正厅门口。

这时候劳爱正大步走来——

正厅上的十把罗汉椅子上面，如今坐着五个人——祈老八、余唐、韩彪、石冲、大元。

劳爱尚未跨进正厅，五个人连忙站起来齐声恭谨地道：“当家的早！”

神态自然而大方，劳爱一挥手，道：

“劳各位久等了！”

劳爱又坐在右边第一张椅子上，她移出椅子上的锦缎绣龙纹垫子放在另一转椅子上。这时他见祈老八等人仍然站着，一笑又挥手，道：“坐呀！”

祈老八向几人示意，这才一齐坐下来。

劳爱望着五人，道：

“各位也都是先父的爱将，跟着家父刀口上翻滚，血堆里挣扎，苦不尽又甘不来的跟着我，明着你我皆为青龙会哥们，实则我看得出大家对我的关心与爱护——”她看了五人那种忧虑面孔，轻摇摇头又道：

“明晚便是我与风雷在渭水河的清水飞鼠崖决斗之期，明月当头，清水风景必佳，能在那儿大战一场，当是人生快事！”

她说的轻松，可是五个人却没一个出声的，相反的，五个人全瞪着大眼望着劳爱。

劳爱面色一紧，道：

“你们怎么了，难道姓风的找来个淡云，你们就为我提起心事来了？真以为我会一去不返呀！”

石冲这时才开口道：

“当家的，你赴约之事我五人全有意见。”

“哦！”劳爱道：

“什么意见？”

石冲道：

“从昨夜我回来向当家的报告以后，又听当家的不把这事当成一回事的要独自前去，我五个人全都一夜未睡好，当家的可曾想到青龙会三十年基业，一旦当家的三长两短，青龙会便非土崩瓦解不可，老当家的仇也就……唉！”

余唐按道：

“如今既知那匹马的下落，我五人的意思是趁风回子不在狼山，我们暗中卷过去，先捉住那只骚狐狸贺三娘，逼出坑杀老当家的七名蒙面人，岂不是强如当家的一人去渭河岸的清水涉险！”

劳爱点头道：

“你们的话十分有理，也很对，但我却不如此想，再说我自信还不至于会败在那姓淡的手中。”

石冲道：

“可是当家的别忘了，清水距驻马店镇不远，不定那风回子还会把宇文山也邀去助阵呢！”

劳爱冷笑，道：

“这便是我要去赴约比斗的真正目的。”

韩彪不解地道：

“却是为何？那宇文山可是一头老狐狸呢！”劳爱道：

“如果宇文山果真前去，那么，埋藏在我心中的推理便更为接近了。”

石冲道：

“当家的也怀疑当年那件事有宇文山一份？”劳爱道：

“水未落石未出，这当口凭谁也有嫌疑。”

大元这时也道：“就怕宇文山会玩险施诈。”

祈老八道：

“那‘长腿追魂’淡云是道上一个杀手，这魔头一向见钱眼开，如果他不是为银子，只怕事情就不简单了。”劳爱道：

“不论怎么样，明日你们妥为准备，狼山风家寨便是我们下一个目标，只等我赴过渭水河岸的约斗之后，我们便一举赶往狼山。”

石冲满面焦急地道：

“不错，动手对搏全凭真功夫，可是这其中也掺杂着别的因素，各人的运气造化也是极为紧要的，所谓万全准备方无一失，而是我仍然担心当家的单刀赴会，不如——”大元道：

“至少我得跟了去。”

余唐沉声道：

“只你一人跟去？”

劳爱面无表情地道：

“你们的意思是——”

石冲道：

“大伙的意思是根本不用去赴什么约，我青龙会以狂雷撼山之威奇袭狼山风家寨风雷的老窝，更已知那风雷老婆有一匹‘一条鞭’，只要捉住这头骚狐，我便以千针穿孔手法逼那婆娘说出当年是谁去过槐山，然后再杀他们个鸡犬不留！”余唐早抚掌道：

“我也是这般想法……”

祈老八咬牙道：

“当家的，风雷也是玩刀的，他那把泼风砍刀十分沉猛，再加上个狠角色淡云也用得一把长而尖的双刃网刀，这二人加在一起，便算是江湖上一流高手，只怕也不好对付——”他咽了口吐沫又道：“当然，我们不是不放心当家的，而是我们根本不必要赴这个约，就算当家的希望能看到宇文山也在场，我们也可以从风家寨那面追问出一切呀！”劳爱道：

“一开始我们就不以追找仇人为借口，现在我们仍然不能对人表示出我们是在暗中追找那七个蒙面人，而你们所说的，我也全想到了，可是即使已经有了这匹马的线索，我们还得口风紧，因为除了那七个蒙面人之外，尚有一个更为厉害的角色隐藏在背后，那才是我青龙会的头号敌人呢！”

石冲道：

“可是——”

劳爱伸手一摇，又道：

“你听我说，赴约之事不能更改，也不容更改，各位尽可放心便是！”

这厅上，石冲五人全沉默了，半晌，余唐道：“我们绝对相信当家的能耐，可是为了青龙会千秋大业，当家的可千万不能有所闪失——”大元激动地道：

“当家的……”

淡然一笑，劳爱道：

“你们就照我吩咐，也许我在赴过约后我们立刻就拉着兄弟前往狼山卷去的。”突然，她星目一闪，又道：“这世上没有一个人的血是白流的，她

们想放我劳爱的血，得用他们的血与肉来换取，各位记住，要加紧准备，一切事情你们商量着办吧！”

石冲原本就知道这次会商的结果，当家决定的事情，她便会坚持到底，而不论未来事情是如何的艰难与坎坷！缓缓站起身来，劳爱道：

“马匹准备好了吗？”

石冲道：

“已经套鞍，就等当家的了。”

大元突然，道：

“当家的，不如由大元领着他十人，暗中潜在渭河附近不出面，也可以防万一呀！”

劳爱道：

“那是不必要的，如果对方有埋伏，他们必会在你未到之前便发现了你们，那样反而不好。”

祈老八低声道：

“当家的真有把握？”

劳爱一笑，道：

“我实在没有太大把握，但却有着一股子十足的信心，各位该知道，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不去谈论什么把握的，也因此我一向只去注意自己的决心。”

祈老八厉烈地道：

“可是兄弟们全都愿与当家的共生死呀！”

劳爱点头道：

“青龙会兄弟们是可爱的，劳爱忝为青龙会当家，却不能不为兄弟们着想，他们的鲜血一定要流在当流的地方，赴约比斗就用不到他们了。”

余唐道：

“风回子不会守信的呀！”

劳爱道：

“事实上他风回子已不守信了，但这样不正是未交手我们便先胜一回合？”

于是一行人走出正厅，劳爱回身抬头看，青龙会的正厅上高挂着的那块栩栩如生的青龙匾，仿佛看到爹的那张大红面孔，一对虎目直视着她，而大嘴欲言还休的一副威风凛凛模样。

一行就快走到吊桥边了，大元突然急切地跳前一步，焦灼地道：

“当家的，上次当家的单枪匹马也只是去找那贝老九与上一趟驻马店，就几乎造成青龙会莫大损失，而今乃是赴他人之约比斗，本来大元一向跟随当家的左右，不离寸步，可是这次我……”

未待大元说完，劳爱道：“这次又自不同，大元，你不但要把十个兄弟赶紧调教，而且你还得在整个青龙会中再挑出十个人来，这些工作我希望你快着手办。”

大元答应道：

“我实在不放心——”

劳爱笑了，她淡然地道：

“不用为我犯愁，我再一次的对你们说，天下绝对没有顶尖二字，就如同我们知道世人皆有其或多或少的缺点一样的，只有坚定不移的决心舍命去

干，就必然获得一定的成果。”一顿又道：“且看我们每次出击吧，如果平日里不加苦练，其结果不是我们满载而归，而是伤亡惨重。”祈老八道：

“就是当家的这种见解，才真的叫我等心悦诚服的。”劳爱笑笑，道：

“我一直以你们为傲，哥们！我们生死早结在一起了！”送行的五人全都热血沸腾，是的，青龙会兄弟们的血和肉早连结搅和在一起了。

枣骝马翻动四蹄，紧凑的蹄声中有如一阵旋风般飞驰而下了六盘山，深红油光闪亮的鬃毛，不时一阵劲急抖动，怒马仰面，发出厉烈的狂嘶，宛如西天飞龙，威猛极了！

马上，是的，劳爱不时的伸手轻拍着马脖子，犹似给予枣骝马以安慰。

长剑挂在鞍桥上，青龙披风不时的连剑身也罩起来，翠绿色丝裤与一双鹿皮快靴，在山风的阵阵吹送中显得马上人的英姿是焕发的，高贵的，也更飘逸不群。

此刻，日头正移向中天。

日移尚不及马跑得快，两边景物全向后面倒去，刹时间一人一骑已驰向官道——指向驻马镇方向的黄土大道。

青丝巾在头上扬动飞舞，劳爱面色冷沉而严肃，这是深秋季节，但秋阳仍然很热，万里无云，荒原泛红，在这秋高气爽的亢奋中，劳爱已见汗沁鼻尖。

坐在马上的劳爱，脑海中翻涌着许多事情，她知道自己此去的危险性，但却也有着迫不急待的去赴会，甚至她还热切的希望父亲被砍三十八刀的情景再出现，因为她绝对相信自己能揭开过去七人的面巾来！

青龙会的手段以杀止杀，而青龙会的人是绝口不提为老当家报仇，但行动上却又比之寻找仇家更积极的进行着，是的，青龙会本身就是不畏强权的不怕艰难，人的一生中皆有其生存的轨迹，而这种轨迹是没有终点的，只有生命结束了，这条轨迹便也跟着消失。

人是这样，青龙会也是这样，一群充满血性的汉子，他们胼手胝足，流血流汗，平日操练，一年中选几处土豪劣绅或因机缘而找上黑道恶霸大举掠劫，当然，青龙会也靠几处生意所赚而为生，不论这些生意做的是是什么。

六盘山青龙会的人有得吃穿，那些住在六盘山的贫苦人家也就生活有着落了。这在一般而言是有悖天理，但在黑道的范畴以内，却也是盗而有道，否则六盘山下的人不会把劳爱叫做是他们的“菩萨”了。

从高原往下盘旋，劳爱并未再拍马疾驰，因为另一高原上便是伍家祠堂，劳爱打算二更天赶到那儿，再好生歇息到第二天下午，这样人马的精神便都养足，再赶到渭水河清水飞鼠崖，时间上便正是时候。

现在——

二更天刚到吧。

伍家祠堂里的灰砖铺地大院子里，明月当头直罩下，凄凉得更令人觉得这光充满了阴森，宛如另外一个世界般那种霉迷与幽邃……

有两匹叫驴不安的刨着前蹄，驴未拴牢，但却未曾乱逃，而且是一根皮鞭狂抽着……

皮鞭未曾抽在驴身上，而是劈劈啪啪地抽打在地上翻滚的那人身上，而另一个人早已是全身衣衫破烂地躺在砖地上直喘大气！

血在两个挨鞭打的口角外溢，那似刀割开般的鞭痕，更是血肉模糊！

只是这两个被痛打的汉子，仍然在脸上挂着一股冷嗖嗖的怨恨，只是不

曾开口而已！

有四个凶神恶煞人物，双手叉腰的守在四周，他们背的钢刀并未拔在手上。站在伍家祠堂台阶上面的，是个十分年轻俊俏后生，大概也只有二十出头吧，肌肤白皙，身材修长，面色如月，配上一双星目，月光下又是一袭银衫，直如玉树临风潇洒倜傥，什么叫美男子？哼，这位便是了吧！

又是一阵鞭声中，只听得那美少年冷冷道：

“停！”

动手打人的那个大汉停下手来。

只听年轻人沉声道：

“一向老子对你们这些盐贩子无好感，果不其然的竟敢在我们天宝赌坊玩诈施骗——

突听得地上一人高声道：

“你胡说，你含血喷人，我们是先输后赢，赢得光明磊落，赢得你们没话可说，想不到你们把我兄弟毕恭毕敬的送出来，却又赶我兄弟到这儿，驻马镇的天室赌坊原是黑赌坊呀！”

一阵嘿嘿冷笑，那年轻人道：

“好个泼皮精，竟然还这般嘴巴硬，给我着实再打！”于是，又是一阵狂抽猛打中，那汉子一阵抽动昏死过去！

另一汉子忍痛咬牙施力地爬过去叫道：

“哥、哥、……你别……向这群强盗土匪论理了，他们要如何便依他们吧……”

缓缓的抬起头来，那人狠声道：

“你没听见，他们不但要取回我们赢的，甚至连我们贩盐的本钱也要掠走，这……这还是个什么世界呀！”突然，台阶上的年轻人冷笑，道：

“老实说，天宝赌坊才是天下最讲理的地方，只是你兄弟二人太不长眼睛，诈骗了银子便抽腿子走了，你们把天宝赌坊当成了淘金之地？还是发财之所？哼？”突又听一个大汉骂道：

“娘的，你兄弟也太不识相了，竟然啃吃到天宝赌坊来了，敢情活腻了不是！”

另一个大汉反手拔刀，边对台阶上的年轻人道：“少东家，干脆做了他二人，神不知鬼不觉的我们连银子带两头驴牵了走人。”

“呸”的一声，年轻人怒道：

“你是头猪呀！天宝赌坊怎好杀人呀？我们只是把被他二人诈去银子追回来，谁要干那杀人勾当？”大汉一愣，望着另外四人。

早见那挥鞭大汉道：

“你们这两个蠢材，银子再不取来，难免会被活活打死在这儿，命重要还是银子要紧？”

刚刚醒过来的汉子突然道：

“我们没银子！”

台阶上的年轻人冷冷一笑，道：

“离开天宝赌坊的时候，你们还各带五百两银子上路的，转眼之间一个也没有了，骗谁？”

另一大汉道：“我来！”

刀已拔在手上，大汉冷厉地道：

“少东，不在他们身上割下些零件，他们是不会说出银子藏在什么地方
的。”

哈哈一笑，年轻人道：

“可别往要紧地方下刀子，我要活的，记住，天宝赌坊是不杀人的。”

一抹嘴上鲜血，一个汉子狂骂道：

“姓蓝的，你比你爹还狠十分呀！”

年轻人额际浮起了暴凸的青筋，双目杀气一闪而过，一口白牙露出一半，
冷哼道：

“我爹蓝风在驻马店可是一位菩萨也有冒火时，你们这不长眼睛的两个
畜牲，竟敢啃吃到天宝赌坊的头上来了。”挺直上身，那满身血条的汉子厉
声，道：

“我们凭运气赢银子，有什么不对？”

“运气？哈……”年轻人一声冷冷的笑，道：“今日在这伍家祠堂被蓝
爷追上，那才称得上是你们的运气……当然，这是你兄弟二人的霉运吧！”
握刀汉子早沉声道：

“少东家，这两个狗才脑袋里全是臭虫，同他们有什么好哈哈的，且由
我砍掉他一条腿再说。”

地上滚的兄弟二人一听，不约而同吼道：

“天宝赌坊莫不成全是强盗，他们这是杀人劫财呀！”年轻人冷笑连连，
道：“我操，这时候你二人才醒过来呀！”说着又对握刀汉子吩咐，道：“我
要一点点的把他兄弟二人身上的肉片下来，可别一刀砍去一条腿，那会很快
要了人家的命的。”握刀汉子道：

“少东家的意思是要从这小子身上卸零件，这我最在行。”话声中只见
寒芒倏闪，一抹血红映凝中，便见一只耳朵蹿飞而起，同时一声凄厉惨叫，
地上那人本能的一掌扬头面颊上显出难以控制的颤栗……厉叫道：

“你……你们这……这些无法……无天强盗……啊……”

年轻人嘿嘿一声笑，道：

“说是不说？银子藏在哪儿？”

另一地上躺地汉子骂道：

“王八操的狗东西，你休想，便是杀了老子们也不会双手捧给你这恶
魔！”

年轻人双目怒瞪，狠毒地道：

“好，有种，且看本大少爷的手段狠，还是你二人的嘴巴硬。”

早见握刀汉子向年轻人阿谀道：

“少东家，这小子嘴巴硬，下一刀就轮到在他身上找零碎了！”

年轻人刚点点头，握刀汉子“嗖”的一声，钢刀再次斜劈如电，另一汉
子早狂叫一声，地上连三滚中撩起一片血雨，只见一支耳朵连着一片面皮落
在地上了——好长的一声尖号中，只见那人拔地而起，双臂怒转中欲往台阶
上扑去。早又被围守着的四个大汉连踢带打的又滚在血地上。就在这时候，
有个大汉对年轻人道：

“少东家，他们一路从驻马店上来，并未在什么地方稍留，这一千两银
子也非小数，虽不在驴背上驮着，我们可以沿路找找看，也许就能找得到的。”

“呸！”年轻人戟指那大汉骂道：

“李判官，你他娘的也不想想看，从驻马店赶来这高原上，那得走多长

的路，高原上大片高粱地，他们随便往哪个地方一抛，我问你怎么找？”他吐了口吐沫，又道：“蠢材一个，就是豆腐渣脑袋，你还会想出好点子来？我要你去找，找到明年你也找不到！”

握刀大汉又是一声嘿嘿笑，道：

“少东家，你就别生气了，这两个石头兄弟全吃了秤锤‘铁’了心，不如送他二人回老家吧！”

年轻人怒道：

“送他二人回老家？别忘了我们是为了银子呀，你这头猪，给我慢慢肢解，记住刀刀绝不能要他们的命！”握刀汉子一紧手上钢刀，咬牙道：

“那就把他二人的鼻子片下来吧！”

年轻人摇手道：

“不好，不好！”

握刀汉子怔怔道：

“片下鼻子是不会死人的。”年轻人道：

“我知道不会死人，但鼻子割下来，说的话便全走了音，就算他二人想通了，要想把藏银子地方说出来，只怕也无法叫人听得懂了。”

大汉点头，道：

“这倒是实情。”

年轻人望望地上的两个血人正在急喘气，冷笑一声，道：

“刁一斗，你这下子别用刀刃吧，脱下他们的鞋子，就用刀背碎了他们的脚指头吧！”

这年轻人真狠，十指连心，这地方是要不了命，但痛起来就会叫人死去活来。

年轻人话一出口，四个大汉早把地上一人按住，其中一人手法奇快的脱去那人一支鞋子。

握刀的刁一斗刀芒一闪，刀背翻转向下，一把已握住那人的脚丫子来，手起刀落，正砸在那人大拇脚趾上——尖锐凌厉得犹似幽冥中传来的鬼嚎，腥味点点的鲜血真喷起五尺高下，那汉子已是痛昏过去。

这时另一汉子早叫道：

“哥、哥，我们认了吧……”

昏去的汉子未醒来，另一汉子早被四个大汉按捺住，鞋子已被脱下来了——“不……你们不能这样呀！！”钢刀已经仰起来，这汉子立刻狂叫道：

“等等，我说！我说！”年轻人手一伸，嘿嘿一阵笑，道：

“你看看，这又是何苦呢，弄得全身血肉模糊，干什么嘛！不就是一千两银子吗！再怎么说明银子哪会比命重要的，早说出来本大少不会在此对二位兄弟好一阵子折腾了。”收起钢刀，刁一斗撇嘴笑道：

“娘的，这要是十根脚趾头全碎了，罪就大了。”年轻人缓缓走下台阶来，潇洒至极的站在那汉子面前，冷冷道：

“说吧，银子被你兄弟放在哪儿？”

那汉子低头又推推倒在一边的兄长，道：

“哥！哥！”

年轻人道：

“别叫了，你的这位兄长太顽固了，不过挨了那么一下子是绝对死不了的，一时气结罢了。”

仰头露出怨毒目光，那汉子道：

“妈的，今日我兄弟算是活见鬼了，一千两银子算不了什么，但是，这王八好当气难受，姓蓝的，这段梁子我们彼此心中有数了。”

年轻人嘿嘿一笑，道：

“什么样的后果我全有斟酌，现在是你说出银子藏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了。”

那汉子突然伸手指向伍家祠堂的那块“佑我子孙”的大横匾，道：

“就在那匾额后面，姓蓝的，这次你该心满意足了！”年轻人闻言，仰天一声哈哈，突然振臂腾身而起，半空中只见他拧腰挺身，单手已抓住匾额一边，另一手往里面一探，立刻被他抓住一只蓝布印白花的包袱来。一连两次，只见两个包袱全被他取在手中。

斜身落在地上，两只包袱分别抛向两个大汉，年轻人遂冷冷走近那汉子，伸手便是几个嘴巴——

和着鲜血，血腥子被拍打得四下激溅，年轻人怒骂道：“狗东西，你终于还是挺不过本少爷的手段。”那汉子一声激颤喊叫，转口吐出一口鲜血来。年轻人猛的又是一脚踢在昏死汉子的腰眼，“吭”的一声那人又醒了过来。

这时另一汉子忙扑过去叫道：

“哥！哥！”

年轻人冷笑一声，对握刀汉子道：

“干净利落些，送他兄弟上路吧！”

大汉刀一提闻得吩咐，早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左手抓着那汉子头发，右手钢刀高举——

早听得那汉子狂叫道：

“银子给你们竟还要杀人呀！”

锋利的钢刀闪亮，下劈尚在中途呢，突然间自那丈五的高墙上“呼”的传来一声劲响，呼声极短，连接的是一声脆响——“咚”！

刁一斗手中的钢刀便掉落在地，他的人只是闷哼一声，已见脑血顺着脖根往地上流，而刁一斗的身子尚在地上一阵蠕动不已！

变化是这样奇突，以至现场的人们——当然包括那年轻人——便在一刹之间怔住了，惊愕与疑惧的径向五丈外的人头上望去，竟遥望着一条人影而不知所措！这时候会是谁？

天空中皎洁的月亮照射下，看来是个纤细人影。这人影落下阶头，缓缓的走向台阶前面。

是个女子，披着蓝披风的女子，有一把长剑正提在她的手上。

是的，早就赶到伍家祠堂外面的劳爱，这时候她才出现了。

劳爱为何这时才出来。

她为什么看着地上那兄弟二人挨打挨刀？

其实这在劳爱而言，她自有她的一套看法。

不错，她是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她才这时候横插一手的救下那血肉模糊的盐贩子兄弟二人。

劳爱伸手理了一下烫发，冷然望着地上血肉模糊的兄弟二人一眼，又看看四周刚拔出刀来的大汉，嘴角一撇的目光已逼视向年轻人，道：

“你是天宝赌坊的少东家？”

年轻人这才回过意来——

当然，他也立刻傲岸的显示出恶少的身份，戟指着冷然的在他面前的劳爱喝道：

“你是谁？”另一边那个叫李判官的指着死在地上的刁一斗叫道：“你奶奶的熊，一个花不溜啷的女人，居然胆子生毛，手上发痒的管起我们的闲事啦，娘的老皮你是寿星老吃砒霜活腻味了不是？”

又一大汉对年轻人道：

“少东家，这女人一石头砸死刁老大，别问了，合着一起送他三个上路吧！”

劳爱一直站着，而且面色寒寒的站着——

站着听他们一拉一唱。

然而年轻人的脸色却有些不自然了，因为他已发现刚才刁一斗挨的那个石子并不大，只有那么花生米粒般大小，月光下他可看的清楚，是一粒小石子！

能以如此小石子当暗器，而且一举击毙大汉如刁一斗者，这人的武功就非比等闲。

这已显示出来人精湛的功夫，而这个人又是个女子！这时年轻人摆手止住李判官几人鼓噪叫嚣，僵硬的嘿嘿一声笑，道：

“姑娘，好本领！”

劳爱面无表情地道：

“本领用在这时候，对我就或多或少是一种侮辱！”年轻人一怔，冷笑，道：

“但你还是出手了，而且一出手便击毙我的手下。”劳爱道：

“黑道上讨生活的人，谁又愿意中途管别人的闲事？”年轻人又一声冷笑，道：

“但你不是已经管了？”

劳爱道：

“是的，我管了，你想知道我为何来了半天才在这时候插手管这码子事吗？”

年轻人道：

“我在听着呢！”

劳爱道：

“我不会为他兄弟二人的，当然也不管你们抢了他们二人的千两纹银，只有一点，那是极为重要的一点，便是你们不该抢了银子再杀人，”她微微一顿又道：“不论你们以什么手段做买卖，我都不会过问，但却不能把道上唯一能见得了人的一点骨气与道义给毁了，银子已得，就得放人，难道你真的怕他们报复？”

是的，青龙会的作风便是这样子，杀人只是最后手段，奸淫烧杀在青龙会是不屑于为的，当然，青龙会在每次掠得财物以后便绝不再滥杀一人。

现在，劳爱便是因为对方欲杀人而出手。

年轻人沉声道：

“故不论你持何理由，你都不该横插一手管这档子事。”劳爱道：

“可是我已经拦下了，而且绝不后悔的拦下了。”年轻人已是面上青筋跳动，渐渐起了怒火：

“你想怎样？”淡漠的，劳爱道：

“我说过，银子是你们千方百计弄到手的，我不叫你们把银子留下，但人却得放他们上路。”

年轻人冷哼一声，道：

“听口气你好像是天王老子地王爷了。”阴鸷的一声尖吼，又道：

“我不但要他二人的命，嘿……我还要你这么个辣椒货，嘿……”

劳爱不怒反笑地道：

“那蓝风可就是你这么个宝贝儿子？”

年轻人厉喝，道：

“你少他娘的攀交情。”

劳爱道：

“你太嚣张了，光景还真的叫蓝风把你宠坏了，想要把你渡化，只怕是不太容易了。”

年轻人跳脚怒道：

“别在本大少爷面前说放，你是什么东西！”劳爱道：

“我想起来了，那晚在‘驼铃居客店’楼上吃酒的，除了宇文长江与南宫兆以外，另外也有你一份是吧？”那日劳爱自大雁堡一役回来，就在“驼铃居客店”中，听得几人尚自嘲笑自己呢——

如今月光下劳爱果真认出面前这年轻人来了。年轻人一怔，道：“你究竟是谁？”

劳爱道：

“别问我是谁，只说你放不放这二人离去？”年轻人厉声道：

“就凭你的几句屁话？”

劳爱平静地道：

“你知道你口出恶言的代价吗？”

年轻人面孔痉挛地道：

“你是什么东西？你吓不了本大爷。”

劳爱道：

“南宫烈、宇文山，再加上个蓝风他们在道上光兴风作浪数十年，却不料他们的子孙却凭般的不成器，区区一千两银子也要杀人，太不成材了。”

横着伸手一摊，年轻人厉吼道：

“刀来！”

早见一个大汉急快的送上一把细而窄的双刃尖刀。年轻人一把握紧尖刀，迎着月光连挥三四次，便在连声“嗖嗖”中，成束的刃芒激荡，他踏前一步，带着强烈的挑衅意味，道：

“现在，我将履行我说的，先杀了他二人，再把你掳回本少爷的香春院，因为本少爷渐渐觉得你还真是个美人胚呢！”

双目一眺，劳爱道：

“一个集邪恶阴毒于一身的人，他已是厉鬼的化身，恶魔的现世，一个人如到了你这步田地，似是只有一途可循了。”

年轻人尖刀已横在胸前，他不耐地道：

“不论你的胆识再大武功再高，本大爷仍然要击杀他二人且要拿下你，是好是歹，且看你的造化吧！”冷哼一声，劳爱不为所动地道：

“你以为自己行吗？”

年轻人尖吭的叱道：

“行与不行并非嘴巴说了算了，那得彼此之间掂量以后才知道！”

劳爱平淡地道：

“如果蓝风就是你这么个宝贝儿子，难道你也不为你老子着想？”

年轻人怒道：

“你少在这时候提我爹！”话声中年轻人正欲错步抡刀而上呢，劳爱的身后却突见人影闪动。

“嗖”的一声，钢刀已快不可言的斜劈出手，力劲势急，光景是欲一刀把劳爱劈成两半！

错移半步——那是十分神奇的半步，劳爱已贴着闪向左面的钢刀而到了那人的右肩头。

猛力抽刀不及，便听得“叭”的一声，劳爱的长剑未出鞘，但自下而上猛顶的剑把顶端，直把那大汉的下巴捣碎，连嘴巴鼻子也烂成一团——

只见大汉狂喷一口鲜血，横着身子倒在地上，再也挺不起来了。

更静了——

静得似乎还可以听到地上那人的脸孔向外滴血的声音，那是一种“呱唧”声，杀鸡就会常听到这种声音。月光更见明亮。

明亮得可以看到年轻人那双目充满了血丝。

他注视着地上的死者，一摊鲜血所衬托出的那个尸体，那个尚在蠕动的尸体。

于是，他的呼吸已见急促起来。

劳爱，仍然平静的站在那儿，她根本不屑看一眼地上的死人——两个已被她摆平的大汉。

突然，年轻人厉喝道：

“李判官——”

李判官忙抢前一步，道：

“在！”

年轻人怒喝道：

“给本少爷围起来杀！”

李判官大手一挥，喝叫一声：

“并肩子上呀！”

也只有三位仁兄，但三个人全心中明白，别看人家是个女流，有道是，不是老龙过海，人家能这么的敢于出面拦事，就必有那么两下子，再说还未正式开打，便是两个伙计躺下，只是——

李判官双手握刀，三个仁兄分成三面，不杀难道还抹头撇鸭子不成？

三把砍刀不约而同的闪烁着森森寒芒，带着破空的锐响，既狠又快的合力向劳爱劈落，宛如三个人一条心的那么整齐划一，三把砍刀只在中途，便改变了架势，它们突然全脱手飞去，不！是被三人抛去的，因为三个人也十分整齐划一的双手捧起各人的肚皮，似醉酒般地横跌两丈外倒在血泊里！

这些天宝赌坊的杀手临死尚不知道杀死他们的人就是青龙会当家的。

当然，连蓝大少爷也不知道面前这女子竟是同那宇文长江解除婚约的劳爱。

只是，蓝大少渐渐明白，面前这女子的本领自己不定能挺过几招，今夜怕是真的遇上鬼了。

忽然间，他仍是脑际闪过一抹灵光，不由得双目炯炯的逼视着劳爱，道：

“你……你难道是……青龙会的……”

劳爱沉声道：

“你不该这时候才想到我是谁，你应该在未曾忆及我的时候就走人的，现在，你却不能走了。”

蓝大少激动的骂道：

“姓劳的，别以为你了不起，认真说来你算什么东西？如果不是你毁约，还不是我长江兄的老婆？大雁堡，长青门，你领着青龙会的人耍狠，可是现在你却只是一个人，你以为本公子就怕了你？”劳爱冷笑，道：

“与南宫兆完全是一个口气！”

尖刀一伸又缩，蓝大少的身子已在滴溜转，像风般的开始旋动——

没有开口说一句话，但看得出蓝大少的面色已见赤红一片，手中的尖刀更是倏忽间不停的变换方向。劳爱口中“啧啧”两声，她甚至连剑也未出鞘的面上露出不屑样子。

蓝大少那俊俏的面上含着无比的怨毒，牙齿声已隐约可听得到。

旋转的身法宛如一阵彻地旋风，他衣袖兜起发出“噗噜”响声中突的如殒星般直转向卓立中的劳爱，有一道森森冷芒暴刺向前，寒芒闪掣倏忽又灭，只听得“咔”的一声清响，蓝大少的身子倏忽的一顿，横里倒退八步，几乎一跤跌在地上。

月光下，劳爱以剑竖在前面，冷笑道：

“你比蓝风老儿的旋风刀，在火候上差了一大截。”蓝大少双肩晃动中，拿桩站稳身子，他咬牙横心，决心同劳爱玩命了。

就听他焦雷般的叱喝一声向前三步再冲天而起，却在身形掠空中又是一阵翻滚，尖刀便在这滚动中，挟着纵横溢洒的刀芒，兜头便罩向劳爱。

一招旱地拔葱而起，劳爱冷叱一声，人已在蓝大少的头顶，点点碎芒皆落空中，蓝大少已知不妙，不及抽刀上档，已觉背后一凉又痛，随即他大口咽着气，跌跌撞撞的爬匍在地上。双刃尖刀跌落在地上，劳爱的长剑已插回剑鞘内，她毫无表情地看着蓝大少，神色上是那么的孤傲与厌恶……

又是几声呛咳，蓝大少断断续续的翕合着嘴唇，勉强的伸出一手戟指向劳爱，道：

“你……你……这泼辣歹毒的女人……你绝对逃不过……我爹……的追杀……”

劳爱道：

“蓝风不用找我，我自会找去的，至于你蓝大少……”劳爱话声未完，突见一团黑影突的扑上蓝大少身上，劳爱一怔之间，早见一个血人狠命的拖住蓝大少，口中厉烈的骂道：

“你妈的，这便是你的现世报，拿命来吧！”说完张口便将蓝大少的鼻子咬下来，紧接着又是一口咬上蓝大少的右耳，仰头猛的一声“嘶”，刹时一股鲜血狂喷而出。蓝大少苦于背上一剑深入内腑，一时间只有任对方抱住狂咬，他连伸手阻拦也不能。

连劳爱也心中一寒，因为蓝大少的面皮全地人咬碎，森森牙齿全露出来，只有两只眼睛，直不愣地望着天上的月亮，可怕的直视着月亮。

